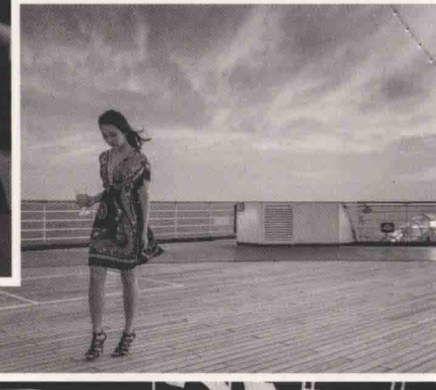








青木桌上的女孩

另维 著

从襄樊四中到华盛顿大学
成长和爱的青春

好好照顾这个女孩，
不要把她弄丢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我曾是这样的女孩。

在青春的道路上，我和你一样，都是有故事的人。



青木桌上的女孩

好好照顾这个女孩，不要把她弄丢了

On Top of the Wooden Desk



另维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木桌上的女孩 / 另维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08-4126-2

Ⅰ. ①青… Ⅱ. ①另… Ⅲ. ①短篇小说一小说集一中国一当代 Ⅳ.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2389号

青木桌上的女孩

作　　者	另维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32开
印　　张	10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126-2
定　　价	35.00元

▷► 自　序

我的十年在这里

这本书里的故事，年代跨度很长。
从初中到大学前期。
里面许多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

这些年我拼命向前跑，跑得太快，丢弃了过去的自己，不可惜也不想念。
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看，看看那些曾经的时光：中考和高考，操场上的篮球少年，午后的静谧校园，逃过的课，为鸡毛蒜皮掉过的眼泪，一起追过的周杰伦，陪在身边的年少的女孩男孩们，留学梦，刚迈出国门、万事好新鲜的土鳖样子，小题大做的逼样子……
原来我曾这么认真的活过。
我爱不释手。

青木桌上的女孩。

这是一本故事集，它囊括了一个小城少女在长大过程里，所能经历的一切友情、爱情、幻想、酸涩、甜蜜、苦痛、压力和蜕变。

这是一本我再也写不出来的书。

她或许没有尖锐的批判，深刻的思想，没有揭露社会现实，没有心灵鸡汤，但她有上世纪90年那一代，从青春叛逆到步入社会的十年。

我已经过去，甚至忘记了的十年。

当她们以故事的形式排成一排，变成一本不薄不厚的书，重新呈现在我的面前。她感动了我。

我相信她也会感动你。

这本书能面市，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请让我感谢一些人。

谢谢读者，球迷，谢谢你们陪我长大。希望今后的路还能一直一起走。

谢谢责编的慧眼，赏识，鞭策和专业水准。

谢谢我照片背后的ZY哥，当然还有一众修图工具和滤镜。

谢谢妈妈，爸爸没有底线和顶点的爱，倾听，理解和支持。

谢谢朋友，谢谢我遇见和错过的一切。

这本故事书里，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已经过去的十年。

情窦初开，心照不宣，学习压力，社交媒体改变生活方式，长大，背井离乡，相爱，分离，向前走，一点一点学会独立，懂得人生。

我把这过程一五一十记录下来了，我很骄傲。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我不知道，等到你变成货真价实路人甲的那天，我还会不会这么憎恨你读不懂我心里的感觉。

第一季

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002

初之恋 /016

等你变成路人甲的那一天 /027

我们之间有100步的距离 /038

秘密信物 /050

青木桌上的青春 /060

一个 /080

你是个谜 /100

喜欢你，就像得了一场流感一样，遏止不住身体里病毒的蔓延，可最终一定会痊愈，从而更加坚强。

第二季

我在下午认识你 /120

后来我们都好了 /134

我这么努力生活，
实在无需冒不必要的险 /150

如果你在这里，世界会更安静 /162

旧金山的夜，不停的雨 /198

留学看上去很美 /220

你真是全世界最讨厌的人。
惹我疼，惹我酸，惹我心烦牵挂绝望欢喜，一句话把我踢进生不如死，又一句话将我拉回狂喜和极乐。

第三季

你这个，全世界最讨厌的人 / 234

致我的出轨男友 /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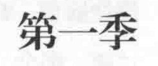
致我出轨的男友前传 / 278

你还好吗，亲爱的少年 / 290

后记 / 301

◀◁

第一季



▷▶ 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我再见到他，已经是2010的初冬了。

大学里组织校际联谊，真心话大冒险的环节里，他被要求站到众人围成的圆圈中央回答问题。被推上去之后，他自顾自笑了一会儿，伸手向后挠挠脑袋，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咳，那个，我此生做过的最善良的事——”

说话的时候右脸颊有酒窝若隐若现，声音清脆而顽皮，眉目间透了一股浑然天成的坏，我紧紧望住面前的邻校学长，忽然觉得很熟悉。

久远的记忆在右脑里翻江倒海，可一时，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发短信给古小吉：寄给你的热裤收到没？另，你可还记得初中那个足球队长的名字？

她的回信一如既往的神速：你以为我便携式QQ记录储存器啊，都那么多年了谁记得！我在逛街，看到一条裙子好适合你，改天邮给你啊！

01

我和古小吉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好朋友的。

她沉默寡言，下课不离座位，怎么看都与整日疯疯闹闹笑嘻嘻的小侠女我搭不上边儿。所以，除了每天上交数学作业，我从未与她有过任何交集。

直到初二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放学后。

我从校门里出来的时候，马路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几乎所有人都停下回家的脚步，围成一圈朝里张望。

好吧，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凭借几手兴趣班里学来的跆拳道，左挤右钻，三下五除二挺进中心位置，以最近距离凑这对貌似“吵架的姐妹”的热闹：

“……跑到别人单位去含血喷人……教得出你这样恶毒的小孩，真无法想象你妈有多没教养！我算知道她男人为什么着急要跟人跑了——”

女人话音未落，面前的女生已经瞬间化身成一头暴怒的狮子，猛扑上去，咆哮着“臭狐狸精不准说我妈妈！”拼命撕扯女人梳理精细的头发。

太阳当空照，故事的来龙去脉在对骂里渐渐清晰，原来，女生的爸爸要为面前的女人离开妈妈，女生去到女人的工作单位说“离我爸远点”的行为激怒了女人，便找到学校来亲自教训她。

我还在惊讶平素文静少语的学术女古小吉竟能如此凶猛的时候，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我打死你个没教养的娃！”女人已挣开女生，“啪啪”甩出两耳光，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起一脚。

高跟鞋落在女生腹部的刹那，我终于看不下去了，趁着女人抬腿重心不稳的时刻，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看也不看她因错愕和羞愤扭曲的脸。

我在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中牵起古小吉昂首阔步穿越人群，她临走也不忘啐一口地上的女人，骄傲又凶狠的样子震慑得女人没了声，我握了握她汗涔涔的发抖的手，突然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我们拐过路口，方才围观的人群才渐渐散了，古小吉还是不哭不笑不说话，面无表情的样子有点吓人。

“古小吉，你别害怕……”我张张口，试图说点什么安慰她。

话音未启，她已一下子甩开我的手转身跑起来，跑回事发现场，推起倒在路边的脚踏车，身体一倾，哗啦哗啦就蹬远了。

02

我成了班里的英雄。

进教室的时候不断有人鼓掌，个个夸赞我的英勇果敢和正义，除了古小吉。

作为直接受益者，她没有任何表示，不说谢谢不对我笑，甚至来收作业的间隙面对我“你那天还好吧”的主动问候，也都只拿了本子转身就走，面无表情的脸上分明写着“我没听见没听见”。

侠女的小虚荣心受到了打击，我索性也不再自讨没趣。

就这样，古小吉依旧是我的路人甲，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过完初二，迎来了一次座位大调整。

每个人将自己期望同桌的名字写在小纸片上，我随便写了个狐朋狗友，然后被班主任叫进了办公室。

“……我们都知道古小吉同学生性内向腼腆，从不表达内心所想——这次她在‘期望同桌’里写你的名字，对她来说是莫大的进步，”班主任推推眼镜，“因此老师准备满足她的要求，你怎么看？”

“啊？哦。”

我就这样和古小吉成了同桌。

她的不说话不分上下课，一天到晚安安静静，把生性话多的我憋得够呛。除此之外，她还在各种时候手捏一张纸条，每天都摆出一副试图给我的样子，却每次都在我主动问起“这是给我的吗”时迅速摇头，同时顺手把纸条扔进抽屉。

好奇心战胜了道德心，可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偷翻出纸条，竟发现里面只有一句异常平常平凡的“另维，那天谢谢你，我们做好朋友吧，可以吗？”

……奇怪的女孩。

奇怪女在某一节课间终于叫住我，满脸通红地“呃”“啊”了好一阵，我都想替她脱口而出了，她才终于不搭边儿地冒出一句：“我们去上厕所吧。”

“啊？哦，好啊！”我的笑容有点囧。

临到上课时的厕所向来人烟稀少，古小吉在茅坑前等我，我被盯得有尿撒不出，正要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会儿看我啊”时，她突然绷直身子，双手并两侧，冲着我声音洪亮地说：“另维，我、我想和你做好朋友！”

我差点一个没蹲稳掉进茅坑里。

平素活跃的整蛊和恶作剧细胞在看到她认真而紧张的表情的瞬间消失殆尽了，我站起来，回以我最甜最友好的笑靥：“好啊，我也正想这么对你说呢！”

古小吉抽了抽肩膀，竟然哭了。

我忍不住上前抱住她，这个奇怪的女孩真是又可爱又可怜。

03

——13岁少女间的友谊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下课一起上厕所，互补笔记互讲题，放学等彼此一小会儿，然后一起下楼出校门，一边八卦、闲聊一边不断被路边的小零食玩具摊吸住眼球，拐过许多熟悉的街角，在某一个岔口停下来意犹未尽地再说一会儿，然后挥挥手说一句“下午见”或“明天见”，分道扬镳，回首又聚。

就这么的美好和简单。

但喜欢一个人就复杂得多了。

04

早晨上学前，我爱在学校对面买一杯奶茶。

奶茶店永远人满为患，我因此不得不左挤右钻，挥舞着票子高喊“青苹果加葡萄，一杯奶茶带走！”艰难又没形象地开始每一天。

直到他出现。

有一天起，我也不知具体是哪一天起，总之，当我高喊出第一句“一杯奶茶带走”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男生从距吧台最近的位置转过头来，带着笑说一句“我帮你”，他的声音从发出的一刻便湮没在嘈杂里，手臂越过很多人准确地拿走我的钱，不一会儿便再次转回，笑容熠熠地递来装有吸管和奶茶的小塑料袋。

清晨7:15， 熹微刚刚从云卷里探出来，纤细柔和的光打在他右边脸颊若

隐若现的酒窝上，他的笑容有股浑然天成的坏。
我就忽然变成了腼腆内向的古小吉，抱着奶茶转身就走，心跳声震耳欲聋，我想谢一声都不知该怎么说。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秘密。
我忽然就觉得我长大了。

把秘密写进日记本，没过两天便忍不住拿给古小吉看，古小吉比我还要兴奋和积极，每天都帮我四处收集有关他的信息：校足球队长，初三学长，长年住校训练，刚刚下课好像是和某个女生一起出门的……
生活在这些小讯息里倏然丰盈充实起来，我带古小吉表面买奶茶实则去看他，我的悲喜开始飘忽不定，有一天早晨买奶茶时发现他不在，便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两节课后的升旗仪式，他因为校足球队取得了好成绩而被请上台接受表彰，我在人堆里远远地看到他站在长长一排人里面，顿时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发现他正站在升旗台上后，古小吉比我更激动，不顾班主任及全校同学在场，抓住我手臂一阵摇摆："是他！另维是他！"
像是有仪仗队钻进了胸腔，在我的心上敲锣打鼓吹唢呐，我有点无法呼吸，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旁边忽然有人惊呼："呀，另维你脸好红！"
我飞快触上自己发烫的脸颊以求证明，一时间，站在最后的班主任竖起了耳朵，周围的同学无不纷纷侧目。

“站到这边来，”古小吉从我身后绕到身前，帽子上的毛触上我的脸，她微微后倾，说，“我帮你挡着！”

小骚动平息后，她又侧过面颊，小声却掷地有声：“你真的很喜欢他哦！”

“唔”了一声，我窘迫地点了点头。

——可是，可是才13岁。

因为只有13岁，他的存在出现可以让自己天崩地裂无所适从，他重要得像整个世界的轴心。

因为只有13岁，对这突如其来、满满膨胀在心里的甜与酸束手无策。

整日想方设法，用尽自以为华丽的辞藻把他写进本子里，给闺蜜看，和闺蜜聊，反复强调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便仿佛与她共守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喜欢一个人，根本不知该怎么办。

05

“你应该去跟他表白，把这个本子拿给他看！”

手里放着仔细翻看、阅读了一节课的我的日记本，古小吉语出惊人。

我被震得语无伦次：“给他看了……会怎样？”

古小吉倒镇静得多：“不知道，但给他看了就知道了。”

“我不敢！”

“胆小鬼。”古小吉利索地合上本子，道，“我替你去。”

敲定了将在中午放学后去初三教室找他，我和古小吉坐立不安了一个上午，放学铃响的第一时间，我们便逆流而上，施行计划。
他显然是睡过了，教室门外不远的拐角处，我躲在古小吉身后守到整栋楼都要空了，他才背上他的斜挎书包不急不慢走出来。正午的天很白，太阳投射在走廊上的光斑被窗棂切割成一大块一大块，我的呼吸随他的出现陡然一滞，整个人都在一瞬间僵硬起来，古小吉数落了两句我没出息的样子，连忙叫了声“学长等一下”，便在他回身的刹那急急跑过去了。

“学长，这是一个女生写给你的日记，请你看一下！”大约一米的距离之外，古小吉双手托住我的本子递向他，她的神情坚决而勇敢，我躲在拐角里，替她捏一把汗之余，忽然有种“到底谁才是内向腼腆的古小吉”的恍惚。
一秒钟的沉默很长。
一秒钟之后，他收敛起往日里所有的神采奕奕，淡淡瞟了一眼，说：“对不起，我不想看。”
便扯了扯左肩斜横至右胯的书包带，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

古小吉回头叫我的时候，我的耳廓还在嗡嗡直响，眼前茫茫一片，我满脑子都只有两个词：“丢脸”和“难堪”。
古小吉放下书包，小心翼翼把我的本子放进去，然后上前拉起我的手，牵着我下楼出校门，一句话也没有说。

06

我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再买奶茶。

我太怕见到他，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对我笑帮助我，我还敢不敢与他眼神相对，即使胆敢，我又该用怎样的表情和心情？这些“不知道”让我连想一想都无所适从。

我却又比从前更想见到他了，我想知道他将会怎样面对我，或者干脆只是我想看他一眼。

就这样矛来盾去，每天都绕路不经过奶茶店。

又是课间，我问古小吉：“你说，你说我们会就这样彻底错过吗？”

“照这样下去，显然会。”转过脸望着我，古小吉一只眼写着“我严肃”，一只眼写着“我确定”。

“那我该怎么办？！”我很惊吓。

古小吉沉默了很久，才缓缓答：“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谁啊。”

我再去买奶茶，他已经不在了。

我在清晨里奋力地拥挤奋力地高喊“一杯奶茶！”，我做与他来之前一模一样的事情做得悲哀又难耐，我明明看见世界还是从前的样子，却又全都不一样了。

13岁时喜欢人，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也不特别知道喜欢意味着什么，也不十分清楚表白会造成什么，就是心中被种入了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蔓延疯长，随时随地都可能破土而出。

正因为这样，我才会突然鼓起勇气，不顾古小吉正抄笔记抄得入迷，突

兀地拉拉她的胳膊肘，说：“那个，我想跟他表白。”

“啊？”

“我说，那个……我想去跟他表白，自己去。”

下午的教室闷热而湿润，讲台上老师洪亮的“‘边角边’和‘边边角’是两种概念，同学们千万要注意！”忽而化作了悠扬遥远的背景音，古小吉右手转着笔，眯着眼沉默了一会儿，笑开了：“我帮你。”

暖流在一瞬间灌遍身体，我忽然就充满了力量。

07

那年的圣诞节刚巧是周五，我和古小吉花了一整个中午，泡在礼品店精心讨论、挑选了一个娃娃熊。古小吉演他，我抱着娃娃熊在女厕所里对她演练了几遍，又在她的建议下修改了一些站姿、措辞和表情上的细节，终于整装待发上战场。

足球队的寝室就在教学楼后的篮球场边，古小吉调查发现，足球队每天下午7:00结束训练，半小时吃饭，一般情况最晚7:40便会回到寝室。

古小吉的方案是，八点整我们集合于篮球场，由她溜进男生宿舍楼，找到他并叫他下来，然后由抱着娃娃熊的我开始反复练习了很多遍的表白行动。

冬日的19:00天已经黑了，互相道了几声加油，古小吉踏夜溜进了男生宿舍楼。

我在楼下听着她噼里啪啦频率飞快的脚步，呼吸越来越难。

我扪心自问我究竟在做什么却不得解，我有点打退堂鼓，但又无比地期

待他站在我面前接过娃娃熊的样子，我的期待把心脏揪成了一团，正在这个时候，古小吉吧嗒吧嗒跑下来，焦急万分。

“怎么办？！——我们扑空了，他去网吧包夜了！”

“……”陡然空茫的大脑让我说不出任何话。

古小吉上前两步，轻轻摇摇我的手臂，试探地问：“……不然，我们去网吧找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同样的感觉，13岁喜欢一个人，真的很脆弱。

——又强烈又脆弱，因而经不得一点点不算波折的波折。

我想笑笑说不用了我想回家，可话未张口，我便哭了。

校园的夜很静，不远处的枯树上悬挂了一盏昏黄的路灯，古小吉上前，伸出她细瘦胳膊抱住我，我的身体在抖，娃娃熊掉落在地，我终于也抱住她，莫名其妙地呜咽，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另维？”

“另维……”

“另维别难过，你还有我呢……”

古小吉没有回音却不停继续的话，柔柔软软地飘上冬天里凛冽的夜空，13岁少女来不及完全蜕变的声线，我多少年之后仍然清晰记得。

08

我没记错的话，圣诞夜表白的后续故事，是我和古小吉在操场上找到了一个小沙丘，建筑工地上常见的那种。我们借着月光一起挖了一个坑，

小心翼翼把娃娃熊埋在了里面。

我一边埋一边想他的脸，他在晨光里冲着我笑时，嘴角看起来有点坏的弧，他右边若隐若现的酒窝，他递来奶茶时那么温柔友好的样子。

眼泪落在细软的沙粒上，立刻消失不见，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张脸。

那张六年后如今看起来变化不是很大的、站在圆圈中央答着“真心话”的脸。

问题是“你一生做过的最善良的事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笑意盈盈地娓娓道：“初中时候吧……”

“初中时候有个女生早晨老是喜欢买奶茶，奶茶店可挤了，她每天在人堆里面，不想挤又不得不挤的样子特可爱。

我想认识她，就每天去很早占领最好的位置，她来之后就‘顺便’帮她买下奶茶……队友都鼓励我表白，可我们还在策划中的时候，天天跟她在一起的女生居然来找我了。

……给情书还是什么其他东西，具体记不清了。我当时苦恼死了——最好的朋友喜欢的人对她表白，她肯定为难死了，搞不好还会被误会……

我知道闺蜜对她们女生有多重要，就决定把这段感情永远埋在心里了。

哦对了，后来跟我表白的那个女生还跑到我寝室来找我，我托室友说我包夜去了，自己躲到厕所里才避过她。你们知道不？我从厕所窗户里看到我喜欢的女生就站在我们楼下，抱了个玩具熊孤零零站在那儿，估计是来陪她闺蜜表白的……我当时那个心情呀，啧啧啧。

嗯，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些，都不由感叹，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善良，为了人家姐俩感情好，自己隐忍在厕所里一边忧伤，一边闻臭……”

掌声雷动，观众对他的小幽默很是满意，他在一片叫好声中回到座位，身边似乎有人拿他的善良故事调侃他，他一一回击，心情很好的样子。

手机又响了，古小吉的短信依旧那么风风火火。

“啊我想起来了，他叫周予波，你那时候总把波的撇拉得老长，所以有点印象……啥情况？”

“情况大大的有，晚上回去Q语音说。”

09

初中毕业后，我和古小吉考入同一所高中，我们一起住校，一起吃饭一起做广播体操，一起八卦明星校花级草，秘密从不隐瞒，开心难过都一同分享。

高考后，我们终于南北分隔，感情却没有因此疏远，三不五时发个短信寄点小东西，假期一到便兴冲冲杀到对方的领地扫荡。

我想起高考结束的第三天，古小吉写给我的一封信，伤感即将离别之余，她用了几乎所有的篇幅感谢我，她说她曾是多么内向腼腆性格古怪的小孩，是我对她的好和热情将她点点融化。

而我想说的是，我才更要感谢她，谢她贯穿在我青黄不接的年纪里伴我成长，那些叽叽喳喳说不停的日子里，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不曾孤单。

多年以后，我早已记不清那个少年的任何一种样子，可我记得古小吉听我说我秘密时认真的表情；记得她拿着我的本子叫住他时勇敢的声线；记得她在女厕所里指点我这里不好那里不美的严肃；记得她气喘吁吁地从男生宿舍跑出来，记得她在冬夜里温暖我的拥抱和帮我挖沙坑埋娃娃熊时体贴的沉默；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路，以及她在我面前一天天长大、丰盈起来的脸。

而我的年少时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存在，所有的记忆都能用“温暖”和“美好”总结。

▷▶ 初之恋

大三暑假，我心血来潮回襄樊四中打球。

7月初，中学尚未放假，一切都没有变，学生们在放学铃响后或百米冲刺或熙熙攘攘赶向食堂，黑压压一齐蠕动着的四千人组成一幅壮景，我在必经之路的篮球场上，走场地放了一个三不沾，篮球飞向场边的香樟道，砸中路过的女生的瞬间，她身边的男生忽地挡上前，截下球扔给我。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他们一并消失在人流里。

我忽然想起了你。

你那时也是这样，总爱在路过香樟道时，身手矫健地为我挡下朝我飞来的篮球。我每次都在事后鄙视地睥睨你："拜托，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在篮球场上的飒爽英姿，我有可能害怕这种程度的球，或者被其所伤吗？"

我还记得，你听后总会立即摇头摆手答没可能没可能，姐你这么威武！言之凿凿，却从不做任何行为上的改变。

你是我的初恋。

01

我高一就爱在课堂上写写画画，打定主意读文科后，理化课便干脆不再抬头。

班主任周琪老师很不满。

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在思如泉涌奋笔疾书时被他点着名字叫起来："我们来听另维同学解答一下这道题。"

我连老师方才说的哪国话都不清楚，涨红着脸起身，我在65对戏谑的目光中窘迫得无以复加。

小小的哄笑此起彼伏，沉闷的教室活跃了，周老师满意地点起你的名。

你是班里数理化最好的学生，通常，只要老师点你答题，全班都会松一口气，因为那意味着他决定直接获取正确答案，结束这次提问。

可这次，你起立之后头弄耳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周老师很惊讶很受伤，一连问了三遍"你不会做？！"

被65双眼睛紧紧盯着，你更加受伤地回望过去，用方言模样滑稽地无奈道："语文不好，会做不会说……"

全班哄堂大笑，"另维出丑"这块笑料迅速过时了，每个人一门心思地笑起你来。

像我最开始没有注意你一样，我并没有注意这些。

直到班里零星出现了类似"你发现没，那个谁只会在另维之后答不出题诶！""貌似确实！有鬼哦……"的对话，直到你又一次在一片笑声中滑稽地坐下，直到我在混乱中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朝你瞄了一眼。

你居然正微侧过脸看着我，上午十点的天空透白明亮，碰上我的目光，你远远地轻轻弯嘴笑了一下，便将目光转回黑板，不留痕迹地继续听讲去了。

教室里灌满了16岁夏天的味道，讲台上，已经秃顶的化学老师正在挥汗如雨激情演讲。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

02

我经常迟到。

有一次，我吃罢晚饭回来，第一节自习已经开始了。前来突检的班主任俨然已经身在教室，我不敢撞枪口，正躲在门外来回踱步进退维谷的时候，黑洞洞楼梯上的声响由远及近，你提着大垃圾桶三步并两步上来了。你值日，负责最后的工序——倒垃圾，发现已经上课，你加紧步伐，经过我时礼貌地点了下头，然后继续急匆匆赶向教室。

你在教室门口停住了。

看看班主任又看看我，你似乎明白了情况，沉默不答我“你怎么不进去”的提问，你转身缓步走过来，把手中刚刚倒空的大垃圾筒拿到我面前，说：“你要不要帮我抬下垃圾筒？”

初春的下午六点，天色已经暗了，深灰色的走廊里，我怔怔望了你好一会儿，轻轻捏住了筒沿上的另一个扶手。

就这样，中间隔着个有点异味的垃圾筒，我们一前一后上路了。你推开教室门，语气镇定地喊了声“报告”，堵在门口的班主任点头让路，你拉着筒，筒拉着我，我们走过讲台穿过走廊，把筒放回原处，然后默默回到各自的座位。

有班主任的教室向来静得落针可闻，我编故事编得心不在焉，忍不住抬头去看与我隔了两组的你，你似乎正纠结于一道题，皱着眉埋着头不停写写画画，没有察觉。

窗外已被漆黑湮没，教室里却很亮，我想起门廊下那条鲜明的明暗分割线，方才，当我还在黑暗中的时候，你和半个筒已经没入光明，你们的轮廓一起被白炽灯镀了一层毛茸茸的白光，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你并不高大的背影忽而异常伟岸。

03

一来二去，班里渐渐泛起了流言蜚语。

我不再看你不再跟你打招呼甚至见你就绕道，你却不避嫌，课间，我每次掀桌盖找东西都会碰掉桌上的书笔本，而你每次无论正在多远与人疯打谈笑，都会不经意、慢悠悠地走过来帮我捡起，一边放回一边轻笑着用方言说，怎么这么不小心。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在此起彼伏的“啧啧啧”和怪笑中央，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那些日子，你让我不知说什么好的事还有很多。

写故事遭遇瓶颈的时候，我习惯塞一颗旺仔牛奶糖进嘴，奶香总能使我放松和充满灵感，但我一般只在课堂上写字，这个习惯便因此从未被人发觉看到。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改变了我的认为。

奶糖吃完了，我好不容易盼到下课，正欲百米冲刺下楼杀进小卖部，你悠悠走过来，拦住我，塞了一颗牛奶糖在我手里，你又兀自走到我桌边，在我狐疑的目光里，把一袋开了封的牛奶糖放进我的抽屉。

我瞪大眼睛看着你，你不说话，只轻轻笑了一笑，转身走开了。

课间的教室很吵，我手心里的牛奶糖上，你的温度经久不散。

那件事，我还记得它发生在上午第四节的化学课。

天气尚有点冷，但阳光明媚，校园里鸟语花香。

距放学还有大约五分钟，课堂和临班已经开始小小骚动了，我还在奋笔疾书，忽然传来一阵风一声响，是一卷透明胶横空飞落在了我的桌上。

我下意识朝你的方向看去，你正在抄笔记，头一会儿抬一会儿低，手里的中性笔刷刷不停，很是全神贯注的样子。

可我清楚看见，你连耳根都红透了。

你的大脑和耳膜都正轰隆隆震天响着吧，就像我拆开透明胶最外围粘了白纸的部分，看到你写在上面不太好看，却工整异常的字时一样。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干白，直接，光秃秃，没有一点文采的句子，以毁灭性的震慑力刺入我的眼睛，直击心脏。

时间和呼吸都停了，我僵坐在课桌前，吓得忘了自己还要呼吸。

终于下课了。

我拿了两本要做的练习册起身就后转，想赶紧从后门出去然后跑掉，就快到门口了却被你堵住了，你挡在我前面，直勾勾盯住我，一字一顿：

“好不好？”

刚放学的教室闹哄哄的，人都还没走，你的眼睛很大很亮，我在它们紧紧地灼灼地注视中，轻轻动了动僵硬成钢筋条的脖子，点了点头。

我听到你暗暗长吁了一口气。

下一秒，你拉起我的手，穿过八排课桌间空出的狭长走廊，把闺蜜周雅茹、夏伊湄的尖叫，以及所有好事者激烈的掌声甩在身后，走出前门，走进楼梯上人头攒动的人流。

04

我谈恋爱了。

我的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我在日记里小心翼翼地甜蜜地写。

05

2007年的樱花一开，我便16岁了，生日那天，我在饭店包厢里设小宴，十三个同学围成一桌，你坐在我旁边，为我挡下源源不断的敬酒。

饭过三旬的时候，夏伊湄一众人忽然起哄让你吻我，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像小丑一样坐在鼎沸的尖叫鼓掌口哨里，手足无措。

桌下，你伸手过来想牵我的手，被我狠狠甩开，我觉得这一切真侮辱人。

观众情绪高涨，起哄愈演愈烈，好事者甚至起身关掉灯，张牙舞爪地叫嚣“我们不看，你们赶紧！”

“你们太过分了！”我动怒了，拉下脸站起身。

对面的汪娅纾也不依不饶：“亲一下有什么了不起！”

就这样，十多人僵持在我的生日会上，每个人都异常尴尬难堪。

诡异的寂静和昏暗里，一直一言不发的你突然拉住我的手腕凑上脸，掌声伴随尖叫响起，众人僵硬的尴尬的表情纷纷缓和了，啤酒香和你的脸一起扑面而来，我无处躲闪，正在愤怒的时候，你忽然偏转角度，在碰到我前的瞬间挪开了嘴唇。

我错愕地望着你，你冲我轻轻一笑，紧了紧正握住我手腕的手，而后松开了。

我的心跳在你松手的刹那漏了一拍。

生日是在周末，星期一晚自习结束后，你又带我去操场转圈。月亮高高地挂在头顶，我们走了一圈又一圈，谁也不说话。

你从那场僵持结束起就没怎么说过话了，我猜想你多少有些不开心，于是一边埋头走路一边佯装不经意地解释："我可不想就那样失去初吻。"

"我也不想让你就那样失去初吻。"你也一边低着头专心走，一边不经意地答。

我满心欣慰地抬头看你，深墨色的天幕下，你迎上我的视线，说："那现在呢？"

"啊？"

我目光由欣慰转为狐疑的瞬间，你的脸忽然无限放大，凑近，给了我解答。

06

5月一到，我们又一次迎来了座位大调整。

一对原本是同桌的被一四组分隔，座位表一宣布，全班同学无不为之摇

头叹惋。

好在两人都是移动用户，可以发短信解相思之苦，命运不算太糟。

糟的是有一次他们自习课互发短信相视而笑的全过程，被悄无声息出现在教室窗外的班主任尽收眼底了，班主任破门而入，手机双双落网，他们的恋情也随之曝光。

其间有段小插曲。

男生的手机通讯录里，我的号码被命名“XXX的媳妇”，女生存的是我的名字。

班主任拿女生的手机拨了“XXX的媳妇”的号码，我们就这样被拉下马了。

襄樊四中有校规，谈恋爱被发现一律通知双方家长，邀其共同与班主任面谈。他们被捉在前，率先被执行校规，家长在办公室尴尬面谈的经过立刻在班里盛传开来，他们被勒令停课回家，各写一份八千字的关于“身为高中我为何不能谈恋爱”的认识，在“分手保证书”上签字画押然后上交班主任。

我日日如坐针毡，我完了，我妈妈平时最重声名和颜面，如果害她被这样对待，她一定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你却竟然毫不在意。

每天步伐轻松地走在去食堂的路上，说话都还能带笑：“别难过啦，正好早点见家长，好事好事！”

“没想到你是这么厚颜无耻没脸没皮的人。”我停下脚步狠狠瞪你一言，加快步伐独自走了。

这些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去求周老班，拜托她无论如何不要请双方家长，你愿意为此接受任何条件。周老班让你打扫一个月的办公室倒教室一个月的垃圾，让你月考蝉联全班第一，让你在运动会上得到和体育生一样的分数……总之，各种苛刻各种整蛊，但你全部一口答应，并且说到做到了。

你毕竟是周老班的掌上明珠，这样一来，她也没忍心让你失望。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逃过一劫。

我在不知情中得了全部的好，做的事也只有一件——躲避你。

时逢年级篮球联赛前夕，体育老师要求男生带着女生一起打球，女生跑完两圈后去占球场，男生们三圈结束后齐齐奔跑赶来。

盛春里的微风和煦，日光暖人，六十多个男女，稀稀落落簇成一圈交流谈笑、斗嘴打闹，每个人都言笑晏晏的，整个班级一片祥和美好。

唯独我，我看到你朝我走来，兀的就收住了笑容，板起脸，转身就去了临场。

你脱离群众来到我的球场，我便转身前去下一个球场，你再来，我再退，退到没有球场。

我看也不看你，抱起球朝教学楼走去，你跑步追上我，急急抓住我手腕，意识到打过球的手会很脏后又急急松开，站在我面前欲言又止，不知所措。

“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老班不会放过我第二次的！”

话音未落，我准备上楼，正要转身的时候，你忽然开了口。

“能不能不分手……”

上课时的教学楼，宁静肃穆又森严，你突兀地开口，干涩的声音里有微微的颤。

你的眼睛很大，你用它们紧张地恐惧地恳求地盯住我，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07

分手的原因，我也记不清它究竟有多鸡毛蒜皮了，总之，我们在后来的某次闹别扭里僵持不休，你不肯妥协，我拒绝让步，一句“大不了就分手”，一句“分手就分手”，就分手了。

文理科不在一栋楼，高二高三家长一向热衷送饭，再加上互相躲避，我们后来便没怎么再打过照面。

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喜欢很喜欢你，可是因为不敢也不会表达，不会也不懂该怎样爱，糊里糊涂就把你丢了。

操场还是那时的操场。

高一的最后一节课上，班主任发给每个同学一张回执单，说准备学文科的同学要在八月前把回执单填好并寄回学校，不寄回执的同学，学校会默认其选择了理科。

此话一出，全班百分之八十的人开始尖叫着把纸单折成飞机、揉成纸团肆意蹂躏，放学后，垃圾筒顷刻就被众多文科回执单装满。

我背好书包习惯性的到你身边说“走吧”，刚转身向你的时候，看到你正专注地对折回执单，折成豆腐块大小，小心翼翼放进口袋。

我们一同去食堂，你一路都低头缄口若有所思，气氛太沉闷，路过篮球

场的时候，我终于不能忍了。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没好气地问，你沉默良久，终于开口。

“我想去读文科。”

“啊？”此话出自你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想还和你分在一个班，”你兀自继续道，“不能分在一个班，隔一堵墙的临班也好，反正文科班少，几率很大的。”

“你傻啊！”

“我是认真的！”

初夏，襄樊四中的球场骄阳似火，地面很烫，你站在那块最明亮的光斑里，停下脚步面色凝重地看着我，一字一顿。

我吓住了怔住了。

你的眼睛和鼻头都红红的，声音有点恼怒。

08

2012年，我21岁，忽然想起了你。

站在同样的球场，带着时过境迁、云淡风轻的心想起你，你细长的眼睛，英挺的轮廓，经常被汗水浸湿的16岁的脸庞，想起你因为得知老师自行抽掉了你的文科回执而大发雷霆和无比伤心，想起你对我说“我想读文科”时傻里傻气、信誓旦旦的表情。

那真是世上最动人的表白。

你如今早已不知身在哪里。

▷► 等你变成路人甲的那一天

我趴在你桌上，一张一张翻阅你的数学作业本。

你的字很难看，我不知道老师都是怎么辨认的，给你一个又一个的满分。

你以前给我传纸条的时候，可从来不写这样歪七八扭的连体字。真是一个恃宠而骄的人。

这是夏日的午后，校园静得像一汪清澈的死泉。我拉开一扇未锁的铝合金窗，跳进教室。中性笔、来不及关合的练习册散落在摆放参差不齐的课桌上，化学式和结构式在黑板上布出一片密密麻麻的白，从你的座位上看过去，一切都那么可憎可恶。

我们已经分手七十八天了，你还是这么令人讨厌。

01

一切都是你的错。

高二分班后，放假时间骤减，加上文理科不同楼，我们平时除了课间操和放学后根本见不到面。周六下午，我们约好去吃小笼汤包，你想打一会儿篮球，我便站在场边等你，好不容易等到该走的时间，你同伴却以新人加入不好分组为由，留你多打两轮。你可怜兮兮地看我，我板起脸，说“你打呗，大不了也就分个手”，你竟讪笑着耍起赖来。

大庭广众，球场上的人都停下动作看我笑话，我甩开你，潇洒转身，一个人大踏步朝校门走去。

我没有回头但步伐缓慢，我认真查看每一道映入眼帘的影子，但直到我走进汤包店吃完包子，你都没有出现。

我真是把你惯坏了。

QQ上，闺蜜听完我的怨诉，这样评论。

我放弃唱K、逛街甚至写作业的时间约你吃晚饭，却换来你赤裸裸的不珍惜。“你这次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你会越来越没地位的”，我把这句话复制下来放在桌面上。是的，不知何时起，我越来越卑微了。主动发短信、打电话的是我，主动约会的是我，我说“我和闺蜜逛街去啦”，你回“哦”，和当初的“哪个闺蜜？在哪逛？逛到几点？我去接你好不好？”有天壤之别。

你不在意我了。是了，不久前我捉到你给同班女生讲题讲得喜笑颜开，吵架说分手时，你还牛气哄哄地顶撞我，“这位小姐，您能换一招吗？”

QQ弹出了上线提示，你终于来了，距离气走我已经过去四小时半，你如果想念我在乎我急着解释，一定不会现在才来。我的鼻头酸了，打出一行“你真的不是从前的你了”，觉得拗口，连忙换成“别狡辩了，你不喜欢我了”，我为只字片语纠结不已，却发现你连个“正在输入”都没有，不禁自嘲。

我火速把QQ签名改成“好开心啊，这次真的分手啦！”关电脑睡觉。

你来找了我几次，解释说那晚在和同学打游戏，我表示分手了不在乎，你央求了几次，便杳无音讯了。

时值期中考试前夕，我盘算着你考完就会继续来央求了，可你没有。

你没有耐心和新鲜感了，你不在乎了，既然如此，我何必自取其辱。

02

从理科楼绕上一圈，也是可以到达教师办公室的。我绕过一次，刚走到你所在的十五班，你的名字立刻怪腔怪调此起彼伏起来，我加快步伐跑过去，发誓再也不走这条路。

不过，分手后就没什么好在意的了。

我每天都努力发现问题，然后拿着试卷大摇大摆走过十五班，我爱找个人边走边聊。我的声音很大，尤其是在路过十五班的时候，很多人闻声扭头，我眼也不斜谁也不看，毫不在意。

你有时在走廊上与人疯打闲聊，有时在教室里埋头写作业，你从来不像其他人一样扭头，可我能感觉到你在某个刹那间忽然不自然的眼神与动作。我会因此心情大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老师题都讲完了还在装模作样点头。

偶然来早的午后，我也不知自己为何如此猥琐，偷溜进你教室翻你的抽屉，看你的作业本，还是这么皱皱巴巴，字迹惨不忍睹的作业本。

真无聊，我一边埋怨一边把作业本扔回原处，轻巧地翻出窗户，踏上回自己教室的路。

阳光按照窗棂的轮廓半洒在走廊间，楼道上隐隐有了脚步声，应该是过

两点了。我估摸着，在跨入转角的瞬间吓了一跳。

有人斜挎着书包一步三台阶迎来，许是因为速度快惯性强，险些与我撞了满怀。闪身后站定，他正要道歉，却在看清是我的一刻静了下来。

“呀，是你。”顿了一会儿，你说。

“你好呀。”我答。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早了，爬爬楼梯锻炼身体。”我继续答。

你“哦”了一声便没有下文了，却也不说再见，只伫在原地与我面面相觑。

“我先走了啊。”我说，你这才一边应声一边给我让路。

我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你，你并不高大但背影挺拔，恍惚间我又回到了两个半月前，我可以随意“喂”来“喂”去地叫你，没有顾虑和隔阂。

你转身问我“怎么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叫了你。

我想不出该说什么，正在浑身僵硬不知所措时，有人来了，我觉得脸熟，也没想清楚是在哪见过，立刻就对他展开灿烂一笑，“是你呀，好久不见啊”的打起招呼来。

无视对方目光里满满的莫名其妙，我匆匆回头对愣在一边的你说了句“走了啊，回见”，扎下脑袋全速前进，直到跑回教室坐上座位，才深深吁出憋在喉咙里的气。

走廊上、教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到处都是沉闷闷的声响，快上课了，我随手翻开本教科书作掩，一连吁了好几口长气，还是觉得胸口闷

闷的。
满教室都是聊得甚欢的人，或故作深沉或笑容夸张，我想起方才的宁静和尴尬，恍若隔世。

03

晚自修刚一结束，狭窄的楼道已俨然一片人海，我同几个女生一起在里面缓慢挪步，还没下完台阶，便看到教学楼前的空地上多了一群人，我一眼发现你，心跳顿时失控起来。
同行的闺蜜似乎也注意到了你们，骂了句脏话，便纷纷换位，挡在了我们之间。挽住我胳膊，开启新话题，不留痕迹地加快步伐，把你们甩在身后。
可没走两步，便有人叫起了我的名字。
“另维，过来一下。”
我转头，你正站在人群中央，路灯勾出了你的身影照不亮你的表情，你似乎在看我，双手一会儿在书包带上一会儿在牛仔裤兜儿里，不知道放在哪里好的样子。

我走向你的途中，你身边的男生已经自动散开了，在不远处重新凝聚，一行人浩浩荡荡径自缓慢前进，不回头。
在他们身后，我们的步伐同样缓慢。

这是22:05，路灯稀而昏暗，天幕一片漆黑，周围都是人，你离我很近，声音有些模糊和轻。

“你中午那会儿要跟我说什么？”

“啊？”

我被问了个正着，怎么也答不上来。你丝毫不善解人意，低着头一言不发只等我开口，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忘记了，好像是要说再见吧。”

我干巴巴地答。大脑运行故障了一般嗡嗡作响，我实在想不出更聪明的答案。

“不会吧……”

接话间，你看了我一眼，路灯和夜幕把你眼睛衬得亮晶晶的，我心一紧，见你又张口准备说话，连头皮也开始发麻。

你的温度却在下一个瞬间消失了。

你同伴处传出一阵刻意的干咳，条件反射般的，我与你有条不紊面不改色地错开了步伐，几乎是同时，年级主任的电动车无声驶来，他放慢车速回过头，用严肃和怀疑的眼神看看我又看看你，确定了一无所获，才不甘心地、一步三回头地加速驶远。

隔着七八个人的距离，我转头，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你，你迎上我的目光，默契一笑。

学校大门近在眼前了，到处都是检查走读生出入证的学工处恶霸，“同学，你的出入证呢”在不远处响起，我慌忙一阵翻找。知道你还在通往寝室区的路口远远看我，我的动作更凌乱了。

04

我一到家便借口“‘新东方背单词软件’效率各种高”申请开电脑，获得批准后飞速打开QQ。你住校无法时常上网，但你迟早会看到我的留言。

点开了对话框，才发现还是不知说什么好，我翻翻你空间看看聊天记录，一切都还是分手前的样子，仿佛时光发生了断层，这不知如何度过的七十八天并不存在。

你的头像竟忽然亮了，我敲上一行“你怎么在？”，对话框里立刻就显示出了“对方正在输入”。

“我在网吧，溜出来的，玩一会儿就回去，呵呵。”你说。

我刚答完“哦”，你就又劈头问了起来，“你中午那会儿要说什么啊？”

你真不会察言观色，我明明一开始就明显答不出来，你却追问不止，我脑门都憋烫了，敲字反问道，“你今天查户口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好奇心那么重你做数学题去！”

你那边静了一会儿，终于出现了“正在输入”，我紧盯屏幕屏住呼吸，你的回音却迟迟不来，只有一行“正在输入”在不紧不慢没完没了地闪烁着。

“你在写作文吗？再输下去天都亮了。”

催促刚一发送，“正在输入”就消失了，感到你即将发话，我心都蹿到喉咙口了，接下来出现的却还是那句惹人抓狂的“正在输入”。

哪来这么多话说啊。我恨不能仰天长啸，正在捶胸顿足的时候，门被撞开了，一声杀气腾腾的“这就是你背的单词！”，妈妈左手关电脑，右手拧上我耳朵，三下五除二将我扔回房间。

我在黑夜里顽强地睁开眼睛。
凌晨两点，身体余痛未消，父母均已熟睡。我蹑手蹑脚溜进书房打开电脑，把QQ翻了个底朝天天朝底，还是不敢相信，竟然没有你的留言。
骗子。我愤愤地想，可实在想不出你哪里骗了我，于是又忽然红了眼眶。

05

第二天你就声名大噪了。大名被写在教学楼前的布告栏上，来往者无不驻足，阅读你的事迹。
是记大过处分通告，你伪装成走读生溜出学校，在网吧里被学工处突检队逮了正着。被抓时，你不仅试图掩饰襄樊四中在校生身份，还在露馅后拒不关电脑，行径极为恶劣。
人们纷纷改口叫你牛叉哥，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瞬间从优等生化身杀一儆百对象。你被停课一周，回家专心写检讨。
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抓起一张试卷便朝办公室迂回前进，年级主任办公室的门没有关紧，我从缝隙里看到你妈妈正神情激动地缠着主任，你在一旁低着头，直到上课铃响我匆匆离开，都没有抬。

你打来电话的那晚有点诡异。我结束晚自修，刚到家座机便铃声大作起来，我"喂"声未落，你已经匆匆留下一句"明晚放学别慌走，在校门口等下我"便挂了电话，连自己是谁都不说。

熬完了心不在焉的早晚自习和八节课，我迅速到达校门口，开始来回踱步，被路灯点亮的校门口，与你相似的背影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我，希望失望交替光临，身边的人流从稀少到密集再到稀少甚至零星，我同无数张熟脸打了招呼，唯独不见你。

一眼望去，回家的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那是一条漆黑而寂静的路，若不是放学潮人多热闹，我并不敢独自行走。

又是一个身高与你相似的人走过，加速的心跳迅速平复，担心你之余，我忍不住自骂了声“傻瓜”。

夜路又静了一截，我正在纠结怎么回家时，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是你室友，你寝室唯一拥有手机的人，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借手机在熄灯后给我发短信。

“你怎么出来了？”我问。

他解释完“拉肚子回家休息一晚上”，反问起我怎么还不回家。我说这就回去，他便顺口说人少了不安全，我送你一程。

谢过后，我与他并肩上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开来。

“你们俩那天晚上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啊。”

“还以为你们终于和好了呢。”

我自然是要否认，我们能像普通同学一样交流就不错了，可话到嘴边，只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哎”。

走到拐角处，转身间校门口又有人影映入眼帘，面朝我的方向纹丝不动。转身时我无意碰到了你室友，他问我怎么了，我摆摆手，答，“没

事”，调转回头。

我已经受够了那些折磨人的像你的身影。

06

检讨思过起效了，返校之后，你获得了空前的思想觉悟。你不来找我了，文理科班原本就距离遥远难以偶遇，你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我在食堂买面时听见了你的名字，是从两个坐在不远处吃黄豆面的男生口中传来的，我自导自演了一段“突然更想吃蒸饺”的默剧，表情纠结地看看面条看看蒸饺，毅然决然转身离队。

可当我走到能够清晰收听他们谈话的关键地段时，一人忽然拍了拍另一个，两人一起看我一眼，闭上了嘴巴。

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你又交女朋友的事，我知道得比谁都晚。

听说是你同班的女生，一想到可能就是几个月前，让你讲题讲得喜笑颜开的那个，我就恨不得再潜入十五班一次，撕烂你所有的作业本。

你欠我一个解释。

高三一到就是总复习，前两年的课本、题集摞在桌面原本已具有相当高度的书堆上，活像一面坚实的纸城墙。习题课总能传出正中抽书造成墙面坍塌的轰隆声，同学们笑了两天，便习以为常，不再侧目了。

天气冷了又热，教室气氛每麻木一截，班主任就会欣慰地表扬“大家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我偶尔还能看到你，要么和那帮曾经拦过我的男生一起，要么身边跟着一个小个子女生。你头发长了，衣服还是那几件。

我大摇大摆大声喧哗着从你面前走过，看都懒得看你一眼，更不要说询

问解释。

并且，我知道不久后我会气都懒得气，你也会因此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路人甲。

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还会不会时常想起我们最后的照面。

还是在食堂，人满为患，我排队买黄豆面，忽然看到你拎着五六只碗，从队伍最前方歪歪扭扭地挤过来。

我以为招呼过后你就会走，可你竟停了步与我聊起来。

“那天看到‘老鳖’送你回家，怎么没下文了？他人挺好的。”

“嗯，是挺好的。”

你笑了笑，摇摇手里的碗，说完“我走了啊，面要干了”便继续开路。

没两步你又忽然回头，我的视线来不及收回，正着急如何转移目光才自然时，你竟非常王八蛋地开口问我，“怎么了？”

“哦，没什么，你头发上好像有东西。”我已经想好，你若问我为什么脸红，我就回答人多空气不流通闷的。

可你没有问，你抬起眉毛看看自己的刘海，挤眉弄眼地又笑了，“头皮屑吧。”

我想挤眼回去揶揄你“恶不恶心”，可又无法及时从你这个以前常用来逗弄我的表情中回过神，情急之下，我指指你的面，“你这又不怕面干了。”

你终于挥挥手走了。

我不知道，等到你变成货真价实的路人甲那天，我还会不会这么憎恨你读不懂我心里的感觉。

▷▶ 我们之间有100步的距离

桌子上放了一包QQ糖，一块波板糖，还有一盒桶装青柠味乐事薯片。

色泽鲜丽的包装袋在白炽灯下熠熠反光，晚自习的课间，教室里人声鼎沸怪叫连连。好事的男生扯嗓子扯红了脖子：“另维，看人家追你追得多疯狂多细心！”女生们则多带着了然于心的笑意，用写了“另维，我们知道了哦”的笑谑目光反复打量我。

我手足无措地看着桌子上被众人叫作“他在追你的证据”的零食，脸烫烫的，却奇怪的没有心跳加速。脑内空茫一片，我仿佛一下子被隔绝在了教室里的喧嚣和斑斓之外，整个世界只剩下三包零食，和隐隐被它们与我连接起来了的，你。

杜净一，这些，这些竟然都是你送我的。

我才是那个最想、最应该尖叫的人。

01

你也许不记得了。

高一那次周末晚会，我为倒数第六个节目报幕的时候，忽有雨滴滴在了睫毛膏上，毛毛雨贯穿了整曲独唱也没能影响同学们的高昂兴致，气氛不减反烈，毛毛雨不甘心，小品时间便变成瓢泼大雨，砸得演员们话都说不成。

音乐老师一掌推我上台，去说晚会不开了，都回教室。我趔趄两步，连忙站定："各位同学，非常抱歉和遗憾，由于大雨突如其来，周末晚会无法继续，请各班班长带领同学速回教室！"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

大雨倾盆，避雨的人四处奔跑，意犹未尽地高声嘘我，来不及思考如何应对，音乐老师已经一跃上台抢走话筒，对准聚集在舞台侧面的主持人、演员、看热闹的、路过的同学一阵连珠炮："你们全都留下来把所有设备搬到器材室，要尽最大努力不让它们沾水！"

手忙脚乱将塑料布盖在音箱上，男生们不约而同把稀缺的伞塞给我们女生，扯着变声期末尾特有的沙哑嗓子，在一句"女的闪开，男的搬东西，搞起"的倡议中，一边叫好一边七手八脚地抬起笨重的大音响系列，歪歪斜斜但很是迅速地前进起来。

举着伞，我站在原地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正在踌躇的时候，忽见音箱上的塑料不知何时缺了一角，大雨恶狠狠地砸上温热的箱顶，我高声提

醒了两下，又想起他们似乎没有余力顾及此处，便急忙冲上去，把伞举到塑料纸缺损的音箱上方。

杜净一，你听说过破光而来吗？

你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周末晚会以年级为单位，因此高二的你并不是参与者，你或许刚巧路过或许不是，无论如何，你都不幸地被爱音箱如命的音乐老师揪住了。

“杜净一，你也过去帮忙！”声音在雨里会异常模糊我却隐约听到了。

我还听到，听到你匆忙“哦”了一声，两步追上我们后，你很快发现似乎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个子很高，作为行军群众中唯一一个打伞的，你很不好意思，于是你想了想，然后微微横挪手臂，把伞举上了刚巧走在你身边的我的头顶。

我们已经渐渐走出被舞台灯光照成白昼的区域，夜很黑，踏着雨迈着大步子，我条件反射侧过脸仰起头看你，对上你目光的时候，你冲我局促地笑了一下，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心跳就忽然比伞外的雨更响起来。

你几乎是在到达器材室的瞬间转身离去的，你步履匆忙得像在赶命，我只好把酝酿了一路的“谢谢”吞回肚里。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陌生人，连校园里偶然碰见时的点头示意都不曾有过。

所以，所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九个月之后的高二的春天，你竟然会出现在晚自习课间时的我们班教室门口，在我出去上厕所的空档，点名托

我同学把零食送给我。

这一切真是太诡异太惊悚太难以置信了。

我踢开被子翻了个身，凌晨三点了，我还是很清醒，不激动不兴奋不想入非非，就是清醒，脑海里并不熟稔的你的身影格外清晰。

——如果我们之间有100步的距离，只要你向我迈出1步，我便会朝你走完那剩下的99步。

许久以前被广大网民QQ签名栏放烂了的句子，变作了一条漫长柔软的丝带，在我清醒异常的脑海里华丽地转着圈，无休无止。

02

杜净一，我从小脑细胞就不好使，刻苦努力却从来没有出类拔萃过，我披着所谓艺术特长生的外衣，怀抱着谁也不懂的自卑挣扎在这所重点高中里。可是，在我17岁的春天里发生了一个瞬间，这个瞬间让我当即相信我就是传说中上天的宠儿。

11:55放学铃声的余韵里，我顺着庞大的人流前行，男生女生三三两两边笑边闹，阳光很好，我忽然看到了正蹲在我面前，低头专注系鞋带的你的背影。

心跳顿时漏了一拍。

书包里我舍不得启封的零食是你已然跨出的第一步，我捏了捏握在手中的书包带，心跳在骤停之后迅速变快。

如果能知道你的QQ号我就圆满了。想到这儿，我深吸一口气，伸出手，重重拍了你一下。

你回头，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我仿佛看到全世界都在你认出是我之后迅速绽出的笑容里沦陷。

可是杜净一，一切美好竟然只持续了一秒。

下一秒，你的笑容忽而夸张放大，你激动地大跳一步，飞速转过身，怪腔怪调的，大声叫起一个类似“林胥”的陌生名字。

一个男生从一群人中间被推了过来，站定，他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声音有点干涩有点突兀：“另维，呃，我叫林胥，QQ糖好吃吗？”

“……”

耳膜里轰隆作响，思绪仿佛突然生了锈，我又一次紧了紧握着书包带的手，杜净一，原来你不过是个送递员。

“另维？”

“嗯？”我终于回过神。

林胥很是僵硬地笑了一下，拿出放在牛仔裤兜里的手摸摸鼻翼又放回去，“呃，周六放假去吃烧烤吧？”

“让我想想。”我说。

真的，此时，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该想什么。

03

我想要你的QQ号。

不一定非要加上好友，把你单独放进一个组然后取个类似“嶊(1).︿”的

酸涩名字，日夜企盼头像亮起来，佯装偶遇大肆聊天增进友谊。

我想看看你的空间，哪怕是从别处转来日志，装满你四处留下的印记和许多朋友的脸的相册，标明了什么人离你最近的留言板，再关注一下你的签名以及个人资料，以此参观参观你的心情变化，就会觉得自己离你很近很近了。

我停下把玩手机的手，翻出上次放学路上林胥留下的号码，飞速发出短信："林胥，周六放假我们去吃烧烤吧。"

杜净一，这是我第一次，连最爱的脆骨串都食不知味。

离开烧烤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林胥在我旁边欲言又止，一副想说"我送你回家吧"却不敢说的样子。

可我一点也不想回家，杜净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尚未开口。

所以我转过脸，朝着林胥"喂"地打破了沉寂。

"我突然想去上网，你去不去？"

林胥愣了一下，然后一连点了很多头。

网吧的双人包很暗很暧昧，加长沙发上，我和林胥把各自的键盘敲得啪啪直响，我专注地一一打开QQ、MSN以及邮箱，心里则不断演练着"林胥，把你Q号说一下"这句话，力争达到偶然想起随口一问的效果。

"对了另维，说下你的QQ号。"

我转头，林胥的目光还在屏幕上，看起来并不在意自己刚刚讲出的话。

我转回脑袋，报出一串数字。

"咦？你空间我进不去呀。"

原本是打定了主意回去之后再慢慢研究的，却在不小心点开之后，发现林胥的空间只对指定的人开放，功亏一篑的恐惧让我顾不上辛苦塑造的“不在意”脱口便问。

“哦，你等一下，我来调。”

命中注定也莫过于此了吧。看着林胥空间里数额庞大的访问与留言，我知道一切都手到擒来了。

04

康奈尔学者的六度分隔论声称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透过彼此的六个朋友相互牵连而产生相关性。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最多最多只隔了六个人的距离。

杜净一，康奈尔学者当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玩过QQ。

从QQ群到QQ空间，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从初四暑假，我无意间点开我的访客的空间，点开我访客的访客的空间，串几个空间便进到我失散了十几年的幼儿园玩伴的空间时起，我已经深悉网络的查找能力。

所以杜净一，就算你没给林胥留过言，甚至不在他的“来访记录”“我关注的人”“你可能认识的人”里，我也能通过一层层点开与你相关的人的相关的人的空间，最终进入你的QQ空间，获悉你的QQ号码。

我忙碌得很是开心和紧张。
月假，清早起床我便伏在电脑前，QQ空间的网页开了一张又一张，我还在不断研究这些从相册，留言板和日志回复中透出的关于该空间主人及其生活圈的信息，线索越来越明确而密集，我的心跳急速加快又忽而无限下坠，伴随着“杜净一”三个字被人以任何形式写在空间的任何地方。
却原来是一场空欢喜。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QQ空间成了一块半私人领地，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像是你的人，好不容易等到这些网页数据下载完成了，转眼，所有的企盼和窃喜便尽数湮没在了“对不起，该空间只对好友开放”“对不起，该空间只对指定的人开放”“请输入密码”“请回答问题”这些不可躲避的门神里。
杜净一，我披荆斩棘，精心策划了这么多天，终于还是功亏一篑了。

05

故事跌宕到这里，似乎该是高潮了，我们的交集会因为林宵而开始迅速频繁，一切会因为我喜欢你而错综复杂。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假期里我因为倾尽全部精力翻找你的QQ空间，忽略了林宵的诸多问好与留言，再回学校时，他便不再来找我了。
其实全世界每一所高中都存在着这样的人，坚信有特长为出路护航便可以不学习，于是集结同类整日无所事事，无聊了就追追女生解闷，在校

园里格外显眼地活。

杜净一你却不一样。

你看起来沉稳而内敛，在那一群个子很高，声音洪亮，造型夸张，日日招摇而过的人中间，我从没见过你大声说话，你连眉目间的笑容都永远淡淡的，虽然也时常和一些女生站在一起说说笑笑，但看起来终归是一个宁静得不容靠近的人。

你还温柔和善讲礼貌。

我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黄豆面的时候遇见你，你站在队伍顶前，食堂里嘈杂一片，你一边排队一边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目光掠过我的时候，你顿了一下，随后友好地轻笑开来。

我大着胆子上前把手里的饭卡递给你，仰起面："同学，队还好长，你行行好帮我打一两黄豆面吧。"

你听后轻轻退了一步，在身前让出一个小空间，答："你直接站我前面吧。"

原本移动缓慢的队伍忽然就变得很快。

我站在离你很近的前面，同你一起细细碎碎地挪步，喧哗刺激着耳膜，小窗口里老大娘叫喊"要啥子"的声音越来越近，我想了好多种无关痛痒有点无聊的开场白，准备深呼吸然后开口说话，可直到我的面被甩上窗台，我不得不端起它对你说再见的时候，也没敢张嘴。

杜净一，我后来常常想，如果我再大胆一点，当场就与你相聊甚欢然后结识你，或者如果我直接张口问你的QQ号，我们的故事，会不会就会

变得比现在长。

在我心里，你是一个圆心，吸附了我听来的看来的想来的与你有关的一切然后迅速膨胀，胀满了我的思想、我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满到我只要一想起你，就有一种痉挛般的酸甜的疼。

杜净一啊，我的日子就这样仓促的，在指间里淌泻而过了。

你们高三下学期，体育生的最后一轮考试——体院单招姗姗迟来，据说这种考试包含了文化课专业课甚至体检，因而持续的时间很长。学校对体育生硬性要求的缘故，你们倾巢而出，我们整座校园都好像因此少了许多生气。

我开始不那么喜欢待在学校了，每天都绞尽脑汁向我的播音老师申请添加我从前逃都来不及的专业课，从最初两星期一节到一星期三节，我频繁外出得连课桌都开始落灰了。

杜净一，再过些时日我便要彻底离开学校，去念将来监考老师办的考前冲刺班，过了艺考再奔波近两个月，高考的倒计时牌就俨然只剩下两位数。

而那个时候，你早就不知道在哪里，遇见哪些新的女孩，过着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了。

没有别的结局。

06

2008的高考如期而至。

杜净一，你敢相信吗，就在我们最后一天的交集里，上天赐来了结局。

6月6日中午，我们提前放学大动桌椅布置高考教室，三十张桌子选定后，老师发下印有考生信息的白纸条，从前传后，由桌子的主人将它贴在桌角。

没错，杜净一，我直到松开捏着你的名字和照片的手，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呼吸。

放学了，我趴在我的你即将到来的课桌上不起身，我想留给你什么，可我如果有能力在高考考场留下什么，我就用不着费力地学艺术了。

杜净一，恭喜你坐上我的桌子，我祝你高考顺利！

小学妹一枚～

我思索再三，最终捏着钢笔在桌面中心写这行字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力，木屑都堆了一小撮。有一粒飞到眼睛里，不适、恐慌什么都没能浇灭我的紧张和窃喜。

我放假两天回来，你们整个高三已经人去楼空。

事实也真如我一直祈祷的，你没有撕走你的白纸条，我连忙取下它，那沾了灰的照得有点憨的你的脸，又赶紧偷偷塞进笔袋。

杜净一，数学课我发现桌上多了一行字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上，我辨清内容后，更加不敢相信眼睛。

谢谢你哈，是美女吧？是美女的话加我哈～

我杜净一，QQ61957386

07

QQ号。

是我在许久以前处心积虑使尽小心思也没能拿到的你的QQ号，长久以来我认定了它太过神圣而不可得，现在却这样被你随随意意写在我桌上，我真的不知道该欢呼还是难过。

就像你这个人。

因为年级不同，我完全没有机会接触与了解你，又因为同校，我总是能隔着刚刚好的距离看到你。因此，你在我眼里，就是食堂里讲礼貌的谦和少年，就是平均身高不低于188的一群人里表情最淡最安静笑容最好看的少年，就是篮球场上飞扬着刘海与衣摆的少年，就是安静、淡然、沉稳但极能勾人心魂的少年。你由无数幅勾画精细的平面图组成，每一幅都是我极近完美的想象。

不是真实。

▷▶ 秘密信物

01

春分前夕的清晨7：35，阳光还包裹在细密而无垠的浅蓝里，透明白在头顶蹑手蹑脚，我站在教室正对篮球场的后窗前，瞭望以你为圆心的广阔风景。

每每有人一边问着“在看什么呀”，一边好奇地扑上来，我便皱起眉头，摆出一副沉思到忘我的表情，念念有词：

当k大于零时，y随x增大而减小；当k小于零时，y随x增大而增大……

02

我并不认识你，除知道你在高中部教学楼里上课，喜欢拖着鞋走路，爱穿草绿色的T-shirt爱打球，每天悠悠闲闲似乎有些不太用功外，我对你的了解也所剩无几。

连交集都只有一次。

是一个数百人一齐照常拥挤在狭小小卖部的第二节课间，我呈汉堡状高举两块钱呐喊着“一个番茄面包”，正郁闷于无人回应的时候，站在柜台后我前边的你突然回头，眼花缭乱和人头攒动里，你那张灿烂的大脸笑靥如花，你看也不看便一把塞给我我要的，一句别扭的普通话版“先拿我的走”之后，又转回去重新呐喊起“番茄面包”。

就在那唯一一次的交集里，我握着两块钱的手孤零零地伸在半空，周围的嘈杂和拥挤一下子不存在了，全世界只剩下你的“番茄面包，诶，再拿一个番茄面包”，你被挤得歪七扭八的细瘦的背影，以及我重金属节奏般的心跳。

土里吧唧的方言被你讲得很MAN很玩味，就连出店后那些又囧又懊恼的“靠不会吧我没看清给错了”和“不可能要回来太丢人了”也是一样。

03

嗯，似乎就是从那天起，有什么开始不一样了。

我在每个课前张望着你的必经之路盼望你出现，课间总要在操场里转上两圈试着遇见你，早晚饭点远远俯视你的时候，心底那份坚韧的、把全部生活图上色彩的小期待与小紧张，莫名其妙地清晰明确。

我看见你走来心会跳得近乎麻痹，会佯装镇静缓缓竖起书本然后收回视线朗读课文，抑或拍拍同桌廖青说两句“你看树又绿了”“今天天好蓝”的囧话；好容易遇见你了又生怕被看出什么，连忙挺胸抬头瞄也不瞄你便大步走过。这些被你完全操纵的哀愁与欢喜，清晰明确得莫名其妙。

可是你知道吗，虽然越来越爱幻想如果那天你冲上来要我还你面包顺便要个QQ号会怎样，我却并不急于认识你，我喜欢我日记本里关于爱而不得的煽情忧伤的句子，我的青春简直像小说一样牛叉闪闪，我享受着你带来的酸涩苦痛与欢喜，活像一个纯情的小变态。

即使是这样，相遇依旧快到让人措手不及。

下课不久，你和你的小团体竟停在了我教室门口，我顿时如坐针毡了，耳郭嗡嗡作响，大脑运转停滞，我拍拍同廖青熙示意她让我出去，再恢复意识时人已然出了教室门。我连忙尴尬地扎下头，正在决定是否径直上厕所晃一圈的时候，你忽然上前两步，“喂、喂喂那个白衣服的”叫住了我。

你在我惊诧的目光中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帮忙叫一下你同桌廖青好么？”

“……哦。”

走廊里，廖青和我，你和你的小团体各站一边，神情严肃的你言我语了好一会儿，我才了解到不久前，你们中有人情陷廖青并献上求爱信一封，无奈情书迟迟不见回复，此人便在狐朋狗友的怂恿下，组好小队壮够胆，浩浩荡荡前来问其到底什么想法。

这世间总有这样傻不啦叽的小少年，明知道写信不回便全等于没戏，非要不顾一切地刨根究底，不给对方和自己纯真的心一丝回转余地。

廖青也像每个尚未遇到心上人的小少女一样，挥舞着老得掉渣的挡箭牌，义正辞严阐释着当前学习的重要性、时间的紧迫性，以及考虑谈恋爱的零可能性。

“谈恋爱是否妨碍学习”“青春无爱不完整”之流的辩论主题在一帮男生与廖青间激烈展开，你打了一个哈欠，自始至终不说话，看起来有一点点百无聊赖。

我也学着佯装百无聊赖，却一不小心撞上你正飘来飘去的目光，连忙急转开。

又觉得着实不自然不优雅，赶紧盘算起至少应该笑一下露个酒窝什么的，我努力回想着电影和海报里的倾城笑容，还把头扭到你看不到的角度练习了几次。

可是直到上课铃响，你都极不配合的，再没看过来。

04

日子越过越快，中考越来越近，铺天盖地的试卷和题集飞速淹没了廖青的小插曲，她不再记得，对方也极力撇清掩盖着这段有失颜面的过往，倒是你，在那一次照面之后，开始认得出我来。

路上遇见了目光撞上了你会冲我微微一笑一点头，小卖部拥挤的时候见到会说“我帮你带”然后兀自挤到前面去，食堂排队刚巧站在一起了，还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

微笑后便继续各走各的路，店门外递来零钱和食物后也没有出现过多于“谢谢”“不用”的对白，食堂的聊天也总是刚买到饭就以“那我先走了哦”“好的”收场。

这些恰到好处的交集让心脏像一个注满了水的气球，荡漾膨胀，酸酸甜甜又轻轻痒痒。

05

呐，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在16岁这样大脑缺氧的状态下，我做了一件事。

一件我之后的人生再也不可能做出的，大胆到雷人的事。

高中部篮球联赛的小组赛，关注的人很多，男男女女里三层外三层，我

终于可以大着胆子混迹其中，站在距你最近的边线上看你打球。

“孙泽易！防住张君逸！”“张哥突破啊！突破！”之类的呐喊此起彼伏，战况亦随之愈演愈烈，我仔细辨别着你对各种名字的反应，希望趁机得知你叫什么。你来来回回跑得周身透湿并且通红，你看起来有些累了，弯下腰把手撑在膝上久久不起来，只用一双乌黑的眼睛警惕地盯着暗红色跃动的篮球。隔着五步不到的距离，我能清晰地看到淌泄在你脸上的汗滴，它们在你趁着空当儿抽出一瓶矿泉水的时候，你推我搡地排成一条细长晶莹的线，追着赶着滑过你的轮廓，吧嗒吧嗒打在地上。

突兀的喉结节奏分明的上上下下，你仰头一口气喝去小半瓶，匆匆拧盖想把它扔到球架边，却在看到上面横七竖八一模一样的塑料瓶后犹豫了，于是你抬头四下望了望，把目光停在了不远处的我身上。

心脏上像生了一株藤蔓，吸附在所有腔室中央蔓延疯长，栓梱住神经末梢，遮蔽掉所有与你无关的光线与声音。你上前来，全世界都是一片铺天盖地的绿。

我忽然想起曾嘲笑了很久的非主流签名：你看我一眼，我就死了；你再看我一眼，我又活了。我觉得真不可思议。

“呃，”你顿了一下，伸出拿着矿泉水瓶的右手，“帮我拿下好不？谢了。”

我手忙脚乱地接过，还来不及“哦”一声，你已如离弦箭一般飞去了对面半场。

瓶壁上，未干的水和着你的余温自肌肤传递过来，嘣哒嘣哒，一下一下融进我的心跳。

我竟然，我竟然正握着属于你的东西。

心咚咚直响，我定了定神，在一个大胆的决定之后，转过身若无其事地挤出人群。

我越走越快，终于控制不住奔跑起来，跑到小卖部迅速买下一瓶同等模样的矿泉水拧盖就喝，一连呛了好几次，才把水平线喝到与你的水位分毫不差的位置。

现在，躲在隐蔽的小角落，我手上有两瓶矿泉水，它们看起来像极了，我把你的那份小心翼翼藏在角落里最安全隐蔽的地方，又巡视两遍之后，才拿着新买的若无其事地回到有你的篮球场。

你一被换下场便小步朝我跑来了，虽然四肢僵硬，我仍旧很配合地举手递上矿泉水，你接过时哑着嗓子说了声谢谢，然后仰头迫不及待地大喝起来。

水声咕咚咕咚的，我通红着脸，忍不住羞涩紧张又欢喜地，很想很想哭。

06

那个矿泉水瓶成了我的宝物。

把它藏在抽屉里，无论拿什么书本试卷笔记都能在开盖的一瞬看上几眼，进入中考火线一百天，压力大到无可比拟，只要摸一摸我的矿泉水瓶，想一想这些都是你曾经历过的，胸口生了一块沉积岩的感觉便如被水兵火星贴了符的恶灵般，哗啦啦一下子退散殆尽。

你高二，虽然连上放学时间都不一样，我们还是会在食堂或者小卖部的路上偶尔遇到，你朝我微笑，我却因为生怕会泄露什么天大的秘密，每

一次都早早把目光扭开，自顾自抬头挺胸踢正步，碰巧和朋友边走边聊的时候，就故意把声音放很大，嚣张欢快地与你擦肩而过，无论如何都绝不看你一眼。

只在教室里握着个空矿泉水瓶傻笑，谁都不能像我一样，透过透明瓶壁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对着我笑的你。

卷子越积越多，矿泉水瓶好几次都被挤出了抽屉，我花了整节自习小心翼翼把它粘在屉壁上，然后没多久你的“圣战”就来临了。

我放假两天，再回来，你连同整栋高三楼已经空空如也。

我在考试折草稿纸的罅隙想起也许再也不会看见你，心忽然空得像对面你待过一整年的楼。

07

体育课。

自由活动永远全等于漫无目的的闲逛，晃过高三楼的时候，我发现大门竟然是虚掩的。

一时间，我连耳膜都被心跳震得生疼，再三确定了四下无人后，我眼一闭腿一蹬，佯装闲逛直奔高三（4）班教室。

我还是在去年篮球赛时，从围着你的女生们震耳欲聋的“三（4）班，加油”里知道你在四班和名叫孙泽易的，我仿佛还扒在课桌上为刚刚得知了这个满心窃喜地写日记，晃神间人已站在你日日看，看了整整一年的空讲台上，反复核对姓名表确定你的座位。

教室里乱糟糟的，揉成一团或者缺掉一半的试卷，吃剩的零食袋饮料罐

四处散落，桌椅摆放得歪七八扭，浓郁的狂欢过后的痕迹上，铺了一层细小单薄的茸，下午两点来不及散尽的阳光斜洒在上面，恍惚中让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纪败落废弃的辉煌古堡。

轻轻地迈一步，陡然起飞的微尘全都清晰可见。

酸奶味的馨香在掀开你屉子的刹那间扑鼻而来，我把额抵在撑着屉盖的手上，细致而贪婪地凝视你摆放整齐的课本试卷，以及几支还没用完的笔。

我拿开覆盖住只露出轮廓的物体的卷子，震惊得忘尽了呼吸的方法。

你的抽屉里，竟然也有一个矿泉水瓶。

和我曾帮你拿过，现在安然躺在我抽屉里的，以及我那时调包还给你的，一模一样的矿泉水瓶。

仅仅是一模一样吗？

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呢。

漫天思绪蜂拥进脑海，争先恐后的疯狂叫嚣，全世界都在轰隆作响。

如果，如果你像我珍藏你的矿泉水瓶一样，保留着我为你拿过矿泉水瓶，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话，我为什么不能抓住这最后的时光，用我们之间的秘密信物让你懂我呢？

……为什么不呢？

跑回教室小心又急切地撕开把矿泉水瓶黏在屉壁上的透明胶，再回来认真研究你的抽屉后，我选好最美最显眼的角度，将它同你的矿泉水瓶一起在里面摆好。

现在是2008年6月17日，我知道毕业生会在6月28日返校照相拿证，你会最后一次坐回这个座位，在打开桌盖之后收到一份隐匿许久的惊天秘密。
像现在的我一样。
再看一眼你抽屉里并肩齐躺的一对矿泉水瓶，我怦怦直跳的心顿时浸满了蜜。

08

6月28。
校园里吵闹的大批人群能将树间的鸣禽驱赶殆尽，却丝毫推迟不了我们一轮接一轮的中考适应性考试，我交卷下楼的时候，返校生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剩下几个忙着拆横幅的大学招生人员，和一些快活的拾垃圾者。
趁着稀稀疏疏还有人出入，我顺利混入高三楼，带着澎湃有如飞速旋转的拨浪鼓的小心脏和快要受不了的耳鸣，重新坐回你的桌前。
教室干净整洁多了，空气里弥散着灰尘和清水混合的味道，地上还残留了一点点湿拖把粗鲁的痕迹。你的抽屉里应该有一张写满你疑惑的，关于另一个矿泉水瓶来历的纸条；或者梦幻一点，你心有灵犀的一看就知道是我然后留下了QQ号码；再或者，你忙于写同学录不曾打开过桌盖……总之，我不是特别敢看。

我是被隔壁教室平均半分钟一“咚”的巨响吓回神的，带着“大白天闹鬼”的恐惧寻声出门，看清了不过是拖着大麻袋的拾垃圾人，挨屉翻找

最后财富的关桌盖声后，我前脚吁口气，后脚便猛然意识到什么，迅速奔回四班扯开你的桌盖。
果然，你的抽屉已经空空如也。

窗外走廊，拾垃圾人正拖着半满的大麻袋，快活地向楼梯间前行。此刻，在她布满了沧桑苦难的面庞上，所有的纹路一定都正争先恐后地欢快歌唱。
因为，在她正前往的十步之外的楼梯间里，有她从校园各个角落和脏乱教室里淘出的，足以堆成小山的许许多多矿泉水瓶。
它们和十一天前我带着所有紧张、甜蜜、酸涩、窃喜、期待以及一切难以描述的小心情，摆进你抽屉的一双矿泉水瓶一样，卖掉的话一个六分钱。

而这一双装载了多么沉重感情的、被我叫作“秘密信物”的透明瓶子，也许就在那里面，也许已经被你带回家永久珍藏。
我不知道。
只知道你曾在我心里至高至纯至美的位置轻轻浅浅地踱步，只知道你牵动过我所有甜蜜的酸涩的触感，只知道这一季之后，我将带着又长大一岁的自己，继续走我该走的路。
我喜欢你，就像得了一场流感一样，遏止不住身体里病毒的蔓延，可最终一定会痊愈健康，从而更加坚强。

▷► 青木桌上的青春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我想，无论过去多久我都会一直一直记得，记的清晰得任何时候都能像这样脱口而出。

我要讲的，是我的一个小同桌。

初二那年，物理化学横空降临，每日一节地位直逼主三科。我对理科一向没有过多的爱，两次大考下来，我已然拖着两条后腿落到了班上二十名开外。

妈妈心急如焚，左拜托右央求班主任千万要为我想想办法，之后，班主任把我的同桌换成了严嘉帅。

严嘉帅不帅，小眼睛小嘴，个子又高又单薄，皮肤苍白得活像作业本里的纸。他以空气的身份生活在我们班里，不哭不闹不说话不运动不交朋友不组小团体，下课了也坐在那里，除了理科奇好总成绩一般之外，他简直没有任何为外人道的特点。

而我则相反，我是一只爱说话的小喜鹊，常常在人堆里眉飞色舞叽叽喳喳，所以，即使是面对内向到极点的严嘉帅，我也会在搬完桌子的第一时间对他笑出一朵花："你数理化都好厉害，老师把我们调成同桌，一

定是想让你影响影响我的物理化学，你以后要多多教我哦！”

坐在我旁边，严嘉帅把头从习题册里抬起来，表情木讷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动动嘴唇，说了句话的样子。

“你说什么呀？”下课教室里那么吵，我自然没听清。

他竟迅速摇摇手以示作罢，经过我几番追问，他干脆连头也一并摇起来，不说一句话。

我有点扫兴，“哼”了一声，心想着“怪不得你没有好朋友”，不再理他。

上课的时候，严嘉帅持续不断地发出“呃”“诶”“唉”之类奇怪又不知所云的声音，我不堪其扰，扭过头正要说一句“你烦不烦呀”，却看到严嘉帅竟正看着我，手里捏着一张折叠整齐的小纸条。

我指住他的手，说：“这是给我的吗？”

严嘉帅点点头。

我拿过纸条，狐疑摊开：

对不起，我刚刚想说的是：你的语文英语都很好，老师把我们调成同桌，应该是想让你影响我的双语和史政才对，所以也请你以后多多教我吧！

那还是在说好了事情要“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年纪，勾着我的小拇指，严嘉帅从脸到脖子根都红如番茄，我终于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起来。

我和严嘉帅成了好朋友。

上课一齐听讲，下课交互补笔记，他给我讲我怎么也配不平的化学方程式，我跟他说他一直摸不着头脑的英语语法，每一天都其乐融融。

最有默契莫过于写作业对答案，我们做题速度惊人一致，常常我完成一道完形填空，换上红笔小声预备念“ACBBC”、“BCABD”的时候，都能听到他手中四色圆珠笔换芯的声音；我刚做完一道大题的同时，耳边也一定会响起他类似于“二分之二减根号七”、“△小于零所以该方程无实数根”轻微却自信的声音。每天，我们把不一样的答案圈起来讨论思考，一段时间下来，彼此的分数都大有提高。

而我也渐渐发现，虽然严嘉帅死不承认，但他真的有一副好嗓子，他会在算题算兴奋的时候忍不住哼歌，从《黑色毛衣》到《夜曲》，声音柔软婉转且模糊，俨然一个小周杰伦。

我让严嘉帅唱歌给我听，他立刻把手和头摆得像我们刚成同桌时一样，可是我早已谙熟了治理他的办法，在他问我题给我讲完题的时候利用他急切的求知之心和善良，得瑟的说上一句“你给我唱歌就跟你说”或者“我做对了你就奖我一次点歌的权力怎么样”，他通常都会表情木讷地叹一口气，然后点头。

当我挂着笑闭着眼，陶醉在严嘉帅悠扬动听的“流泪也只想刚好合意，我早已经待在谷底”的时候，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被恶魔悄然张开的巨大爪牙的阴影笼罩，而我即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节我和严嘉帅凑在一起照常讨论数学题的课间，我们的头突然被人从身后制住然后狠狠按在了一起，奋力挣脱之后，我蓦然发现全班都正看

着我们，按过我们的少年秦斯怿最兴奋，手舞足蹈把自己当成指挥家，高声叫起来：“哦唔——严嘉帅另维天生一对！”

顿时，整个教室沸腾了，每个人带着嘲笑的戏谑的夸张笑容，跟着“指挥家”的挥舞异口同声地呐喊：“严嘉帅！另维！”

“严嘉帅！另维！严嘉帅！另维！另维！——”

我再也忍不住，推开严嘉帅跑向教室门，向来安静内敛的严嘉帅也冲上去，像一头发怒的豹子和秦斯怿扭打起来。

跑到隔壁班的走廊上，我还能听见教室里男生们兴奋的叫好声。

我去向班主任告状，说秦斯怿骂我，可没等我说完诉状，班主任便接到有人打架的消息，是严嘉帅和秦斯怿。

三个人站在办公室里，我是唯一的女孩子，好事的同学们扒在门口看热闹，边笑边推边窃窃私语，连班主任也赶不走，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只盼2012立刻来到，让我跳进地缝，一了百了。

幸好，班主任刚刚问起最尴尬的打架缘由，上课铃就响了，他只得拿起教案，留下一句“另维和严嘉帅下课再来找我，秦斯怿放学留下来”便让我们离开。

那是我整个初中年代心情最复杂的一课，害怕下课又盼望下课，就像希望老师赶紧把我和严嘉帅调开又想想就害怕他这么做一样。正在愁眉苦脸纠结的时候，严嘉帅扔来了纸条，我又急又慢地打开：

你别怕！

真是奇怪了，全班齐力笑话我坚强，向老师告状我不哭，在办公室里丢

人现眼我都忍得住，可现在对着仅有三个字的纸条，我所有的委屈竟顿时决了堤，趴在桌上嘤嘤哭起来。

严嘉帅在一边叹了好半天气，才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背，我扭头看他，他却已然沉浸在了化学式配平中，面无表情，一点也没感觉到。

再去办公室，班主任显然已有了决定，他指指桌上我们本学期以来的考试卷，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鉴于我们同桌以来的成绩状况，他并不打算把我们调开，但是希望严嘉帅能学会控制情绪，发生什么事要像另维一样，及时向老师反映而不是私了。他表扬严嘉帅是他最听话的学生让他先走，又单独安慰了眼眶红红的我几句。

我终于松下一口气，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回到座位，严嘉帅从题堆里抬起头，破天荒的先对我笑了，但我依旧不高兴，我想起全班高喊“严嘉帅另维”时脸上一模一样的幸灾乐祸和戏谑，觉得丢脸透了。

班里很快又出了新对子，我和严嘉帅在经受了“哇！连老师都成全你们诶！”的嘲笑之后，终于渐渐平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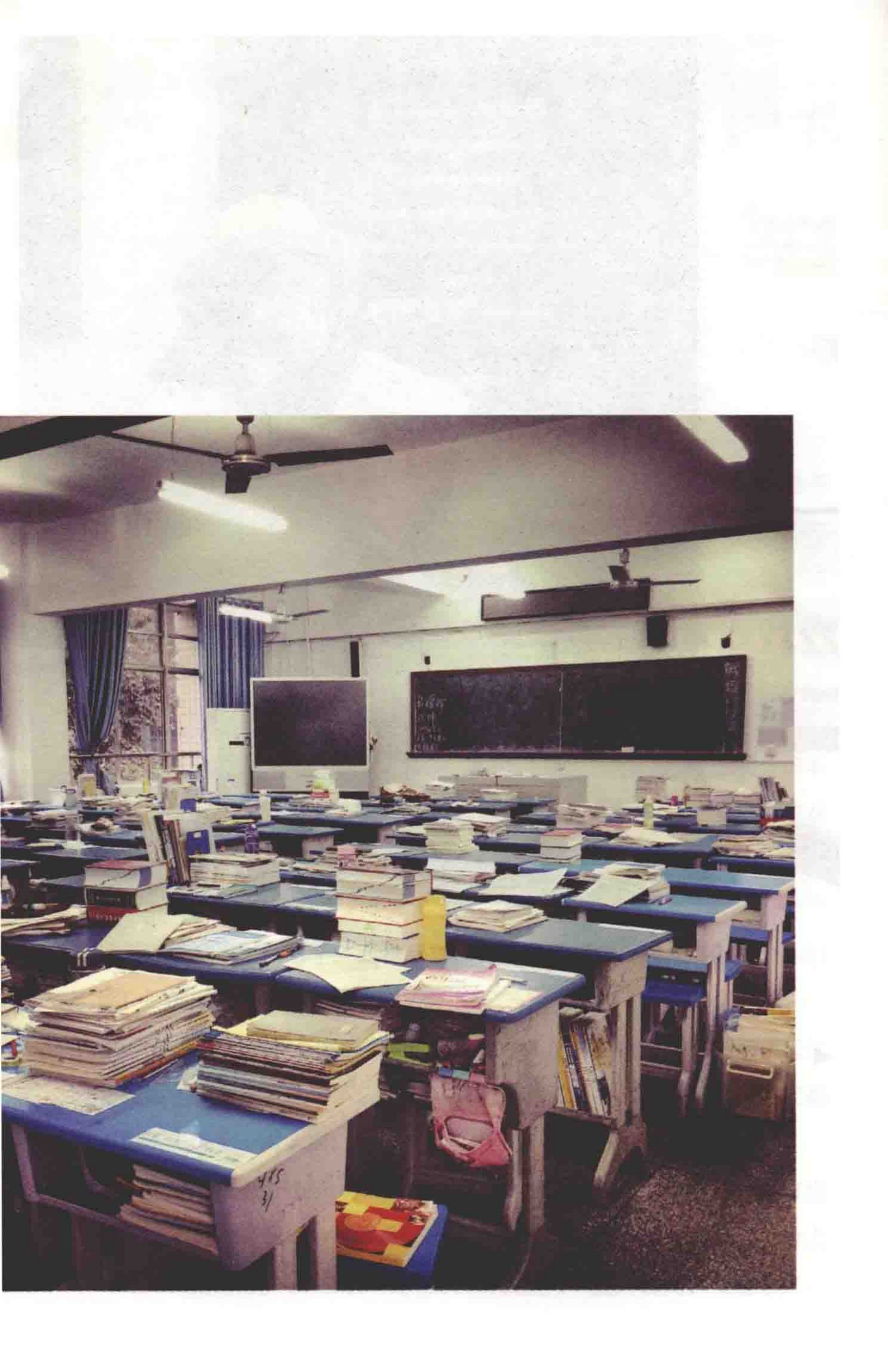
进入初三，时间和空间都空前紧致，每个人的桌面上桌脚下都堆满了试卷题集和三年所有的课本；早自习提前，我不再有时间吃早饭，每天都不得不先饿上一两节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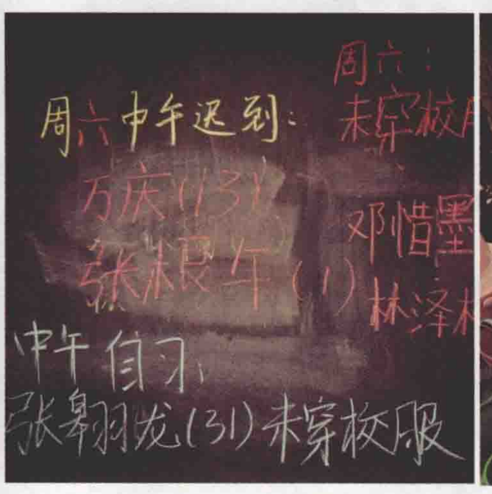
位置轮到靠走廊的窗边时的一天，我正饥饿难耐，忽然想起昨晚还有袋锅巴没吃完，便赶紧翻找出来，一手拿着它藏在桌下，眼睛紧盯讲台上挥汗如雨的老师，在他的目光完全转到教室另一边的瞬间，飞速拿出一



◀◁

我的年少时光，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存在，所有的记忆都能用温暖和美好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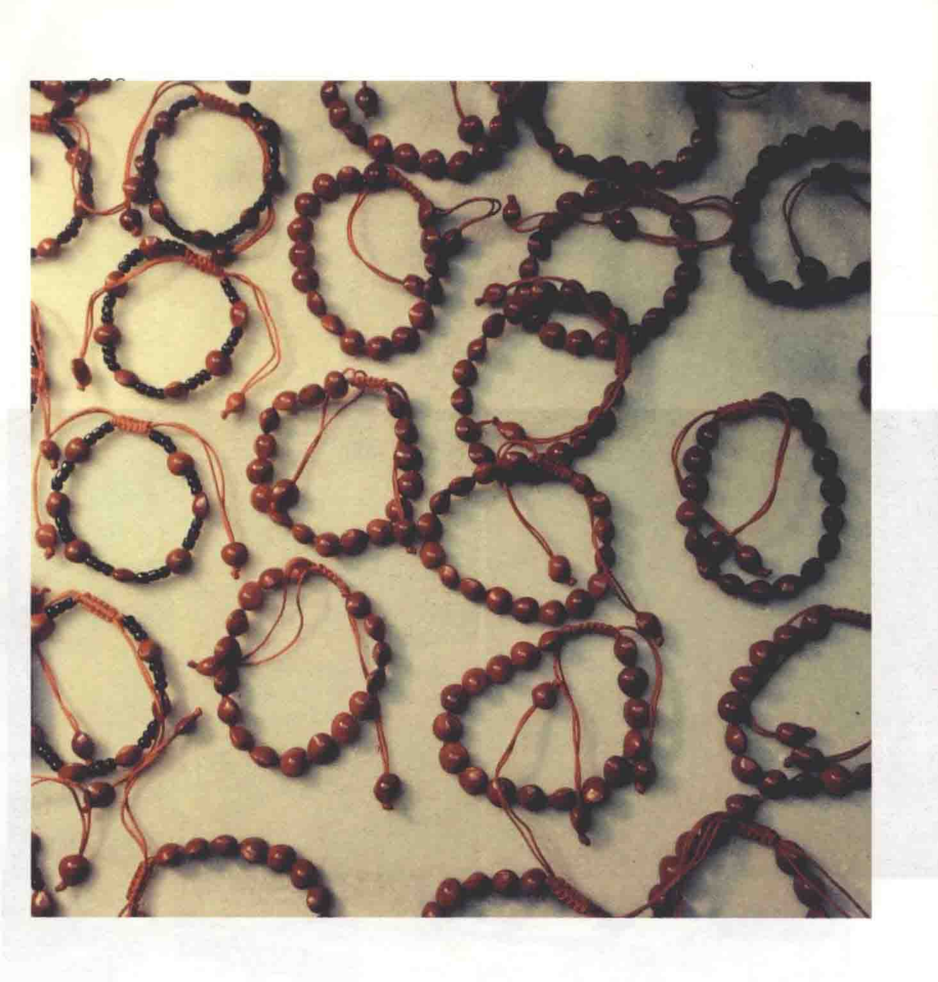






▷▶

课间的教室很吵，
我手心里的牛奶糖上，
你的温度经久不散。



▷ 我们已经分手七十八天了，你还是这么令人讨厌。



▶





初夏，襄樊四中的球场骄阳似火，

地面很烫，你站在那块最明亮的光斑里，

停下脚步看着我，面色凝重。



▶

片放进嘴里，闭着双唇小心翼翼地咀嚼起来。

严嘉帅扭头看我，我友好地把锅巴伸向他，问："你吃不？"他竟只淡淡瞟一眼锅巴，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把目光转回了黑板。

"还学会耍帅了……"我"切"了一声，更加大胆地一次塞起两片来。

我是直到班主任敲窗子了才发现他在看我的。

我当即石化，连自己的心跳都听不见了，手中的锅巴掉下来，洒了一地。

班主任很生气，勾勾手指，正在上课也不管了，直接把我叫出去，劈头就是一阵臭骂。

上课吃东西，我被整得相当惨尤其惨：先是被带到办公室挨第二顿骂，停课留在办公室反思并写1500字检讨，然后请家长，受完二人合骂之后，再由家长带回家，赐双人打。

历经千难万险活着回到教室，我已经想哭都没得泪流了。

看到我，严嘉帅很关心，连忙起身让我进去，一边让路一边问："老师骂你了没？"

"还不都是你害的！"竟然还有脸问老师骂我了没，我顿时火冒三丈，"你早就看到班主任站在外面了，所以我给你吃的时候你才不理我！"

"我……"我的话正中严嘉帅下怀，使他语无伦次，"不、不是的……我……你……你——"

"你个大头鬼！"我捂住耳朵，把头摇成拨浪鼓"——虚伪！恶心！不要跟我说话！"

连临组人“呦，小两口吵架啦”的戏谑我都懒得气了，坐上座位，我一言不发地等起上课来。

课上到一半，有纸团从严嘉帅那边飞落到我的桌上，一定是严嘉帅写的无聊的解释，我当即打开窗子，一把把纸团扔到走廊上，一眼都不看。

我做梦都想不到，严嘉帅那么胆小到连话都不敢说的人，竟敢连放学都跟着我，一边跟还一边叽咕个不停：“另维你别生气，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上课吃东西是不对的，应该受罚……”

我越听越气，加快步伐。

他也快速跟上来，眼睛比皱作一团的眉毛还细了，小嘴巴还不忘继续叽咕：“——我知道你饿，我也饿，可是如果我们连这点小饿都不能忍，都要因此违反纪律，那以后做大事怎么办呢？！我……”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停下脚步狠狠瞪住他：“谁都知道最近股票大熊市，班主任心情不好见谁整谁，你挑在这个时候背叛我，根本就是故意的！”

话音未落，我便拔腿跑过拐角，消失在他追也追不上的地方。

翌日，我一早到学校，便发现我桌面上的卷子堆里，有一包好丽友。

我扭头，看到身边严嘉帅紧盯着英语课本的脸很红很红。

于是，我拿起好丽友，戳戳他问：“你给的？”

停顿了一会儿，严嘉帅点点头。

“你干吗给我这个？”

严嘉帅转面，很认真地看着我：“电视上不是放过吗？好朋友之间吵架

了，只要送一个好丽友，就会重新变成好朋友。”

“你傻呀！”我又生气又好笑，“居然连广告都信？！”

严嘉帅挠挠脑袋，也跟着嘿嘿笑起来。

我不想免费做广告，可是那个好丽友之后，我和严嘉帅真的又成了好朋友。

虽然几次破裂让我们不如最初那么亲密无间，我们依旧一起说笑一起听讲讲题写作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偶尔闲暇了还会聊梦想：

“你想考什么高中？”

“当然是最厉害也最美的襄樊四中了！你呢？”

“不知道，我的户口不在本地，将来不能在湖北高考。”

“那你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先学知识吧，在哪里学的知识都是知识。”

日子越过越快，期末的时候，动画片《游戏王》悄然渗进了每个同学的生活，一时间，校园里人手一叠游戏卡，走到哪里都能听见“决斗吧”“黑魔导”之类高亢的叫喊，卡片风靡许久，但到头来还是被NDS抢去了风头。

便携式电子游戏机NDS，使得“游戏王”会动会说还便于藏匿，上课时候藏在桌上的书堆后面玩得不亦乐乎，老师也成有机会看见。前桌的同学有一个，一举造福三排人，我和严嘉帅都在其中。

就这样，期末考试很快到了。

数学考试，一路顺利的我卡在了最后一题，完全没见过的图形，辅助线

无从下手就算了，我甚至连题都几乎读不懂。

扭头看严嘉帅，理化天才的他已然写满了。

其实，我和严嘉帅之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笔记替写没关系，作业可以对答案，但考试绝不互相抄。不过，这次考试意义非凡，妈妈昨天答应数学上110奖励NDS一个——从来不抄的我肯破例要答案，严嘉帅那么聪明一定猜得到我有多不得已……“咳。”我出声。

一年多同桌果然默契，严嘉帅立刻转头看我。

按捺住激动，我像往常指题让他给我讲一样，指了指我卷上空白的最后一题。

再看向他，他的头已经扭回试卷了。

“严嘉帅！严嘉帅严嘉帅！严——嘉——帅——”我憋着嗓子声嘶竭力叫了好一会儿，严嘉帅竟翻出草稿纸，干脆把卷子盖了个严严实实。

眼看着到手的NDS被他一张纸盖走，我怒火攻心，“噌”的起身，交卷走人。

我已经不想再听严嘉帅讲大道理了，我为了NDS破例一次绝不再犯，又不会死，他给我抄也不会死，还有NDS一起玩。

可身为我的好朋友，他不领情就算了，竟然任我在考场上喊他喊的难看无比，理都不理。所以，我发誓就算他送我一卡车好丽友，我也不会再理他：

“你就是嫉妒我要有NDS了！”我要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

“要不就是怕我超过你！”你开口我就堵。

“小肚鸡肠的自私小人！”比这还坏！

“我再也不想跟你座了！”话毕，我扭头直奔老师办公室。

我关于“再跟严嘉帅座我就学不成了”的哭诉很成功，下学期一来，班主任就调我到一组调他去三组，这样无论日后座位怎么轮，我们都是隔的最远的人。

有题不会问老师，路上碰到要么绕道，要么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发作业发到他的本子也要嫌恶地丢开，就这样过完中考，过完几次返校，直到群居了三年的人们正式各自天涯，我和严嘉帅都没再说过话。

我们也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实，在中考考场上我就后悔了，数学考试，最后一题好死不死就是那道题的换数字版，我因为严嘉帅拒绝给我抄而一分没得，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左讲右讲让我给他讲折腾了十几遍，折腾得我是毕生难忘，折腾得我中考超水平发挥，高过四中分数线20分。

返校时，我想去谢谢严嘉帅，可看到他那副跟我如出一辙的，见我就绕路的样子，又觉得没事干吗去丢那个人拉那个脸。

严嘉帅啊严嘉帅，我哪里想得到，一切都止在了那个该死的拉不下脸。

之前提过因为户口的关系不知要去哪，看来似乎真的不在本市，我后来拐弯抹角向分散在各个高中的同学打听了严嘉帅，没有一个和他同校。

再后来，我飞速地长大，结束高考来到上海上大学，直到2010。

2010年初，校学生会的选举进行到最后一轮。最有可能成为学生会主席的女孩坐在我旁边，掏出一包饼干，一边咀嚼一边递给我，我摆摆手，对于她“你不饿啊”的疑问，我以笑代替了“我有心理阴影”的真实答案。

结果出来，种子选手的她竟被临时取消了选举资格。上面说，在肃穆正装的选举现场吃东西，已经足够证明她没有能力成为将对学生行为起到代表和模范作用的学生会人了。

“噌”的起身，女孩显然不能接受：“开什么玩笑！你们一选四五个小时居然不让吃东西？人都要饿死啦！”

“这正是你被拒绝的原因，一个连一点饥饿的苦都受不了，并会因此违反纪律的人，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正确处理日后遇到的真正风雨。”

“我有什么办法……不管开会还是上课饿了都要吃点东西，这可是我高中时候就有的习惯诶……”坐在女孩旁边，我能清楚地听到她不满的嘀咕。

星移斗转。

严嘉帅，当那个女孩黯然离去，当全场因为赞同响起雷鸣般掌声，当我通过考验成功进入学生会的时候，我多想站在你面前或者打个电话给你，道一声歉，道一声谢。

我能做的却只有回忆你写过的纸条，和纸条上那时候赞叹成熟现在想起来很是童稚的字迹。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们生在QQ号E-mail如此普及的现在，也许一切

都会不一样。

可现在的现实是你早已消失在时光里人潮中，我无论怎样也找不到了。

如果你看到这里，亲爱的朋友，如果看到这里的你正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和同桌、同学闹着矛盾，请你代我，轻轻拍他一下，说一句“诶，对不起，我们和好吧”。

珍惜现在拥有的，千万别像我一样，只能在经年之后的午夜，对着电脑屏幕懊恼地敲下一行字，又一行字。

严嘉帅，对不起。

严嘉帅，谢谢你。

▷▶ 一个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一个不需要特定时间地点环境，偶然看见一张像他的脸或背影，听见一个与他差不多的名字，就会令你的呼吸倏然一滞的人。

周享亦，在你的生命里，会不会也存在着这样的人呢？

01

2005年初春是备战中考的关键阶段，我却因习惯不了新班主任成绩直线下滑。妈妈急白了发鬓，寻签问卦咨询各类专家，最后不惜血本要把我转入以地狱式教学和高分率闻名的三十五中。

闺蜜程点初在给我的送别礼物里藏了一张纸条，收件人不是我。

那么周享亦，我可不可以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为了某一场邂逅，而预先安排好的呢。

即将迟到的清晨，我狂奔到马路中间后才发觉，它竟没有可以用来短暂停步观察路况的粗白分割线。

正在疑惑的时候，汽车呼啸着迎面而来，强大的气流伴随刺耳闸声不可控制的飞速前进，千钧一发之际，我的身体突然被拽出几米远，一个趔趄后站定，发现自己已然身在马路对面的同时，我看到了正忙于甩开我

手腕的你。

高我很多，衣服里长外短，面容清秀却黑黢黢的，鸡冠式发型看起来很喜感。总之，没有一点英雄、骑士王子什么的样子。

一开口就更糟糕了，痞里痞气，浪费了一把好声音：

“小朋友，什么事想不开让你停在路中间寻死的呀？”

我不由皱眉：“我不是小朋友，这里没有更大的学生，我已经三年级了。”

“咦？我也是诶，可怎么好像没见过你……”

“我刚转来，”话毕，我岔开毫无意义的解释，问道：“你知不知道一个也是三年级的，叫周享亦的人？”

你眨眨眼睛，满面莫名其妙：“我就是啊。”

我小郁闷了好一会儿，才掏出日日携带的纸条：“程点初给你的。”

公鸡头周享亦，这个是董岚晓，敢不照顾好她我就拔光你的宝贝鸡冠毛！程点初

你小心翼翼展开我背得滚瓜烂熟的句子，露出好脾气的笑意：“点姐QQ上跟我说N多次了，要转来一个她的死党叫董岚晓。”

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撇撇嘴：“……就是你啊。”

“是我又怎样？”我瞪眼叉腰，牛气哄哄地展现对你态度的不满。

你却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捉起我的手腕，从斜跨式书包里摸出一支笔，也不问我怕痒与否就唰唰画出一串数字。

“出问题有麻烦就拨我电话，我包解决。”你收笔微笑然后拍拍胸脯，

表情很有“我的地盘我做主”之风范。

周享亦啊，心脏忽然变得暖暖外加脸颊突现烫感的我怎么好说，你装周杰伦其实比你的发型更具喜感呢。

02

打过照面后我忽然发觉，我们好像很容易遇到。

课间通往男厕所的走廊上，小卖部里外，偶尔甚至是校园里随便哪个角落。你像是和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有自己的小圈子，无论何时都以“群”为单位行动，这样“永远都有事做”和“不方便打招呼”的状态下，你却每一次都能好眼神的在适当距离里看到我，并在四目相对的刹那冲着我微微点头或者弯嘴笑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重新回到身边的谈天、打闹中去。

是这样说有也无、说无也有的看不见痕迹的浅交集。

可是周享亦，我甚至还来不及惆怅一下，你就又一次风风火火地杀进来了。

你赔我的少女情怀。

03

事实上，相较于之前“即将迟到的清晨”，多少也是有点发展的。

已经迟到的清晨，面对拦路追要姓名班级的守门爷爷，我挤着眼泪一边抒发无尽的懊悔与定不再犯的决心，一边央求他放我一马。正要放弃预备写名的时候，再一次被人一抓腕部拖离现场。

手臂相连，周享亦，你拉着我奔跑在初春雾岚未散的清晨里，衣摆飘飘

发丝飞扬，我就要迷失在由你而来的扑面凉风里了，你却一个急停，顺势把我塞进了校门边又脏又小的角落。

泛滥网络的猥琐叔叔故事乍现脑海，我连忙甩开你，质问瞪眼十分忙乎。

你不搭腔，只朝校门方向扬了扬下巴，微弯嘴角眼睛也亮晶晶的，表情好不得意。

耳朵里就顿时只剩下心跳的声音。

“因为坚决抵制一切耽误学习的行为，这儿没有值日生，迟到早退都由刚才的老头记……他认不清人，被逮下场又惨，所以正常人都会选择瞎写。”

又再度指指校门，“我是老手我怕谁”地骄傲解释：“——只要没撞上副校长就万事OK。”

此时，神出鬼没的副校长果然正在看门爷爷面前，努力想要了解刚才在他眼皮下逃脱的两位同学。可是，老爷爷显然力不从心，几番交流，两人都很抓狂，却依然发扬着锲而不舍之精神，继续。

“鸡头小子，真有你的！”眼看着转危为安，我不由一掌拍上你后背，以示赞赏。

“他们聊他们的，”你把手放进宽大上衣的口袋，转身冲我嘻嘻一笑：“走，请你过早。”

04

2006年寒流赖着不走的初春清晨，我坐在你对面，背景是简陋小面馆里被油烟熏成漆黑色的墙壁。豆腐面有点咸，你吃完后碗筷都被拣走了我

却连三分之一都未搞定，于是，我吃你看，令人好不尴尬：这位同学你能不能不要看我啊。你“嘁”了一声说谁看你啊，便掏出手机津津有味地打起游戏来。

周享亦，那一刻我真的很挫败，我堂堂大活人一个，居然还不如又绿又丑的贪吃蛇有趣。

我诅咒你。

我的诅咒很成功，很快，你的低电量报警铃大震。我正要偷笑，却见你不紧不慢从书包里摸出三块电池，一一试起来。

面对我的大跌眼镜，你摇摇手机和电池群，笑得好不得意。

“这可是你的麻烦包解决热线，为了保证它随时畅通，电池当然要带足——”

我就突然失掉了所有利嘴尖牙，手都不知放在哪里好。

你也终于试出满电电池，又一次陶醉在了贪吃蛇里。

05

“要始终抬头挺胸镇定如常”“名字不要编得太假”“最后来个‘谢谢再见您辛苦了’”……背好你传授了一路的不败经验，我一边赞美你一边兴奋回到看门爷爷面前，正要索要记名簿时，只见他诡谲一笑，潇洒亮出手机：“喂，副校长吗？跟您报告一下，您的预测太准确了，刚才的迟到又逃跑的两名学生已经出现，请问是要他们在这儿等您来还是自行去您办公室找您？——哦明白好的您放心……”

周享亦，当我缓过神看你的时候，你还在石化中，直到副校长“都先回去上课，下午放学来我办公室接受教育”的威厉话音落定后才有所好

转。办公室门口，你隔包握了握手机，撇撇嘴露出自嘲的笑：“还麻烦包解决专线……”

你看着我，丧气好像头顶向来笔直的鸡冠型毛发都要跟着耷拉下来了：“——这种烂情况，带一书包电池也没用啊。”

周享亦啊，那一刻我多么想宽慰你。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在办公室门口说“有用啊你可以拿它们进去砸死他”太过冒险，只好挥挥手笑一笑：“那么下午见。”

或许就是在这一天意识到一些事情的。

撞了这么个大霉运，前后同桌都在准备为我哀悼和哭丧了。被悲凉气氛萦绕了一整天，周享亦，我不忧伤就算了，要命的竟还有点儿小期待。

训斥，认错，保证，然后是八百字检讨，我们活着走出校门的时候天都黑了。我很受伤，可当我看到身边难过得脑袋都快要缩进脖子里的你，已到嘴边的怨念顿时蒸发殆尽。

“你有没有很饿？”我问得很母性。

你看看我，像小孩子一样迷茫地点了点头。

“我请你吃晚饭吧，”我说，又忽然觉得很奇怪，便连忙补了句“就当是还早饭的人情”，大迈步走到你前面。

——是怎样的一顿饭？

对于之后的情节，可以用“如果没”和“就不会”连起来的……一顿饭。

周享亦，如果你看到这里，一定会很莫名其妙的吧。小餐馆里一碗再正常不过的廉价豆腐面，没有三聚氰胺，连出镜率一向很高的小虫子也没有，我甚至为了防止你先吃完给你点了超大碗。我们万无一失地吃完饭，道别然后我东行走向车站，你西行回家。

可是如果没有请你吃饭，到车站后我就不会愕然发现自己竟已身无分文，就不会无奈地拨打所谓的麻烦包解决专线，也不会听到你那句让我多少年后都忘怀不了的“放心吧你，一会儿见”。

那么清澈，自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十四五岁少年的声音。

那么简洁明了，掷地有声，让人在一瞬间就被温暖紧紧包裹的句子。

我在你一声突兀的“嘿”里惊吓不已地转身，你扶着单车露出又痞又得意的招牌性笑容。黑暗里，路灯的摆放像是经过了精准的测算，昏黄光芒斜斜打下来，把你的轮廓雕琢得很是好看。

我无所适从了好一会儿，才干巴巴地开口：“那个，借我一块钱……不然没法坐车回家。”

你看着我的表情很诡异。

“……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没带钱啊啊！”半晌沉寂后，你跳脚惊叫了好一阵，然后耸了下肩膀叹了口气，看起来无奈又伤感，“没办法了……”

嘀咕着“真是麻烦”，你侧过身冲我拍了拍单车后座。

“上来吧。”

“……哦。”

周享亦，那天之后每当我看到电影里小男生骑单车载小女生，两人的发

丝衣角笑容青春什么的一起随风飞扬的粉红色酸俗情节，都会不自觉想起你，然后赶紧伸出手，捂住我表情很囧很囧的脸。

单车停在小区门前，我跳下来之后，你也跟着飞身下车，潇洒有型且行云流水的大动作牵动了你有些偏大的褂子，紧接着，有什么东西叮叮咚咚先于你着了地，在路灯下折出几束夺目的白光。

来不及看清那是什么，你已经光速蹲下捡起然后凶狠指住它，跳脚大叫起来："你这个坏东西，要用你的时候你不在，现在出来瞎凑什么热闹，真是！"

埋怨还在继续，你指间的白光也在路灯的光影变换中渐渐露出了一元硬币的轮廓。

周享亦你要相信，一切都怪头顶那盏该死的路灯，照亮了不该出现的硬币不说，还妖化了夜的质感，让我深受少女漫画和偶像剧荼毒的心脏怦怦跳起来，让我鬼使神差地上前几步，踮起脚飞速啄了一下你的脸。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凉凉的。

却怎么也凉不掉已然滚烫的面颊。

周享亦，一刹那光景，我选择了聪明而没有创意的撒腿就逃。

06

我们都是聪明人。

以至于后来短信逐日增多，闲聊调侃甚至有时玩笑性质的互相羞辱，我们都不约而同不提那一晚的事。

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起"麻烦包解决专线"，下雨缺伞没钱吃早饭云

云，什么芝麻绿豆的琐事都能被你不停追问然后当成天大的事件对待，并解决。

却毕竟是在最敏感的年纪，独身一人突然寄居进了完全陌生的环境，心里的落差、失衡与寂寞是无法“解决”的。这种人之常情，你也许知道。

可是周享亦你不知道，那种时候只要拨你这个不知不觉就烂熟于心了的电话号码，哪怕只是按出数字不接通，心也会迅速安定下来。

这是我直到后来，后来的后来，都死也改不掉的变态习惯。

春意初现，月假也如期而至了。我终于能回到熟悉的环境，迫不及待去网吧包间找程点初等一干狐朋狗友。

兴冲冲破门的时候，程点初正在讲电话，见我出现，竟毫不避讳在座的其他同学与电话那头，劈头就挤眉弄眼地调侃起来：“……岚晓，听说你和周享亦交往密切得很惊人诶……怎么样，已经发展到哪一步啦？”

心脏像被人揭了短般窘迫而心虚的狂跳起来，我慌忙摆出一张“你好无聊”的脸，白她一眼，好不无奈道：

“大小姐……不是你拜托他没事儿照顾下我的么？我对他没有爱，也根本不熟的。”

她马上讪讪地挂了电话，转向电脑继续倒腾QQ空间去了。

我为自己的开场完胜暗自欢呼不已。

坚决否定了你之后，我连期待许久的集体上网也变得恹恹的了，心里总像是余波未平，却又捉摸不透。程点初不愧为我心有灵犀的好姐妹，不

多久，她突然拍案而起，一面嚎叫着“你的一面之词老娘不见证据不相信”，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来强占我的鼠标键盘。

我手忙脚乱连忙重新披装，给她一张“你好无聊”的脸。

“不然这样，我们同时Q他，他如果没有先回我就算我嫌疑洗清，怎么样？”我挑眉瞪眼雄赳赳地挑衅道，转念又觉得做作了，便连忙补上一句，“……人家肯定先回你这个青梅竹马啦，我们赌100块，嗯？”

如果你懂读心术，如果你读到此刻我内心海潮般翻涌澎湃的“宁愿输掉一百块也要……”的呐喊，你就会深刻理解口是心非的寓意了。

周享亦，天知道在我们同时发出了“你在哦”之后，我多么紧张，期待，甚至自私地想要你快速回复我，不理她。

……

一分钟，两分钟。

十五分钟。

一个世纪过去之后，从小到大任何抽奖赌博连最末奖都不曾得到过的不幸女王的我，赢得了人生第一份一百块。

最伤最疼，全世界唯一让人难过绝望得想哭的一百块。

同台电脑的同时发送，一秒不到程点初的Q便闪出了你的“在哈，你在干吗？”，而我的“你在哦”仿佛投海的沉石，发出之后就此孤零零地躺进几近空白的聊天框里。

“真没劲……”像错过了什么好戏，程点初连连叹气惋惜不已，却马上又满意地勾上我的肩。

“……不过，幸好你不喜欢他。他虽然不帅，女生缘却好得吓人，又花心，女朋友初中以来就没断过，刚刚还在说你去后不久就分手了呢，虽然我很期待……不过还是不希望你和这样的人有发展。”

“女生缘好得吓人？”我瞪大眼张大嘴，表示极不能理解，“啊哈哈，那些女生的眼睛长到哪里去啦？！”

“就是嘛！”程点初也跟着嘲笑起来。

07

2006年四月的夜，融融的春意渐渐化开了，我把棉被裹得紧紧，任Q上的一幕与程点初的话在脑海疯狂重播，热出的汗浸湿被子也不去管。

这样，就分不出上面是汗水还是眼泪了，就可以糊弄自己，并没有哭。

周享亦，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我莫名其妙对程点初撒下弥天大谎之后睡不着的深夜，在独自一人不需要顾及可笑的面子的时候，我对你的想念竟能这么沉这么深。

连拨你的电话都紧张得不能自已。

半晌，你的声音从手心里传来，带着十四五岁少年特有的按捺不住又故扮清冷。

“有什么事吗？”

“呃……没事儿。”我一时语塞，连忙拼命搜索起轻快活泼的词汇，“……就是突然想跟你道声谢，这段时间不是麻烦你不少嘛。”

“谢什么？点姐都亲自交代了，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心跳漏了一拍，周享亦，我承受不了这般轻快的言语。

而你竟自顾自的更加欢快起来：“……对了另维，今天可喜可贺哦，我和冷战了好久的女朋友和好了，哦活活活，羡慕吧？”

强压住心里汹涌而至的疼，我大笑三声：“你小子不错嘛，又踩到狗屎运了。”

电话在连连笑声里挂了断，周享亦，我什么都不想了，不想回忆控制不住的回忆，不想再看手中和你有点关联的手机一眼。

我也想过很多事情的，比如当众冲着程点初大声嚎叫对我就是喜欢你我们就是密切以后还要更密切，比如直接用视频弹你强迫你回我话，比如掐着你的脖子问你，你会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吗会吗会吗。

可是，十四五岁情窦初绽的年月里，面对日益焦灼的不可控的内心，我选择了闷骚地不断告诫自己“人在初三中考第一”，然后牙一咬，删去所有的短信与通话记录，弃用电话，交给妈妈。

周享亦，我也不想这样，甚至不知道一切怎么会这样。

——喜欢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就稀里糊涂错过了。

这么简单。

08

呐，我一直相信我的事迹足以入选《中学生心理教育》正面教材：没有手机后，我为了不想你，日日认真听讲挑灯夜读迎中考；我刻意提早上学时间，下课绝不出教室，为的也全是不撞见你。

就这样春去夏来，等到7月流火的时候，我收到了省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全新校园，16岁初临，我连身形也兀的丰盈起来，朝九晚五地上课自习写作业，怀着邂逅美少年的浪漫小期待四处走动熟悉环境。周享亦，我在遮天蔽日的香樟下恍惚想起了你，正在感叹真遥远的时候，远远走来的一帮男生谈笑的声音飘入耳畔，我浑身一颤，蓦然抬头。

周享亦，什么嘴巴里能塞鸡蛋，眼睛瞪得如铜铃般大都不足以形容我此刻完全扭曲的面部表情。十步之外，你在一群人的簇拥中缓缓前行，擦身而过的瞬间看到我，你似乎还微微点了下头。

我惊得几近窒息，不仅因为你换掉了鸡冠头，又长高了更好看了，还因为事先知道你不是成绩好到能来襄樊四中的人。

年级里飞速蔓延的传言解释了我的惊奇。

你不仅有一副好皮囊一帮好弟兄，还有有钱的父母为你砸开名校的大门，你成绩不好却受尽全年级的关注，你甚至不太进教室，常常全校都在上课你一个人在球场打球……总之，一段时间下来，你越来越像一个传奇。

课间，有女生开始打听你的电话号码。周享亦我知道这很变态，可是，一看见她们东拖西拖绞尽脑汁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泛出一丝小骄傲。

并不知道你换号与否，但我依旧习惯盲打出号码，在难过或者激动的时候获得慰藉以及平静。

有一天却一不小心拨通了。

“喂？”你的声音传过来，带着懒洋洋的尾音和属于少年的清新鼻息。

我顿时语塞，好半天才发出声：“呃……周享亦，你可能不记得了，我

是另维。”

“哦……”你顿了一下，“是你啊。”

“嗯……你还没换号啊。”

“嗯。”

……

09

2006年秋至，158和159的号码迅速盛行起来，便宜好记还有优惠活动，同学们都纷纷换号了，周享亦，你却丝毫不为所动。

那个数月前写在我手臂上的属于我的麻烦包解决专线，你一直带在身上。

周享亦，纵使关于你和同班的白筱雅——那个进校时就和秦宛琛一起艳惊全年级的女生在一起，你甚至为她放弃逃课打球日日在校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了，只要一想到电话号码，我就会迅速平静甚至开心起来。

体育课，运动白痴的我四处闲逛，路过篮球场时，你飞驰跳跃着的身影映入眼帘，我不由自主就顿了一下。

你也在进球后的点滴空闲里看到了我，来不及停步，你就冲我匆忙挥了下手，然后转身加速朝篮球跑去。

周享亦，你嘲笑我没出息吧，下午第一节课时的一秒对视，竟让我心情大好了几个钟头。

第三节课间，你真的来找我了。

完全无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众目光与纷纷议论，你在教室门口大喊我的

名字，甚至不顾影响地一把捏住我的双肩，眉眼深拧，焦急与紧张溢于言表。

“下午你路过球场时，有没有看到我放在篮架旁的手机？”

“……丢了吗？”我问。

你匆忙应了声，语气更加焦躁起来：“丢了就算了，万一掉在哪个老师手里就惨了……会害到我老婆的！”

“我没看到，对不起……”望着你迅速黯淡的眼睛，话音未落我便一阵心疼，于是连忙继续道：“不过我会尽力帮你打听打听的。”

“拜托你了！谢谢！”你重重拍拍我的肩，转身马不停蹄地跑掉。

周享亦，人们常用“怕什么来什么”慨叹或者自嘲，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

你的手机落到了年级主任手里，海量你和白筱雅的亲密照和缠绵短信随之曝光，考虑到你们两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校方决定杀一儆百，好好遏制一下万恶的高中生恋爱。

一时间，年级里腥风血雨，你一举成为学校里公认的“年度最倒霉男人”，人人都说，你和白筱雅至少有一个要走人。

你自愿成为待宰羔羊。

周享亦，看到你这么倒霉，我也不知道我后不后悔。因为往后的日子我用尽了各种手段，在每一次想起这件事时打断自己。

我再也没想过这件已成既定事实的事。

球场的对视挥手之后，我继续四处闲逛，快下课时我因为走神，和一个

校园清洁工撞了个满怀，他神色慌张地扶起我捡起掉落的东西，连连道歉然后迅速走掉。

周享亦，他捡起的是iPhone，我们这座小城里还没什么人亲眼见过的，你远在美国的妈妈寄来的，让你在年级里轰动了好一阵子的机型。

我立即按出你的号码，果不其然，不远处清洁工手里的手机疯狂震起来。他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正笑着冲他摇手机后，他扔下iPhone撒腿就跑。

第二节课回教室，我开始研究你难以操作的iPhone，原本只好奇你电话薄里我是什么名字的，却在看到赫然显示在第一的“啊，老婆”之后，失控地翻起所有的东西来。

收件箱已发信息里布满了标着“啊，老婆”的短消息，相册里更有好几百兆亲密照，白筱雅占领了这部手机的每一个角落。

我曾看过一本书，说手机是人的另一个心脏。

周享亦你看，你的心脏里满满满满的，全是白筱雅。

就在这个时候，你大喊起我的名字，我慌忙把手机塞进口袋，朝你走去。

你紧张兮兮的样子击溃了我开你玩笑的兴致，毕竟是远方母亲的礼物，我正要掏出还你的时候，你说了致命的第二句话。

——我会害到我老婆。

我的动作蓦然顿住。

——手机里把“啊，老婆”刻意调到第一位。

——脱口而出“我老婆”。

周享亦，我知道我没资格而且这样很贱很孬，可还是忽然无比强烈地恨起你来。

把拿出到一半的手机扔回口袋，在你说完拜托你了跑开的时候，死死捏住它。

转身下楼去到年级主任办公室，趁他出门的档儿，把iPhone和一张纸条放上办公桌：

“老师你好，我捡到了一年级周享亦同学的电话，上交给您。”

……

勒令转学的通告贴出之后，你就要正式离开了。

我天天惶惶惑惑的，一不小心转到了传闻中你一生气难过就会去的小阳台。

你正倚着栏杆抽烟，利落的眉头深锁，一地烟头散落在脚边。

看到我，你轻轻笑了一下，哑着嗓子说了句“好久不见”。

“嗯……”见逃跑无望，我一边小心翼翼朝你走去，一边寻找话题遏制尴尬：“那个，你什么时候走？”

“手续办好就走，大概还有半个月吧。”你吐了个烟圈，敛目间看到我难过的表情，你笑着伸手弹了下我的额头：“别替我难过啦，走人而已，又不是和筱雅分手。”

我正在思索如何接话的时候，年级主任一句惊天泣地的“谁在那！”破空而来，我吓得浑身一颤。

“肯定是路过这儿闻到烟味了。”你一边自信满满地分析，一边手脚并用把我推向另一条路：“从这出去就是女厕所，你先进去躲着，一会儿没动静了再出来。”

“我躲起来你怎么办？你会被逮的！”我奋力挣脱，急出一额汗。

你做了个夸张的晕倒动作，笑得很无奈：“另维你已经忘啦？不是你是我的管家婆，而是我是你的‘麻烦包解决’好不好？”

“……”

“快走吧。”

话间，你匆匆把抽到一半的烟塞到我手里，向着年级主任小跑而去。

严厉的喝斥与你不停表示想早点进办公室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进厕所，香烟还在我手中缓缓燃烧，“顽劣的学生”“无可救药”“没脸没皮”声声入耳，周享亦，想象着你此刻难堪的表情，我终于哭了，我蹲在厕所里哭着抽剩下的半截烟，我确信那种让人窒息的呛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就像你一样。

周享亦，就像这一天之后，再没出现在学校里过的你一样。

10

弹指便是2009年茫夏，我高考结束，如常踏上同学聚会最为密集的人生阶段。

高中，小学，原初中……我明明已对同学会全无感觉了，却还是在接到另维初中的邀请后，悉心打扮起来。

周享亦，我花费三小时打造出最好看的穿着装束的后果是迟到半钟头，

我到场时你已早退离开。

拼酒间有人问到你怎么没来，你的狐朋狗友们顿时沸腾起来，夹着酒气争相呼喊出“交往三年的女朋友在闹分手呢”“重色轻友的王八羔子老同学全都不要了赶去哄她”之类的句子。

我也就跟着奚落你，咯咯笑。

几天后，你荒废许久的QQ空间更新了：

……

在遇见你以前，我从来不相信手机号码也可以是命定的缘分。前九位的雷同，后两位的倒序，让我们相识相爱了整整三年。

如果可以，我还想回到高中伊始，他们总是拨通我找你，拨通你找我的混乱日子。

……

……以至于后来，看到我的手机号就想到你。

这是我们的缘。

这是我无论欠多少费丢多少手机碰见多少更好的号码都始终不动换号念头的原因。

可是现在，你走得这么义无反顾。

……

生活总要继续的吧。

所以BXY，这是我最后一次说我爱你了。因为下一秒起，除却记忆，我将抛去所有和你有关的东西，做一个重生的周享亦。

再见了，最后，恭喜你金榜题名。

目光滞在屏幕上，周享亦，我连意识都还来不及恢复，就已慌忙抓起了手机，一阵盲按。

“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再拨。”

“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再拨。”

“你拨打……”

“……查证再拨。”

我机械一般不断按不断听，听到多年以来所有的愚蠢错觉都彻底幻灭。

周享亦，现在是2010年秋，我早已习惯了上海的大学生活，有一帮姊妹淘，有一个固定的疼我的男朋友，再也不需要靠拨你的号码获得幸福和欢心。

喧嚣街道上，有个少年刚刚与我擦肩而过，鸡冠头，高高的个子，笑起来神采飞扬又臭屁。撞到我，他抱歉地一笑，挠挠头有点羞赧地说对不起啊姐姐，带着十四五岁少年特有的清新尾音。

周享亦，我又一次想起你，不由自主拨出曾经烂熟于心的号码。

嘟嘟后，一个中年妇女用方言嚣张地“喂”了几声，见没回音，便骂了句神经病挂了断。

我就忽然有点想哭了，我这是长途啊。

……

周享亦，呼吸滞一下可以很快调整回来，一切也就是这样而已了。

就算是足以铭记一生的人和事，也终究不过只会在某个瞬间被想起，你说对不对？

▷▶ 你是个谜

我到现在都记得你那时的样子。

22:15左右，路灯从黑暗中圈出一团突兀的昏黄，你站在那里面，地点是正对我的窗外，仰起脸目光柔和地斜望向上。灯光把你并不锋利的轮廓勾勒得分明有致，你个子很高，微风吹起你衣摆的时候，身后颀长的影子会跟着轻轻颤，你扯一扯它们，在黑暗里抖落出一地阳光。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你。学校对面有一个金榜小区，长年被用来租给学生和陪读家长，毕业生搬走新同学入住，生生不息。

初三伊始我从8号楼搬到7号楼，因为妈妈不知从哪里打听到，7号楼里要住进个天才少女——襄樊四中年级前三的常客张袅袅，遂火速卷好铺盖抓起我搬入她楼下，以期沾点灵气什么的。

这便是我遇到你的起因。

01

你总是在22:15分左右走进我的视线，那是高中部放学、以及我伏在桌前写作业的时间。我住1楼，书桌正对窗台，屋外的景色抬头便尽收眼底，我因此可以把你看得清晰真切。你不太说话，始终明显缓着脚步，约莫一人的距离之外，同样缄默的张袅袅走在你身边，你们步调一致的沉默着各自行走，直到楼梯口前的路灯下才止足转身面对面道几句别，接着，房间

里会远远传来张裴裴频率急促的上楼声，骄傲又欢快的样子。

呐，也许只有我知道，你爱逗留下，微笑望一会儿她的处所再离开这件事。

以及，以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究竟有多好看多蛊惑人。

纵使初高中部共用一个校园，我仍从未在里面遇过你，直到那个我不幸迟到的中午。

上课铃响结束我还在奔向教学楼的路上，眼看着年级主任迎面走来，我当机立断闪身跑进篮球场。场上有激战正酣的男生群，我决定站去场边，佯装成正在上体育课的他们班的一员，却在偷偷目送年级主任远走，刚舒完一口气的瞬间倏然震动了一下。

我看到了你。

毒辣的阳光下，你正在罚球线上跳投远射，浸满汗水的发梢同衣角一起翻飞跃动，你在一瞬间流畅而有力的完成了急停微蹲跳跃伸臂和压腕，篮球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却打在了篮筐上，须臾之间你皱了下眉头，然后迅速俯身冲向篮下。

一切都只在一瞬间，悲惨的尖叫响彻球场，有人跌躺在地抱住脚踝呲牙咧嘴地打滚，人群乱成一团，被人拼命争抢的篮球落地滚出场了也无人问津……付嘉一，这一切的发生都只在一瞬间。

下一个瞬间，人们已经七手八脚把伤兵抬到了个子最高的你的背上，浩浩荡荡朝医务室去了。

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的我呆呆站在原地，恍神间，我看到了同我一样静静伫在篮架下的一件外套。

我太熟悉这件外套。卡其色的JACK&JONES，穿起来很有垂感，放在夜晚的昏黄路灯下，总给人一种会发光的错觉。

就像我心里的你一样，是窗外最遥不可及的神圣。

——那么，既然已经近在眼前了，多多少少就让我摸一下吧……

鬼使神差不由自主，我连额上因为心虚和紧张而冒出一层密汗也不管了，只顶着嗡嗡作响无法思考的大脑，缓缓缓缓伸手上前。

“嘿！”

突兀清脆的男声骤响，我慌忙缩手看过去，是满身大汗通红未去的你。

“我本来准备……”我想解释，可是大脑尚未恢复运作，一时间实在想不出适合的理由。

“你本来准备上交器材室，让他们写一个‘丢外套的同学速来我处领回’的告示。”你两指拈起外套利落地扔上肩膀，刚要跑步离开却停了下来，回过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谢了啊。”

便不等我咕哝出一句“不用谢”，转回去放开步子跑远了。

02

付嘉一你不知道吧，这样浅淡的交集或许根本从未进入过你的记忆，但却是我的一座里程碑呢。

在这之后，你开始愈发严重地出现在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早上起床会不由自主去想“已经坐在教室早自习的你会在干什么呢”；路过球场很容易把某个出色的飞驰的模糊身影认成你，紧张走近了才发现不是；因为想到“指不定会遇见你”，下课时也总有出教室转转的冲动；晚上伏桌写作业则从始至终都如坐针毡，我甚至不知从哪一天起，看到你走

来竟不再坐得住，丢下笔偷偷溜出家门，走到你眼前却又突然不知所措起来，只好佯装刚好出门，硬着头皮目不斜视地继续走过去，没多远忍不住了，再像没看见你一样，径直走回来。

每天都像傻瓜一样走过去走回来，懊恼羞愤地骂自己不成器，然后继续走过去走回来。

虽然不是没幻想过被你送到家门口、站在你对面对你的挥手的人不是张裴裴是我，我也从来不奢望自己真的能够认识你。

所以，付嘉一，当我在深夜的小区里为了走去走来而走去走来时，我丝毫没有想过，它正为我们酝酿着一场多么怪异的交会。

那场如果不存在，我、你以后的生活都或许会迥然不同的交会。

立夏，距中考46天，我同往常一样放学回家，伏在书桌边，一边开攻厚厚的习题集一边默默地数：距22:15还剩2小时13分，距22:15还剩1小时34分，还剩23分……

时钟快要交叉成22:15的角度了，心脏“咚咚咚”跳得又响又沉，我努力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盖上笔帽站起身，刚出楼梯口，便看到你和张裴裴并着步，保持着一个人的距离缓缓走来。

恍神只有一瞬，我深呼吸，以极其不经意的正常姿态朝你们走去。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紧接着，你已站在了与我肌肤相触的旁边，非常非常自然地，牵起了我的手。

我惊得不敢动弹甚至呼吸，原本就在停滞状态的大脑直接死机，全世界只剩下一片巨大的轰鸣。手被你握着，我整只胳膊都在一瞬间浸出了一

层细密的汗。
张裴裴视而不见，你也神色如常，你们竟在连步伐都没有丝毫紊乱地继续前行。

我像个丈二和尚，直到莫名其妙转身，看到楼前路灯下，张裴裴的妈妈僵硬难看成猪肝色的脸色正在渐渐缓和后，才骤然明白了你的用意。
付嘉一，从小区入口不远到7号楼，大约两百米的距离里，你都没有再放开我的手，我被你不松不紧地牵着，我感到你在根据我的步伐缩小你的。你衣服上的皂香味扑鼻而来，你看也不看我，只平视前方面无表情走你的路，不远处的路灯光锐化了你的轮廓拉长了你的影子，我的脑内空茫一片，心里却出奇宁静，我知道我们看起来一定默契又和谐。

张裴裴甜甜叫了一声“妈妈”，然后小跑两步乖巧地挽上她：“这么凉的天，你怎么不加件衣服就跑出来了！”
刘妈妈欣慰地笑了笑，然后睥睨过眼睛，瞟了瞟让她险些误会了女儿的我，好不鄙夷：“才初中就知道谈恋爱，有这样的女儿，当妈的真可怜！”
张裴裴母女上楼后，我还陷在羞耻和震惊中醒不过来，你松开我的手，干巴巴“呃”了一声，想道歉或解释的样子。
我一把推开你跑回家，我什么也不想听。

03

夜深了，转眼我便又在书桌前伏了两小时有余，可摊在面前的试卷依旧空白如新。

心乱如麻，被你握过的手也麻，我怎么努力试题也一个字都读不进去，正在烦躁的时候，门“咣当”一声响，妈妈端着牛奶笑盈盈地飘了进来。

“学累了吧，来休息一下喝杯牛奶——”声音戛然而止，妈妈所有的温柔体贴都在上前看到桌面上的空白试卷的瞬间尽数僵硬。

“——我好好的家不住带着你搬到这儿租房子，我这么折腾为了什么！？交跨区费把你弄进四中初中部上学，我是有钱没处花啊！？还不全是为了给你创造环境让你考上四中！——你看看人家楼上的张裴裴，多给爹妈争气，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人家？！”

耳廓被怒吼震得嗡嗡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可以有张裴裴那样的女孩，就算并没有很漂亮，每天都抿着嘴神色漠然，个子小小姿态高傲，却依然可以轻易赢走所有人的欣羡和喜欢。

是夜，妈妈坐在客厅里一边慨叹自己命苦一边哭，我也受到感染，趴在桌上呜咽起来。

04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终于相信了一句话：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

上天给张裴裴所有的好，都是在提前补偿她这一次的劫。

整个高中部已经传疯了，月假那天，刘妈妈出差去外地，走后没多久突然杀回家，竟撞见付嘉一你正在她女儿房间里，与张裴裴一起写作业、讨论题、拥抱、接吻什么的……总之，版本五花八门越来越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刘妈妈把张裴裴软禁在家，疯了般天天赖在学校，誓死要校方给说法并揪出那个浑小子给他好看。

精彩故事从高中传到初中部，付嘉一，在我因此得知你名字的同时，小区里也炸开锅了，陪读的妇女们整天津津乐道，我妈妈挂在口边的“你看看人家楼上的张裴裴！”，也变成了“我宁愿要我女儿，姑娘家不检点，成绩再好有什么用”。

这样的事情一旦造成了影响力，学校都会要求当事人双方或者其中一个转学，出乎意料的是，张裴裴率先明确表示自己不走，于是很快，你转去了城另一头的致远中学。而张裴裴依旧每天在小区里来去匆匆，除了同她一起出现在22:15分的人，从你变成了刘妈妈，她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任何改变，她还是带着高傲冷漠的表情，站在光荣榜的最高处傲视着所有人。

小区里平日听尽了“你看看人家张裴裴！”的姑娘们，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幸灾乐祸的，可我却陷在惶恐、内疚和不安里无法自拔。没错，付嘉一，月假那天，清早起便在桌前做卷子的我目睹了刘妈妈出门，一小时后你进入7号楼的全过程。我忽然有点坐不住，便放下笔出去走走，出小区的时候被人拦下做“住户信息登记”，鬼使神差地，我默记下了刘妈妈的电话号码，散步时围着公话亭绕了好多圈，我还是大脑一热冲进去拨了通，在听到刘妈妈高傲的“喂？”的瞬间捏着鼻子恶狠狠喊了句“回去看看你的宝贝女儿吧！”，挂上电话拔腿就跑。

再然后，事情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也不知自己是为了什么做这种事，可我确实这么做了。

总之，都是我害的。

我恍恍惚惚浑浑噩噩熬过了初中的最后一个月，连悬念都没有的，没能考上襄樊四中。
我的分数高不成低不就，除了襄樊四中，城里所有学校都绰绰有余，我在妈妈的笑里藏哀和全家老小齐分析之后，填报了你所在的致远中学。

05

高一，功课忙碌但鲜有人紧张，对食堂、校园的新鲜感一过，日子顿时沉闷而乏味起来。
我却不一样。
我的每一天都充满欢欣和期待，致远中学的校园不大，我开始轻易就能在食堂、球场、操场甚至教学楼梯间遇见你。在我巨大的生活拼图里，除你之外的部分被尽数羽化去色，你是那上面唯一的光芒和色彩。
人潮攒动的回家路上，我一边过马路一边东想西想，丝毫没有注意到已然由红转绿的交通灯，只径自迈步前行。
“喂喂！灯！等灯等灯！”

身后，人声嘈杂，突兀的叫喊却异常清晰。我想转身道谢，却在声音入耳一瞬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你以为就你家有‘英特尔’啊！”我一边转身一边说道，看清了竟然是你，我的舌头顿时打了结。
正懊恼着我的表情一定又傻又难看，你，以及你周围的人全都笑开了。汽笛声交杂入耳，络绎不绝的行人背着书包经过你们再经过我，我终于恢复神智，冲你露出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笑后转回身去。你们也很快将我

这个小插曲忘掉，谈笑着经过我，我佯装没有注意。却在低头的间隙瞥见你的物理书划出书包，落在地上。

我捡起它叫住你，“付嘉一，你的书！”

你接书道谢的时候，身边有人疑惑地问你：“他怎么知道你名字？”

“他书上写着——”我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赫然出现在你书封面的，只有三个大大的“LW”。

“……”我张口，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

所有人看着我，目光由莫名其妙到惊异到若有所悟再到嘲讽怪笑，我站在目光里面，窘迫得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

“我们认识的，”你张口了，“以前在四中的时候。”

“这样啊……”失落地耸完肩，你们便远去了，留我独自站在马路中间，震惊地望着你的背影。

车水马龙，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付嘉一，你居然说你认识我，你居然这么清晰地记得我，像我记得你一样。

这个世界变了。

空气的味道，阳光的颜色，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全都甜蜜、美好起来了。

06

下学期一来，我就被三角函数打击得心律不齐屁滚尿流。不过付嘉一，我依旧在每天一黑板的sin、cos、tan里想你，从上课想到下课，想着想着，你就出现了。

是的，课间，你开始不定时地在高一教学楼里走动，和两个死党一起，

在我这一层慢慢悠悠徜徉一遍。

我坐在教室里，透过窗户惊慌失措地看你，我想拨弄头发好把脸型衬好看些，但怕又来不及，在你的眼皮底下拨头发就太做作了。

你有时会看过来，异常虚无缥缈的一眼，我在这一眼前赶忙收回视线，无比自然地挠挠颈，我相信这是个可爱又不失风情的姿势。我在完成后继续抬头偷看你，而你们通常已经远远地走开。

——下课时间那么短，你为什么频繁来我们教学楼呢？

我在这个美好又缤纷的问题里，一次又一次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笑开，被同桌发现，便在自习课上扔下笔和做到一半的题，白着眼珠说她无聊，我明明是因为想出了难题而兴奋。

我在食堂里遇见你。是下午六点，最人满为患的时候，天花板虽高但空气无比浑浊闷热，我在被挤和被推里艰难地排队，忽然，前方的人——你的死党陆安陈扭着身子大叫起你名字，我回头，你远远笑开，一边念叨着抱歉让一下，一边一路钻挤，朝我走来。

你一路极力扭曲身体避免碰到他人，看到你越来越近，我连呼吸都要停滞了，只知道扎着头，浑身滚烫脑袋嗡嗡，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经过我继续朝前去了。

你转身逆向站着与陆安陈聊天，一会儿笑一会儿面无表情，我看得痴了，在你目光游移过来的瞬间赶忙调转焦距方向，佯装了几秒，再移回来的时候，我震惊地发现你正看着我。

目光和笑容都软软的，你冲我招手，大方地说：“过来一起站吧，我们

快到了。”

我愣了一下，在众人幽怨的目光中挤过去，我相信这个场景我无论过多少年都忘不掉，付嘉一，我就站在距你极近的身前，你若伸出双手便可将我轻易环抱——这是电视剧里最为暧昧的距离啊，我用沸腾的大脑艰难地想。

“一碗黄豆面”后我刷卡，你却从身后率先伸手，“我来”，然后放上饭卡，读卡器“嘟”的一声。

“谢谢噢，”我端起黄豆面，低着脑袋对你说，“我先走了啊。”

我在饭桌边坐下，刚忍着笑狼吞虎咽了两口，身后忽然传来“嘿”的一声，我回头，你和陆安陈端着面条坐了过来。

“你们也吃面条啊。”

我差点咬到舌头，从面条窗口过来必然是面条——太逊了，我又羞又囧的又将头埋低了些，大口吃面。

“是啊。”你倒不以为然，笑着答。

接下来我一直无法思考，几次想找你说话都找不到合适开口的话题，只好继续大口吃面。你看起来也欲言又止了几回，大约也是开口无门，便扭过头和陆安陈聊了起来。

你们的话题无非WOW和NBA以及明天打不打球，我插不上话也不敢插，坐在一旁吃面吃得异常难受。

我终于忍不住了，放下筷子站起身：“我先走了啊。”

“这就走啊。”你抬头看我，嘴角带笑。

“嗯，已经吃饱了。”

再待下去肯定会脸红的，我急急道别，一阵小跑离了开。

07

付嘉一，我感到我们越来越近了，16岁，这样一个漫长的年纪，我经历着一场又一场天翻地覆，毕业离别，军训，分班，住寝室，吃食堂……新奇、美好与震撼数不胜数，但我知道，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在某个看不见的坐标轴上，我正缓缓向你无限趋近着，你也是一样。

这天中午上学，我路过香樟道时，你又从身后“嘿”了一声，然后上前。我吓了一跳，是的，你正怀抱着一大束包装精美的鲜花——不是鲜花，放花的地方被一个又一个小布娃娃代替，他们有着粉红色的心形头颅，错落有致地冲我张嘴笑着。

“把这些东西带到学校来，太大胆了吧。”我说。

秋末的天凉凉的，吹起香樟树翠绿的叶子，你在那下面笑得意气风发，正要开口却在瞥见斜后方不远的敦胖中年人的瞬间失了色，手忙脚乱把娃娃花塞给我，匆匆留下一句“帮我拿一下，我马上回来拿”，踉踉跄跄朝那人跑了去。

那人正看着你，欲言又止。你一脸讨喜的笑容围着他转来转去，口中“老师好！”说个不停。

“油嘴滑舌！把你这点儿聪明劲放到学习上，你早就到前面去了！”老师竟连嗔怪你也含着笑，话音未落，老师目光一转，竟看起我来，“你又在给我搞什么情况？”

你马上可爱又谄媚地笑开了："她带的花儿，刚让我帮忙拿一下……"

老师则一副"我还不了解你"的表情，一拍你脑门，喝道："赶紧给我回教室学习去！"

就这样，他戳着你的脑袋，你们一个半推一个半就的，一并去向高二教学楼。

周身的人很快少了，我抱着你的娃娃花，站在高二楼前去也不是留也不是。

——这难道原本就是专为我准备的？

站在原地，我心怦怦狂跳，可又立刻平静下来，你喜欢的人是张裴裴才对。

又觉得变心也不无可能，否则你为什么会隔三差五往高一跑，还这么公然塞一大束花给我呢——不，你这么好的人，是不会变心的。

我一个人在教学楼前痛苦纠结，正百思不得其解，你冲过来拿过娃娃花，感激地鞠下一躬，哈哈大笑："没想到你还在，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便抱花三步爬完一段楼梯，转身消失。

——一直不知道，你原来比你看起来活泼很多呢。

——我又了解了你一点呵。

物理书换了历史书，化学课变成自习课，我还在魂不守舍、不能自已地思考。

你真是个谜。

08

整个高一轰动了。

从晚饭时间结束，隔壁班天天花枝招展，名叫许安妮的女生抱着一大束粉红色心形娃娃花回教室起，整栋楼的人都在议论高二长相不错的学长方才大胆浪漫的表白。

我因为魂不守舍太久，不想去食堂而错过的，付嘉一你让同学围成一圈，把她圈在中间，然后在食堂最人满为患时候献花表白的精彩一幕。天已经黑了，我透过窗户看到鹅黄灯泡下，被一群人簇拥，怀抱着我抱过的娃娃花缓缓上楼的许安妮。她绯红着脸颊迈小步子，走进隔壁教室时，尖叫声瞬间就炸开了，一浪接一浪地穿过墙壁，传过来。

“许安妮好幸福哦，‘漂亮女生的生活都是偶像剧’这句话真没错，”寡言少语，性格沉默的同桌都忍不住发议论了，“那个学长浪漫爆了，另小维你说是不是呀？”

“用脚趾头想就知道是颗不学习又爱捣蛋的老鼠屎。”我白她一眼，把头埋回书里，继续做题。

周遭即喧嚣又吵闹，我却仿佛身处无声世界，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们的相见更加频繁了。

时间赶得好一点，我每天都能在下晚自习、出教学楼的时候，看到前来等许安妮放学的你。以我最熟悉的姿势，仰着头斜望向上。你还是会对我笑，甚至开始“恩人恩人”地叫我，相比与之前满眼的客气与绅士，你如今的笑调皮又随意。

你若迎上来，我便慢下脚步与你搭话：“又来等女朋友啊？”

“是呀，她好慢，有你这么快就好了。”你笑着说。

09

日子不紧不慢地继续着，人们渐渐习惯了许安妮和付嘉一这对情侣，最初的调侃、议论、闲言碎语都消散了，只有我还关注着，不只关注我惯性关注的你，还有愈发花枝招展的许安妮。

付嘉一，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各种关注你的许安妮，她途经我们班去厕所我会跟出去在她旁边坑蹲下，路上遇到她会慢下脚步偷听她说话，甚至在办公室碰巧看到她的作业本，也会忍不住冒险翻开。

一切都鬼使神差的，我不懂自己，就像不懂当初那么疼爱张裴裴，如今却能每晚安然等许安妮放学的你一样。

付嘉一，看到你和许安妮越来越好，连早上去食堂也要牵个手不停笑时，我真为当初白白承受那么多各方压力、闲言碎语的张裴裴不值。

我想做点什么。

我为这个强烈的欲望如坐针毡了近两个小时，在放学铃响的瞬间如离弦箭般地冲回家，翻来许久以前，妈妈千方百计借来没还的张裴裴的作文本，一笔一划模仿起她的字迹。然后，我用这个字迹写了一封信，极尽华美言辞叙述我对你的怀念和想念，署名张裴裴，趁着午休没有人，翻进你教室，悄悄把它放进了你的抽屉。

10

我想我成功了，因为没过多久我便不再见你来等许安妮放学了，不止如此，我常在路过她班时看到她被几个女生围在中间，她班出来的人抱怨着“那谁又在哭了，吵得真烦人”。我慢下的脚步重新加快，有些恶毒的，一连几天，连走路都忍不住跳着步子哼首歌。

我在放学铃刚响，教学楼前拥挤的人流里看到了陆安陈，常和你在一起的男生，他正眉飞色舞表情夸张地与身边人说着什么，我忍不住快步跟上去，不近不远地跟在他身后。

“——付嘉一那小子，经过本大爷的开导与指点，终于终于扳回了一局！”他压低声音，神秘地继续道，“你知道吗，那姓张的女的给付嘉一写信了！”

“说的什么？”那人连忙问，我心一紧，脚步不由加快。

“还能说什么，‘我想你我没有忘记你我还爱你呗’——我跟你说女人就是贱！你追着她跑，她不把你当回事，你不在乎不喜欢她了，她就急了……我看要不是我指点付嘉一去追姓张的发小，他这辈子别想她再看他一眼！我真是个天才！”阳光笼着大地，陆安陈笑容雀跃，好不得意。

我听得满头雾水，一个不小心，头栽在了陆安陈背上。

“同学你没事吧！？”

我不说话，低着头拼命摇头，生怕被认出我是当初与他吃过饭的人，从而怀疑我在窃听付嘉一的故事，我喜欢他。于是我手忙脚乱加速跑掉。

“你看她紧张的，八成是个暗恋你的！”

“哼哼，我看是。”直到陆安陈得意的声音传来，我才终于松下一口气。

11

我很难受。

一连几天陆安陈的话都不停逡巡在耳边，我像是链子掉了环一样听不懂你的故事，付嘉一，真是讽刺，我了解你这么久这么多，我简直是你的影子，怎么会听不懂你的故事呢。

老师在讲台上挥汗如雨，我越想你越心焦难耐。举手，我借口上厕所下楼寻找正在体育课的你，我躲躲闪闪、瞻前顾后，终于在篮球馆外看到你一个人坐在台阶上。

你远远地招呼我，于是我走过去，在你身旁坐下。

“最近没看你接你女朋友了，在为这个烦心？”

“不是，是——”你蹙着眉欲言又止，一副说不清的样子。

“话说，都不知道你和张裴裴还在联系呢。”我说。

“我做了很多傻事——”你说，“那次事件之后很久，我还是陷在里面，QQ上给她留了很多言，可她从没回过；我打她电话是她妈妈接，张口就求我不要再去迫害她女儿了，她们全家给我下跪都行；我甚至站在她楼下等她一夜，就为她上学经过时跟她说句话——可她竟从我面前目不斜视地走过去……”

“我还是不甘心，我兄弟也都恨得牙弯弯的，他们怂恿我去追她的发小，就是许安妮——我知道这很幼稚很搞笑，但我实在没别的办法让她再看我一眼了……”

“你成功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嗯，”你忽然转头，笑看了我一眼，“你是四中初中部来的吧，对我感情生活感兴趣的都是那儿来的——她写信给我了，说还是会梦到我，也还会因为梦到那件事而吓得惊醒，但她还是感谢那件事，因为它是最好的警醒——警醒我们该做的事还有很多，她说她已经回到轨道上，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抓紧一切地努力，而且就因为我赐予的这个警醒，她也会一直感谢我，并且希望我们将来能再更高的位置相见。”

“真浪漫啊。”

完全听不进他深情诵读的我写的句子，思绪滞留在“你是四种初中部来的吧”上，我心不在焉地说。

“是啊，我为我的仇恨、卑劣作为，和堕落忏悔——你知道吗，我已经被这里的老师划进‘顽劣厌学学生帮’了，真是太不为自己负责了……”

你摇着头笑了一笑，轮廓半融在亮白色的阳光里，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继续道：“……话说回来，爱过这样一个女生，我真是太幸运了。”

操场的阳光很好。

你还在笑，可此刻我却已经被五雷轰了半天顶了，而且说什么也无法阻止自己继续被轰顶。

——什么叫“你是四中初中部来的吧”，还是那么陌生客套的语气。

“你不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关于你的故事吗？”我不管不顾了，打断你的思绪，问。

你又笑，不以为然的样子：“在四中时我们闹那么大，你想不知道都难吧，呵呵。”

心脏不住下陷，我继续说：“诶，话说我一直好奇，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啊……”

“不知道，”你托起下巴，像是进入了回忆，“那次托你的福花才没被老班收，之后不知怎的就认识了，想来还真有趣——”

“不是啊，我指早一些的，比如马路上那次！”我又一次打断你，纠正道。

“哪次？”你疑惑不已。

“马路啊，你说以前在四中我们就认识那次！”我继续提醒。

“啊？”你却更加疑惑了，偏头认真想了一会儿，说，“没有吧，你是不是记错了……”

“……”

付嘉一，我在这一刻蓦然发现，好像，好像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一直以为的模样。你从那个夜色里的少年开始，一点一点侵蚀、侵占我的内心。可对于你来说，我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路人甲。

而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们之间这些漫长曲折，充满小惆怅小欢喜的故事，在我内心与幻想之外的现实世界里，原来一直、从来是不曾存在的。

“我要走啦，掉了好多功课呢，”你伸了个懒腰，站起身跺跺脚“谢谢你陪我聊这么多，希望有机会还能继续。”

我点头与你道别，你大约跑开两三米时，忽然转回身“嘿”地叫了我一下。

“谢谢你。”你看着我，郑重地又说了一遍。

下课铃响了，我冲你金灿灿地笑了一下，飞驰的篮球与流汗的身影渐渐从球场上散去，校园重新喧闹了起来，头顶上晴空万里，白云飘荡。

第二季

▷▶ 我在下午认识你

01

那一年的上海冬晨，很冷。

我紧握手机地图，七拐八拐一路询问，终于来到传说中号称新概念官方指定餐厅的“新亚大包”店。

老板是个和气的中年男人，站在喷香的暖暖的雾气后递上几个鲜肉大包，说，“来参加新概念的吧，真不错，一共五块钱。”

我一边啃包子一边自摸，好半天才鼓起勇气：“对不起啊老板，我，我好像没带——”

老板立刻领悟，僵着笑容静待我说下去，正在尴尬的时候，你的手和一张五元纸币一起自我身后伸向了他。

“她的包子，”你说。你的声音低低的，操一口怪异的东北腔。

我连忙转身致谢，你摆摆手，笑了一下。

“是你呀！”我抬高声调，差一点叫出了你的名字。

02

我是在前一天下午认识你的。

彼时，我高三，刚结束期末考，揣着装有新概念复赛通知的白信封，一

夜颠簸，来到位于上海徐汇的，大赛推荐招待所——泰安报道。

快要冻僵的身体在跨进招待所的瞬间温暖了起来，“热烈欢迎新概念复赛选手”的巨幅挂在门匾位置，小小的前台边人满为患，少男少女成群结队涌上来，捧一本《萌芽》，看看我再看看复赛名单，似乎在比赛看脸猜名。一言来一语去，闷热的小空间好不热闹。

你站在角落里，与老板娘熟稔地聊天。我办理入住手续时不小心踩了你一脚，正要开口道歉，你已经摆了摆手，说了句“没事儿”。

我认生，置好行李，便关上房门独自看起电视来，外面始终吵吵闹闹的，“金国栋来了！”“怎么比电视上还要惨不忍睹？”不绝于耳，走廊被踏得咚咚响，熙攘间，忽然有人大喊，“有前辈说要请吃拉面，来者皆有份，大家快上啊！”

听到有白食吃，我连忙跟着组织走，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下楼，已经过六点了，前厅里还是人满为患，老板娘笑眯眯的和前台边的少年们聊着天，我扫视了几遍，你确实已经不在了。

味千拉面店的冷清，在这队人马抵达的瞬间破灭了。大家争相高谈论阔，从古诗、新小说，到“当年XX届后来成畅销书作家的某某某和我是旧识”之故事，说话的人比倾听的人还多。围在一张拼凑而成的加长餐桌边，享受路人或欣羡或厌恶的侧目。

我忽然捕捉到了你的声音。

你似乎刚巧在邻桌吃饭，有人拉你过来，兴奋地介绍说，你叫了雷翱，是元老级选手，第三次参加复赛，今年刚考到上海念大学。

众人立刻打听起那些已经出人头地了的选手往事，你摆摆手说都不熟，便道了再见，快步离开。

“耍什么大牌！”“元老级嘛，”话题“你”在这样对话中迅速告一段落，直到回家的路上才被我旁边的人再度提起。

“另维，你觉得雷翺怎么样？”她问。

“没注意，”我快速回答，停步在路边的报刊亭，她继续道，“他考到上海哪个大学来了？”

是夜，凉气肆袭，我蜷在被窝里，手持当月《萌芽》，搜索着复赛名单。

C组，雷翺，上海市。没有其他信息。

03

清晨和昨夜一样凉。

啃着包子，我打道回府，许是因为同路，你在旁边跟着。街面宁静，路人不多。

我想转头看看你，怕你发现，所以转念作罢。我思考和默念着开场白，确定了原因合理陈述无纰漏，终于漫不经心地开口，“你是在上海哪所大学，那儿怎么样？我高三，想打听参考一下。”

“上海财大，”你转头看我，嘴角挂笑，正要继续开口，远处的嬉闹声忽然放大、靠近，是三五个同来吃大包的选手，欢乐地扑上来，插在我和你之间，问，“你们在聊什么大作？一起一起啊！”

扫地大婶停下动作，用上海音浓重的普通话微笑招呼，“你们是今年来

写作文的选手吧，加油呀，小作家！”；刚拉开铁门的报刊亭大叔接下话头，“祝你们都拿一等奖，我等着拜读你们的大作呀！”

大家纷纷羞赧起来，一边说着“一定努力”，一边压低声音互相询问，又没有什么赛服赛徽，他们怎么会知道。

“大概是十多年来，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一群和我们一样的人出现在这里吧。”这个结论赢得一致点头。

晨风还是冷飕飕的，我忽然嗅到了另一种气息，无色无味却浓且厚重，它叫“新概念”，比起一场作文比赛，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经年沉淀而成，渗透在这小片土地，以及每一个居民的生活里。

隔着四个人的距离，我转头看你，你的目光竟刚好掠过我，我连忙笑，不知道好不好看，总之，你在回以微笑后，很快不留痕迹地看别处去了。

回到泰安时，广大人民已经纷纷睡醒，继续着昨日未完的串门行动。我住四楼，听到喧嚣愈来愈近，不免有些心跳加快。

你并不在人群之中。

大家都很热情，径自来到床边，一边吃起我的旺旺雪饼，一边指着复赛名单自我介绍，说话间不忘递上一本电话薄。

“留个联系方式吧，下午赛完找你玩！”

写到一半，我忽然停笔，目光滞在页梢上的“雷翱”二字无法移去，顿了一会儿，我一面翻找手机一面放大声音，抱歉地说，“电话号码刚换的，记不太清，我确定一下啊。”

我一手持电话一手执笔，煞有介事地看一下写两划，并趁机悄悄输入一串数字，在人群散尽后，小心翼翼存为“雷翺”。

04

许是水土不服，我异常嗜睡，一觉醒来已是13:15。中午稀薄的阳光穿过窗户，招待所里静悄悄的，一副人去楼空的模样。

距复赛开始还有十五分钟，我迈一步跳三步，在路边焦急徘徊，好不容易拦到出租车，却发现竟忘了带复赛通知。说不清楚考场地址，司机听得只想开车走人，正在绝望的时候，一辆疾驰中的出租忽然刹车，你摇下窗户，探出头来。

“你去复赛吗？”你问。

我拽开车门跳上座位，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

你很是轻车熟路，无论路过多少陌生的风景，你都对着司机指挥若定，“向左，向右，直走不拐弯——您能稍微开快点吗，我们快迟到了。”

“幸好遇到你。”我慨叹。

你笑笑，坐在距我大约五公分的位置，手指敲着腿，着眼窗外，没有答话。

车开得太快，眨眼，考场所在的某女高已经映入眼帘，窗外站满了家长以及亲朋好友，“热烈欢迎新概念复赛选手”的电子标示牌闪着霓虹光，我大脑有点烫，半天反应不出下一步动作。

“下车呀——你怎么迷迷糊糊的，”你说，而后朝我伸出手，调转话头，“手机借我一下。”

“啊？哦。”

你接过手机，一边低头按键一边说，“我把我号码给你，你赛完出来迷路了可以给我电——”

“不行！”你话没说完便被我打断，我像被踩到了尾巴，一把夺回手机。万一你按的是拨打键，看到自己的名字已经存在，我上哪找地缝钻。

你写满疑惑和受到惊吓的目光投射过来，我顿感头皮发麻，拼命思索合理的解释，好半天才张口，“不、不用了，这么多人，我随便跟谁拼个出租公交就回去了”。“也对，”你又笑了笑，谢完司机关好出租车门，你重新扭头愣向站在旁边的我，继续道，“快进去吧，还要报道签名确认身份，来不及了。”

话音未落你便跑起来，快步消失在了道路尽头的教学楼里。

天空阴阴的，身后，热心的家长在喊“快进去啊姑娘，开始了”。我想起刚才的话，后悔得直咬舌头。

三小时的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一半，我还在咬舌头。

《致站台》，我盯着题目，方格纸上不断出现你的映像，闭眼摇头把你赶走、击碎，你却总能在我试图集中精力的瞬间重新成形。

铝合金窗外的天是铅灰色的，你会写什么呢，是趴案疾书还是坐姿挺拔？

考桌被拉得很开，前方有人边写边抽泣，后方有人执笔点起香烟，有咆哮自隔壁模糊传来，年轻的女监考老师站在讲台上微笑平视所有人，熟视无睹。奇葩圣地，我想。

跟随人流走出教学楼时，身后忽然一阵骚动，“是王若虚，他怎么

在？”“好像是C组监考”传进耳朵，我扭头，不远处果然有一撮人群围城的小圆。

我也加入圆圈，和周围的人一起，拿着小本子求签名，并在他奋笔疾书时抢着问问题：“王若虚老师，C组考完了吗？”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霎时，哄笑四起，有人撞撞我胳膊，嘲笑道，“监考都拿着试卷出来了，你动动脑筋再搭讪嘛！”

我用力朝楼里望了望，确实像是没有人了。

一块砾石落下来，在心脏上砸出一个小缺口，我失望地转身，竟看到你就站在校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与三五个男生笑嘻嘻地聊着天。

05

2月7日的现场命题写作结束后，评委们有一天时间审稿，如果九号上午的颁奖典礼顺利进行，本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便将圆满结束。这是返回招待所的路上，你讲给我的。

“那从现在到后天颁奖，我们做什么？”

“玩。”同行四五人，你粗略做了引荐后，一直走在我旁边，答得利落干脆。

还没到招待所，我们便被拦下了，是一群年轻男女，跳着步子欢呼“第六届前辈请客唱K不去白不去”，不由分说将我们拉入队伍。

人多之后，我便不好意思再与你同行，上前两步挽住一个女生的胳膊，迅速与她们说笑起来，你则始终在两步之外与身边的男生闲聊。

听你们说到NBA，我忍不住扭头插嘴，对你赞詹姆斯贬科比的言辞表示

不满，你反驳，我争论，一来二去竟重新走成并排，间隙中回首，方才身边的男女生们已经或前或后地，身在十米之外了。

有人突然来到我们之间，好奇地问“你们在聊什么”，话音未落便被其他人拉走。我很尴尬，想开口阻止，你却看起来什么都没注意到，我也索性视而不见。就这样一路并肩齐步去到KTV，直到晚上十点动身返回，你一直在我身边的位置，时而沉默时而畅谈，从未走远。

街边，上海的霓虹把黑色天幕点缀得缤纷绚亮，车辆川流不息，路人来来往往，我们走得很慢。大部队在前方歪歪扭地前进，时不时停在小店前买上几杯冰激凌，欢乐地互相舀、喂着品尝。亲密无间的样子，使他们怎么看都不像才刚认识一两天。

“新概念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我忍不住慨叹。

“新概念啊，”你接嘴，人却像陷入了另一番思想，顿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是个乌托邦，沉迷你就输了。”

“拿奖，名字上杂志和见到喜欢的写手，让你觉得自己像飞起来了一样。可相比校园生活，这里不过是一场为期四天的梦幻，你不会因为一张奖状摇身变成作家甚至写手。陷在这里找存在感，除了浪费时间，很难有别的结局。”

走进背向，远处的霓虹为你的轮廓镀了一层荧荧的光，你转头看着我，嘴角挂笑：“所以啊，这段经历回家就不要再想了。高考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新概念只是助力，不是主力。”

“梦幻”和“回家不要再想”刺进耳朵，掩盖了其他所有字眼，我反驳你，一字一顿。

“新概念特别，不仅因为比赛本身，更因为在这里遇见了特别的人。”

“比如？”你问。

拐过最后一弯，招待所映入眼帘，我瞪了你一眼，也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大声说完“今天真累我上楼补觉了”，径自跑向那幢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的小楼。

夜过三更了，我还清醒着。你的面孔抓挠着心脏，任我辗转反侧不停息。窗外清冷冷的，没有月光，路灯吃力而顽固地散发着昏黄，我四下张望，极目之处全是你的影，其中路灯下带着香烟光亮的那道最清晰。

我忽然坐起身跳下床，大脑恢复意识时，我已然身在招待所门外，与路灯下，夹着烟呆若木鸡的你面面相觑。

你愣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回过神和张口说话。

“大晚上的，你也来抽烟？”说着，你当真掏起香烟和打火机来。

“我饿醒了，”我灵机应变，挺直腰板转了个漂亮的身，一边撤退一边说，“走走感觉好多了，继续睡去，明天见。”

冬夜很静，我步伐很响，你“喂”地叫住了我。

“要不要再走走？我知道附近有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表情隐在刘海投下的阴影里，你说。

那真是一个诡异的夜晚。没有行人没有灯光的寂静宽巷里，我们齐着步，缓慢且一言不发地前进。我盯着脚尖，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迈步上，还是莫名其妙绊了一跤，你在我身体倾斜的瞬间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我还没站稳又立即松了手。

"你这人怎么又迷糊又笨。"你的语气很嫌弃。

我想妙语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在便利店挑关东煮和包子时，外面下雨了，淅沥小雨一分钟瓢泼倾盆，我们等了一会儿，决定买把伞冒雨赶路。

伞太小，遮住我的脸便漏了你的肩。头顶空间狭小，脚下水花四溅，我护着包子走得狼狈不已，你离我很近，我分外留神还是无法避免自己的胳膊时不时擦上你的，你胳膊毛茸茸的，有点粗糙，和我平时挽着去厕所的，班上的姑娘们的很不一样。

06

在上海的第二个清晨，我起得很早，坐在前厅看招待所一点一点喧闹起来，一天半过去了，大家兴奋度与体力不减，我也加入上蹿下跳大队，一边串门一边呼来喝去互相调侃。

快到正午了，我把四层小楼转了个遍，还是没有你的消息。

顺口问了一句，你的朋友立刻回答你还在睡觉，并热心地打开你房门，把我推了进去。

我踢门拽把手让他放我出去，无果，却把你吵醒了。

稀薄的阳光穿过你床边的大窗，你揉着眼睛坐起来，周身好像镀了一层清冷冷的白光。

你一边四下摸索查看一边自言自语道，"奇怪，手机呢……"

我上前查看一番，拾起你掉落在床下的手机递上去，你谢过，表情却迅速尴尬、狼狈起来。

你的手机停留在“是否发送给以下收件人：另维”界面，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决定装没看到，一枕头扔向你，没好气道，“你是猪啊，睡到现在，害我还个包子钱都找不到人！”

我掏出五块钱甩给你，你正低头拨弄手机，想到方才竟没有倒回去偷看短信内容，我又一次悔恨地咬起舌头。

从我还了钱转身出门，屋内传出洗漱声起，我一直在被追问方才一切之细节，我一口难敌众，索性锁上房门，任她们边敲门边呐喊“对不起啦不开你玩笑了一起去逛街嘛”，只肯以佯装睡着作答。

我蜷在被窝里，对着显示着你名字和号码的手机屏幕，猜想你究竟想发些什么，无果，因为你并未发来短信告知答案。

或许是在忙于回击追问，没有机会吧。倦意在自我安慰里缓缓袭来。

07

颁奖日姗姗来迟，我化妆耽误了时间，下楼时前厅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大都是你的朋友，我一出现竟径自纷纷动身，你也离开沙发朝我走来，悄声说了句“又迷糊又笨就算了，还是个睡虫”，我捏打你，你笑着躲，并不退步。

红色椅布红色地毯红色横幅，颁奖典礼红彤彤的，十二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和作家评委们坐在最前排，我探着脑袋找六六和张悦然，你瞪了我一眼，叫我坐好，我答，“噢”。不远处有人扭头含笑着看了我们一眼，你大方回笑，我不自在地撞了你一下。

很多人脚边放着行李，预备颁奖结束便直抵机场车站，你提议去吃顿散伙饭，我看了看表，说“嗯”。

一桌十余人，大家变着法儿灌你酒，你来者不拒，场面越来越夸张，有人忽然站起来，红着脖子拍着手，提议让另维和雷翱喝交杯酒。

你有些醉了，胆子也大了很多，抓起我手腕放进自己肘间。酒气刺鼻，你捏过的地方红印一片，我憋住气正要与酒同归于尽，你已经一口喝完了自己的，侧过脑袋挤开我，一饮而尽了我手里的杯。

掌声四起，“我不让你喝酒，”你打着酒嗝肿着眼，嘿嘿笑着说，样子很憨。

被人抬回招待所，你依旧不省人事，几个男生把你扔回房间迅速消失，留下我一人，我去洗脸间找了条毛巾，蘸上凉水为你擦脸，许是扰你美梦了，你不耐烦地把被子扯上脑袋，转身继续睡。

我有点无语，正灵光一闪准备来点脸上涂鸦，手机闹钟忽然提示已经下午一点半，我只好匆匆放好毛巾，关门离开。

我是下午三点一刻的火车，上海南到武昌，无座，妈妈接我转公路回襄樊。

时值腊月二十八，春运的最高潮，挤上火车后，我借四面八方的压强匀速悬浮前进，历经艰险到达角落，连忙上前坐下，把箱子横在面前加以自我保护。车厢里人声鼎沸人山人海，空气里的闷热、稀薄与异味让人窒息，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听到手机铃声的。艰难摸出电话，见是你的短信，我心脏“咯噔”了一下。

“要不要出去喝杯咖啡？”只有这寥寥数字。

四面八方非墙即人，没有路，我倾斜身子朝门挤去，有人丢来嫌恶的眼神有人试图让道却力不从心，窗外乱哄哄的，依旧有大批乘客卯足气力扑拥进车厢。前方道路水泄不通，我被卡得动弹不得时，你打来电话，我连忙说多等我一会儿，可周围太吵，我怎么扯嗓子你都听不清。

我索性收起手机继续悬浮逆行，好不容易越过两三人，一拨人涌上车，我马上悬浮后退了回来。到处都吵吵嚷嚷的，身边的大娘冲我咧嘴笑，“娃娃，大过年的，别人都想谁家，你咋要出去咧？”

我想起上车前收到的，来自妈妈的“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的叮咛，终于停下了动作。吵闹、闷热、空气稀薄的世界忽然宁静。

我给你发短信：“怎么不早点说呀，我都在火车上了。真遗憾，下次吧。”

几分钟后，我收到你答非所问的回音，你说，“另维，你考来上财吧，我等你。”

手指在按键上滞了许久，除了“嗯”和“新年快乐”，我不知如何回答和解释。

现在是2010年2月，我已结束了托福、SAT考试和美国院校申请，开始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外奔波了一年多，直到上个月才正式返校上课，那些不在美国高考范围内的政史地和部分数学，我不知落下了多少，根本没办法考上财。

早知道，当初就不用“问你学校以作参考”为开场白了。

08

后来呢？

我在选手Q群里发现了你的号码，添加后一口气从下午聊到半夜。上课时不时发短信，你问我二模三模成绩，我不好意思地答，你叫我别气馁，打来电话给我讲题。

5月初，你发现我的QQ登录地点是北京，大惊失色，一番追问，我终于讲出我准备去留学，来北京签证这件事。

6月打酱油，7月四处参加升学宴，8月忙着告别家人准备行李，告诉你我要走了，你回复恭喜啊一路平安，我也没能抽出精力与你长聊细谈。

再后来，你越发熟悉上海，兼职实习不断，忙得不可开交，我结束宗教课发邮件赞“你真是越来越大神了”，也没收到你的回音。

就这样，与你的联系渐渐只剩下逢年过节群发短信。

哦，次年7月，我应邀去上海参加萌芽笔会，你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蹦出来Q我，发来上海欢迎你，我让你请吃饭，你一口答应，说届时把嫂子引荐给你。

我哈哈笑，“好啊好啊”说个不停。

你女朋友是个娇小可人的姑娘，一边吃红烧肉一边问我“美国好吗？”，在你说“来两瓶啤酒”时把你瞪成一只缩头乌龟。

她讲起你们的恋情，典型的校园纯爱，始于自习室的惊鸿一瞥，长于单车、教室与漫长的时光。我吃着猪肉炖粉条，听得如痴如醉时，她结束讲述笑起来，说道，“也讲讲你们的故事吧。”

夏天正午的上海很热，餐厅里冷气十足，你喝了一口啤酒，说。

“几年前一起参加过新概念。”

▷► 后来我们都好了

我特别想挂断单青的情感求助。

“单青男友”是一个形容词，用来表示周期很短。我每次看到她那副用力爱的嘴脸都觉得她很可怜。

不愧是受过伤的女人。我说。

她立刻不顾时宜和场合宣扬起她的“没人伤得了我”理论，扬言只要不是一把刀插进她的C-Cup，别人能带来的伤害归根结底是自产的想法，想一个人不复存在的美好，觉得像死亡一样疼痛，这叫主观感受，因此只有自己才能伤害自己，而单青从来不伤害自己。

我说，我要起飞了。

她说，别着急，现在紧要的是商讨如何让我双亲也对Nate一见钟情，携手喜迎他进门。我们快到站了，我爸就在出站口。

我说，2013年大年初二你跟京城高富帅私奔看烟火，三月分手四月和文艺中年纠缠不清，2012年冬天曾有伯克利少年与你相约西雅图你还记得吗？还有六月里短暂的台湾小哥……你能别让你爸妈参与恋爱快枪手的糜烂生活吗，我怕他们也经常沉浸在担心记错名字的忧伤。

我跳过这些时间段之前和中间的那个，那个名字是真正反目时给她致命一击的。

飞机已经在滑行，湮没了单青的声音，我让她再说一遍，然后感受到了来自邻座的寒意。

“刚刚空乘那句话的意思是请关手机。”

我看到一副不耐烦兼鄙夷的表情，把“我知道，谢谢”咽回去，没有理他。说完“恋爱虽易，安全第一。再见”，我结束通话，听到他用英文口齿清晰地吐了一个词，缺乏教养。

“Stupid shit.”

我回敬一句，他凶猛转身，刚巧我在做关机前的微信检查，他看我像是在评论微信内容，讨了个没趣，瞪我一眼，扭回身去。

飞机结束与地面最后的摩擦，收起伤痕累累的车轮，上天。

我插上耳机，挑了首MV。已经是2014年2月，扫除这种程度的心塞太容易。

01

我掰手指，数来数去都是七年。

竟然已经过去了七年。

其实回忆起来，这些画面并没有那么模糊和遥远，下午六点的铃响，单青迎面铺上我课桌的影子。我放下笔，收起汩汩流淌的小说思路，下楼，路过篮球场和那帮终年不在吃饭点打球就不能幸福生活的男生，去食堂排六角钱一个的醋泡鸡蛋。

有一回钱擎天也在里面，单青走着走着声音忽然变大，目光钉在我身上，脖子都扭红了，走出一串斜线。

我们斜穿到篮球场的一边，她才恢复直走能力，两三步后撞上了前来救球的钱擎天。

单青恶狠狠瞪他一眼，拍拍衣服，走人。脊背笔直，步伐碎小，有一丢丢女性风情。

我一直相信，钱擎天不是单青一个人日记本里的秘密，他是理科特奥班的白T-shirt少年，有不难看的脸和雪白的牙齿，笑起来连身上的阳光都跟着颤。

但他们都是麦霸，在别人的生日Party狭路相逢时，肩并肩引吭高歌，一晚上时而抢话筒，时而共用话筒，时而互相碰到腿或手臂，然后迅速弹开。

那天，离开KTV后，我和单青沿着护城河岸走到天亮。晚饭时大家都喝了酒，单青很能喝，她揭发钱擎天没怎么喝，要罚要单挑，然后两瓶啤酒放倒了他。

整个KTV时间，单青都头脑清醒，身体和嘴巴不听使唤，在男神面前痛苦地原形毕露。

男神状态差不多，到后来抓着她手腕把她按在座位上抢话筒，说你不能再唱了，这是我的！她把头凑上去跟着吼，两人就这么坐一起了。

我不知道单青酒醒了几分，她站在深夜的滨江大道上指自己的身体，大声说，他碰到了我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她伸手腕给我，“你摸摸，还是好烫！他的温度哦！钱擎天的温度哦！”

她简直要跳起舞来了。

散场时，钱擎天提议大家建个Q群，暑假继续约出来玩，他认真记下在场每个人的QQ号，说到时拉大家进群。还在电梯里，就有人议论，他

肯定是看上哪个姑娘了。

“会是谁呢，”我迎着深夜凛冽的风和单青，说，“他整个晚上接触最多的，除了麦克风就是你哦，陆小姐。”

“他记我QQ时，看我的眼神好深邃！天啊不会吧！”

单青抓住我手臂，她的手在颤抖，我按住她的手，说别激动别颤抖，她大声喊，“我控制不住啊！”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毕业，出国，忘了班上很多人的名字，但我一直记得这个夜晚。冷风，路灯，灯下的影子和她的颤抖。

两天后也没有收到钱擎天的QQ好友申请，我和单青新增了15页聊天记录，得出不是每个人周末都想上网就上网的结论，商讨周一课间操后，从他们班所属区域的楼梯上楼，路过他，看他会不会打招呼，或者偷偷看我们。

结果早自习下课，就远远看到他和寿星姑娘一起去小卖部，单青两腿不听使唤，追下楼去，又看到钱擎天正挤在柜台前的人堆里，寿星站在门外，明显是在等他带着食物出来。

单青一天都没怎么说话，英语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目光涣散一言不发，老师讽刺她，全班哄笑，她坐下来，趴在桌上，两只手臂挡住脸，露出红通通的眼睛。

一年之后，单青和钱擎天已经是09级著名官配，他们在KTV里深情合唱《说好的幸福呢》。当时，《魔杰座》差评不断，整张专辑挑不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钱氏夫妇坚决捍卫周杰伦的时代，表示《说好的幸

福呢》就是《彩虹》《菊花台》《发如雪》《龙卷风》……他们珠联璧合，一人霸占一个麦，深情高歌，陶醉的表情，好像真的受过伤一样。我在高空之中听这首《说好的幸福呢》，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那时候抓耳挠腮想QQ签名，在课本页眉打草稿，想要每句话都显得足够懂爱情，有故事。我惊心动魄的是，一眨眼工夫，已经过去六年了。

02

单青不是艳冠群芳，进校就莫名其妙被大家知道名字狐狸精。陌生人描述她，通常是“另维旁边那个女生”。当然，我也不到狐狸精级别，只是出了本书，被算作校际稀有动物而已。

你很难把声名响亮的钱擎天和平行班里的小人物联系起来，但事实是，他已经经常通过QQ、手机短信和单青联络感情了。他给单青的第一条短信是，“老班发现我不在了吗？”紧接着是“不好意思发错了”，然后第三条洋洋洒洒上百字，讲述号码获知的前世今生。

概括为，大概是有人借我手机存你号码我不知道。

晚自习，单青收这些短信，每一条回复都要写在草稿本上，传给我过目修改。

周末晚会那天，钱擎天发短信给单青：今晚有惊喜。

晚会开始后我们听到传言，15班的节目，因为钱擎天的请求，临时换成了他唱周杰伦的《暗号》。单青问了三遍真的吗，拉起我就跑。

我们横穿马路，走街串巷，到处找花店。但当单青捧着蓝色妖姬返回操场，看到的是身穿白色衬衫，深蓝牛仔，头发梳得锃亮的钱擎天在结束

音中走下舞台。同学同情地说我们错过了“年度最精彩”，钱擎天唱了一段歌词里没有的Rap，什么“女孩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 一想看到你 你就在 还是看到你 当你不在 女孩 你唱起歌来凶猛动听 你连喝大了都好可爱”，全场群众一半尖叫，一半互相询问他是在表白吗，对象是谁。

“年度更精彩”在这一刻上演，艳冠群芳的女同学上台了，献上鲜花，张开怀抱。据说钱擎天后面三句词都没跟上。

单青给钱擎天发恭喜短信，他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抢了手机打通电话，警告他不要再找单青。

高一下学期那段时间，钱擎天简直是头号人生赢家，他前脚抱得美人归，后脚就考出年级第二，在国旗下讲话，还被年级主任点名，希望他在学生会主席竞选中继续脱颖而出。

百度贴吧是当时的绯闻女孩信箱，学生会主席竞选期间，有人匿名上传了那次生日Party照片：钱擎天喝酒，钱擎天唱K，还都离女生很近，又抓手臂又碰腿。

钱擎天直接被除名，每天接收男生们同情兼羡慕的眼神。单青终于也红了一次：一个成绩相貌双不如艳小姐的人，竟敢插足她的爱情——一时间，这是女生们刷亲密度的最热话题。

有一晚放学下楼，单青刚好走在谈论她的人后面，她停步，大概想等她们走远，却被后面的人撞上，栽下楼梯，刚好摔在她们面前。

一道黑影挡住惊讶和戏谑的笑脸，有人扶起单青，单青要走，被他拉住。

“别再躲我了。”

路人侧目看这一幕，昏黄灯泡下，钱擎天伸手拉住单青的手腕，一前一后走出观众围出的圆圈。据说，执勤老师前来巡察拥堵，路过钱擎天和单青，他们默契松手，分别没入左右两边的人流，一晚上都没再找着对方。

钱氏夫妇互相表白那一段，请允许我跳过，实在是情节简陋，拉低故事整体可读性。

03

高二下学期，高考压力席卷每个鲜活的小生命，钱擎天管教单青。他有教室钥匙，周末上数学奥赛课时，把单青关在里面，没收她的收习题册答案，课前布置试卷，课后回来检查。单青是抄作业长大的，打电话给我，我报BCDA给她，有一次被钱擎天捉了正着。他请我吃牛排，郑重其事告诉我，他要为单青负责，为他们共同的未来负责，成绩好了才有出路，希望我配合。

“什么出路？”我想怂恿钱擎天说娶她。

“上大学，上好大学，一起上好大学。”

钱擎天一本正经。我顿时觉得我LOW爆了。我们只知道谈恋爱和抄作业时，他已经懂得计划未来，懂得用自己的肩膀负担爱人的人生。我暗暗想单青真幸福，以后我嫁人，也要嫁这样的男人。

他们常常怀念从前，钱擎天打球扭伤脚，单青每天自习一下就向食堂奔跑，排完面条排煎饺，端上六楼，见他正侧身和后桌的女生聊天，还笑，一碗面倒在15班窗台上走了。

钱擎天责怪她任性，她大怒 “比你不守夫道好”，两人僵持不休，单青删掉QQ空间里有关他的日志，相册，把他的头像从单独分组拽进黑名单。然后打电话给我，心急火燎，问日志照片和聊天记录没有备份怎么找回。

那些日子里他献上QQ密码，她删他全部女性好友，他一度不敢跟女生说话。那些日子漫长得没有尽头，怎么一转眼就要高三了，我们都很忧伤。

高三没结束，单青已经在密歇根州的社区大学读语言班，她每天下午三节课，其他时间全空着，无聊得长蘑菇。

钱擎天进入冲刺状态，手机上缴父母，家里网络关闭，只能由我收取单青的信息，交换他写在本子上的回复。

在找到人生目标前，单青一度痛苦得想回高三，我骂她不知好歹，她说她终于喝懂了那碗“无所事事才是地狱”的心灵鸡汤。她的目标是雄霸梦幻西游某服务器，她和钱擎天约好，高考结束一起玩游戏，可以一起打怪练级，结婚生子的游戏。钱擎天高考劫未过，她要先为未来打基础，三天两头让我代充点卡。

陆家爸妈北漂创业十几年，单青是留守孩子，老夫妻雇了远房亲戚照顾她，亲戚拿钱不办事，基本不露面。

我放学回家，看到小单青右脚缠着大石膏，一只拐杖掉在地上，跑去捡，得知他爸妈不在家，我坚持带她回去。她被我妈的骨头莲藕汤俘虏，我们一起读完初中，读高中。

年后，陆妈妈搬回来了，去学校打听情况，班主任说，单青只有420分的水准，建议再读一年学艺术。

路妈妈说，艺考过时了，现在北京流行出国。

中介说，陆同学的情况，适合读社区学院，读完语言班和大一大二，有机会转学进入北美名校。学位一样，费用低廉，不考托福SAT，现在就能走。陆妈妈掏出一叠现金，单青头顶竹蜻蜓，飞过高考独木桥，从此只做两件事，打游戏和盼高考。

我一直记得单青走前哭成狗的样子，不知道钱擎天是不是一样。

18岁，整个高三的情绪都不稳定，大家好像一下子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原来自主招生、提前批指标主要是靠父母争取的，原来艺考送礼，体考作弊才是捷径。我看到有人在办公室哭，班主任等她哭完，说“世界是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回去做题吧”。单青三月去美国读大学的消息传开，又伤了许多颗心，连老师骂学生，台词都是“读书！你以为你妈也有钱给你屁股一拍就出国？”

18岁，钱擎天躲在小竹林里法式舌吻她，说，我原本分精力操心你，现在你有着落，我可以全力以赴。上大学就自由了，没有人收手机，抓情侣，我们还会有自己的电脑，想视频就视频，想去哪就去哪，这是最难的一关。

背景墙上，飘荡着“不苦不累，高三无为，不拼不搏，高三白活”的横幅，单青被男神迷得七荤八素，答，这是最难也是最后的一关，为了一辈子的幸福，跟高考拼了。

我简直想吟一首《子曰无衣》，纪念奔赴战场前他的壮烈，她的情动。

——6月，他会彻底自由，即使两地分离，我们也可以每分每秒都联系。我们会一起度过人生最快乐无忧的四年，会在他22岁第一天的清早排队结婚，会有孩子，会为柴米油盐吵架，会一不小心变成老头和老太太。然后回到这里，一起躺在操场上，说，死吧。就老死了。

摘自单青空间日志。

04

2011年，我在Sea-tac国际机场接单青，她推着行李车走出来，淡妆，背了一个白色LV neverfull。

作为配角，我不能拿我的血泪史占篇幅，总之，种种意外后，我也出国了，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

我刚到三个月，对美国基本一无所知，接到她要来看我的电话，查好小火车班次，吭哧了一小时来到机场。

单青惊讶地看着我，你没开车，那我这么多东西怎么拿？

她打了通电话，说“跟我走”，带着我进电梯出电梯，租车开回家，拆包摆行李，然后上厨房倒腾夜宵，比我妈还娴熟利落。

在我快要不认识她的时候，她手机Facetime响了。她喜滋滋跳上我的床，盯着手机屏幕，变回了我熟悉的单青。

“好啦，寝室大战，DOTA八缺一，上战场了，老婆我爱你。”我听到钱擎天的声音。

单青生气。

“三把就回来哄你——中路我来！靠！看不见了，给个眼！”他视频都

没关，直接呐喊起DOTA语言。
他们已经太熟悉彼此的脾气。

钱擎天在复旦大学金融系读二年级，他还是爱唱歌，爱打球，一年异地恋和梦幻西游，他当过首席，生过儿子，正跟随室友朝DOTA的神秘世界大步挺进。
他定期排练“一二九”合唱，人人相册里有各种女生，单青知道每一个人的姓名专业和老家，在评论里聊天，好几个因此加了好友。
钱擎天交代他的每一次外出，和哪个女生说了哪些话，交代不清楚，单青就爆炸，登陆他人人删除好友。有次删了他们班组织部长，让钱擎天误了重要会议，险些被学生会除名，单青去找部长道歉，两人互相赞美，友谊长存。

情侣空间，“别人的女神，我的女生”相册，两人无名指上的戒指，不知敲碎了多少新同学的心。以往视频或短信，单青总要分享一下她陶醉在幻想中的喜悦。

今天却不一样。

她眼睛黑黑地看着我，说，“我完了。”
我大惊：“你出轨了？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到此为止啊！”
她没接腔，“你知道09年初我妈为什么搬回来吗？我爸赚了点钱后，在北京找了个小丫头，不怎么回家了，我妈当年辞职跟他去北京做家庭妇

女，没什么朋友，天天一个人在家，干脆搬回来。今年我爸炒期货，亏了4000万。”

“你爸有那么多钱亏！”

“我妈以为我爸会回来找她，谁知那小姑娘也是真爱，不离不弃，还主动要求搬到便宜地方住，我爸感动得要跟我妈离婚。”

“……”

“我爸昨天打电话，说他打算卖房子，一半拿去开始新生活，一半再供我读三年书。也就是说，我不读书就连这一笔也捞不到了，读也只能读三年。”单青眼睛里有火，说，“老娘要三年修炼成学圣，毕业年薪百万人民币，让他跪舔哭求生活费 。”

我把课本试卷笔记本全翻出来倒在她面前，“我支持你！”

单青这一来，再也没走过。我已经有几个知己，深圳官二代林和西，在附近社区学院混语言班的富二代朋友王光耀，和一个韩国男孩李尚圣。单青加入了几天，感叹这里充满家的温暖，自己办了转学手续，变成王光耀的同学，目标是一年后转入华盛顿大学。

单青学习起来，不睡觉不刷微博，完全不把人体极限放在眼里，连和钱擎天的联络，也会在考前稍微短一下路。

有天夜里，钱擎天夺命连环Call，轮流袭击我和单青，单青把两只手机静音，扔进抽屉，说，他昨天上传了新照片，肯定是气我没问他女生是谁，别理他，明天考试。翻身继续睡了。

第二天，王光耀打给单青，悲痛地说，Blair，我惹事了。

王光耀终日无所事事，闲着急了，就去朋友的微博里长篇大论，钱擎天

看到后，翻他的微博，GUCCI皮带，上学开一辆酒红色捷豹XJ，回复，有钱了不起啊，傻X富二代，你钱是自己的么，你爸生你就是为他赚的黑心钱还债的！

王光耀回复，一句话十个钱，你是有多嫉妒爷有钱？两人在单青微博下你来我往，直到被对方指责勾引自己女人，王光耀才意识到，互喷对象是我们常说起的钱擎天。

单青替钱擎天道了歉，开视频责怪他，没事干吗在公共场合挑事。

钱擎天大怒，“一找你就是要睡觉要复习要工作要出门，现在上来就挑刺，你老公被骂穷X你就这反应？他不就是有点钱吧。”

“你现在怎么满口脏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已经看我不爽？你想分手就直说。”

单青忽然发现，因为这帮朋友和突然忙碌的学业、打工，他们已经有段时间没好好说过话了。

见面就好了。我说。

单青点点头，更新微博，这一生我最不能放弃就是你。引来老同学一阵艳羡。

05

单青有个Days Matter应用，从分别那天起，一直倒数着再见钱擎天的日期。

她还在墙壁和书桌各贴一张月历，为某个数字涂一层粉红色的心，标注Visit him，有时是老公's day。无论多忙，睡前她一定要在月历上画一

个叉，翻到Visit him看一会儿。这习惯她保留至今。

她回来后，讲过和钱擎天一起生活的事。

他们在国定路租了小公寓，约好各自实习，轮流买菜，钱擎天洗碗拖地搬东西。

几乎每天都会吵。

钱擎天一直不顺利，有天面试回来，嘴里骂着“不就是花了点钱，出了个国吧——不是说你，我说今天一起面试那傻X”，单青说，跟留学无关，复旦也有很多牛人，还不是你天天打游戏。“不是你让我打的吗？”“我没让你打DOTA”，又呛了两句，两人都不肯做晚饭了。

也每天都和好。

他们骑单车去外白渡桥看日落，聊起我开篇讲到的早上，钱擎天说知道要撞上她还是继续前进，被瞪了一眼好伤心。高三暑假他带她看班主任，庄严宣告他们已经恋爱两年，班主任说知道，庄严宣告自己是娘家卧底，让单青受欺负就找他，钱擎天最怕他。

这大概就是生活，有阳光就有阴影，都不容易。单青总结。

林和西说，只能携手看过去，不能携手看将来。别耗了，分手吧。

我瞪他一眼，胡扯，你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

单青转学成功了。

她在半奖+副校区和主校区间选择前者，赚了一笔钱。可比起社区学院，大学昂贵，人多，课难，平均分低。她跟不上节奏，病倒了。

而最打击她的不是病，是钱擎天出轨。

她生病卧床时，得知遥远的钱擎天夜宿酒店，和一个女生。

我们搬去陪她，不敢问她怎么办，她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决定分手。

她不吃东西，眼眶红肿，目光空洞，一圈又一圈瘦，我们都很害怕。

王光耀说，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你刚生病时，他给我发私信，说要把你让给我，让我用捷豹XJ送你去医院去学校去吃好吃的，我觉得他孬，还骂他精神分裂——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真的出轨，有待考证……

单青摆摆手，不用了。

刮刮卡的时候，刮到谢字就知道结果了，没有必要把谢谢惠顾刮得干干净净才肯放手。

06

很长一段时间，我缠着她做各种事，不准她空闲。

有一晚我们坐在床上看《生活大爆炸》，笑出眼泪。我说，我怎么觉得Sheldon和Penny彼此暗恋而不自知？

扯淡。单青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他那时候超傻X你知道么，在网吧里亲我的脸结果亲到耳朵上，还问我，那你现在算是我女朋友了吗？我更傻X，直接傻在那儿了，我说，啊？

高二有一天晚上他发短信，“睡了吗，老婆婆”，后来他说那是想叫老婆而不敢，手抖一小时的结果。

后来发展到接吻，第一次是在电影院，《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二天同学聚会讨论演员变化，我俩一句也说不出来。

……

单青讲哭了，哭累了，睡着了。

我被自己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

钱擎天在那头问，“她好吗？”

“她刚睡着，要叫醒她吗？”

“不用了。”

“哦。”

“那个，她醒了也别告诉她我打来过。”

“好的。”

第二天清早，单青到处摸手机，我递给她，她翻完微信翻QQ，翻完邮件翻短信，都没有那个人发来的消息。

她发了好久的呆，我一度担心她永远回不过神来。

07

飞机降落了，我还在出神。

忽然我瞥见邻座在看Kindle，冷哼一声。

“你不知道Kindle有wifi吗？降落期间使用它，缺乏修养。”我特意说英语，为了把那个单词还给他。

他白了我一眼，收起Kindle。

我好爽。

后来这个人让我爽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在我爱上他的时候，爱上我。

▷▶ 我这么努力生活，实在无需冒不必要的险

我生平第一次室友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要不要把我赶出去。

搬进合租公寓不足半月，我偶然发现茶叶蛋烹饪法门，兴高采烈地盘算煮给三位室友做早饭。于是有一天，我起大早进厨房，架锅放料拧开电磁灶，回房继续做睡前未完成的预习。我都算好了，茶叶蛋会在我出门上早课前完工，室友们将在食香中醒来。

我下课回家，却见楼前骚动一片。公寓门窗齐开，气味难闻，本应在教室的室友们正蓬头垢面、面色阴沉地坐在客厅里，对我的“我回来啦”置之不理，气氛压抑。

原来，我出门忘了关灶，水干后四蛋爆炸，浓烟触动火警器，呛了三室友，惊了一栋楼，引得911呼啸而来。

我心脏咚咚响，半躲在公寓门边不敢进屋。

异国读书，解决“吃”的方法众多，校内食堂、校外馆子到处都是，但若将经济、方便、口味因素全都考虑在内，“自己下厨”的盟主地位却是无可动摇。

也难怪大家会说，出国就像进错了新东方，你以为你是来学英语的，其实是来学做饭的。

只是不晓得初入厨房的少年人，有多少经历过我这般窘遇。

01

“我们差点还没睡醒就身死异国了！室友如此，你睡得着？”

“我妈刚刚还在视频里劝我搬出去，说安全第一。”

当晚，室友会议气氛一度紧张，我被要求先回房间，见他们似在商讨处理办法，立刻把耳朵贴上门缝，也不管姿势狼狈难看，无比紧张地偷听客厅里的对话。

我原是好意，可千不该万不该怎么竟会忘了锅里的蛋，捅了篓子，室友气急，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父母们都想踢我出去。我搬出寝室，生平第一次合租公寓，这才刚刚开始，人家的独生儿女就被我弄得性命堪忧，自是作何反应都情有可原。委屈、伤心、耻辱和惧怕交错翻滚，我脑中一团乱麻，此刻独自在门后，一直噙在眼里的泪终于大滴大滴落下来。

却还是按时坐在电脑前与父母视频。

听妈妈是否按时吃饭，身体如何等毫无新意的唠叨，待她问及是否有不顺利时，我喉咙不住一哽，随即摇头。都好着呢，美国这么发达，能有什么不好。

你重金送我出国，自己做起留守父母。此刻我远在万里之外，无论发生什么，你所能做的只有瞎胡想和白操心。既此，我何必害你伤神，催你老。看着屏幕里的脸，我暗赞自己聪明，开电脑前先用凉水抹了脸，又关了台灯，让镜头昏黄模糊，此刻就算我掉眼泪，你们也看不清。

门外还在开会，我向父母讲起美国佬佩服我画函数图不用计算器，最近学会了煮茶叶蛋，他们好不开心。

我17岁半，忽然发现，原来长大懂事，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

室友讨论的结果，是“出来生活，谁没有个开始”“大家其实都有过类似经历”和“以后一起住，你一定要更加小心”。

自此，我被禁止独自在家做中国餐，闲时室友做饭我观摩打下手，忙时我匆匆煮食，结束后必有一室友进厨房检查，然后敲我房门，或叮嘱或夸奖。

周末Home Party是传统，众人带上拿手好菜的食材，集聚你家或他家，挤在厨房一面玩闹一面烧菜一面互相教学。各种语言夹杂，有时香港人说小话，日本韩国人听不懂了，便不满地大叫一声“公共场合，请说英语！”一餐晚饭做到九十点，吃到十二点。若是逢年过节，则一定要拉开桌子揉面垛馅包饺子。

每隔两周，室友载我跑一趟超市，鸡胸鸡腿鸡翅肉上美国超市，鸡脖鸡杂筒子骨上中国超市。在美国，超市也能按种族划分，韩国日本墨西哥超市，全都充满本国食、本国人、本国字，你可以选择坚守一种文化，也无妨去取众家之特色，配合“每周优惠”活动券，这样，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能买得又地道又便宜。把它们塞满后备箱，再塞满冰箱，一边上学一边消耗。经年累月蓦然回首，自己已然被消耗成了中华小当家。

我18岁生日那天，下厨感谢室友，室友以解除“单独在家不准做中国餐”禁令做礼，我终于出师。

后来，我见到厨房里笨手笨脚的学弟学妹，总忍不住叮嘱点拨，甚至夺过菜刀，反复演示交待，一定要收指尖，指节抵刀刃。不然伤了手指耽误了功课，没爹妈听你哭。

02

最常态，还是吃食堂。尤其在留学早期。

学校十分有趣，它没有单独成栋的食堂楼，而是到处设点，要么设在寝室楼一楼，要么设在教学楼一楼，图书馆一楼，学生活动中心一楼，甚至在学校中心广场——Red Square上放餐车，厨师在车里煎汉堡夹三明治包热狗炒韩国饭，学生在广场上排队拿。

你会发现，食堂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方便快捷。

这学校里的所有课程，无不从开学考到期末，考试均按百分比算进期末成绩，叫人精神紧张，忙碌无比，多亏有走哪都能吃正餐的食堂们，节约一些精力和时间。

是了，难怪座位上总有边吃边写作业，边吃边讨论功课的人。

是了是了，24小时图书馆一楼的小餐吧，更是开到凌晨一点，并用广播提醒同学们，饿了就下楼吃点东西。

若非无意为之，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食堂的菜色，也是各国风味应有尽有。

从日本寿司到韩国泡菜饭，从中国炒面到印度咖喱，从汉堡到披萨，从沙拉到牛扒，无所不有，而厨师大都是勤工俭学的在校生。

他们不懂食物文化，没有精力精学烹饪，再为迎合大众口味将味道胡乱改良一通，如此，不难想象食堂的另一特点：你想吃什么都有，什么都又贵又难吃。

比如有一种不知哪位美国高人发明的Orange Chicken（橘子鸡？），在中国餐菜单里屹立不倒。它酸若醋，甜似变质番茄酱，通体呈橘色，

形如糖醋里脊，一番咀嚼下来，口中竟余有隐隐的苦。逼得大家买菜回家，争做中华小当家。

03

吃馆子就又不一样了。

以“大熔炉”闻名遐迩的美利坚，什么国家、种族的群落都有，什么群落都有出来开餐馆的。

华盛顿大学隔壁有一条名叫Ave的长街，街上餐馆鳞次栉比，巴基斯塔甜点挨着泰国炒面，泰国炒面后面是越南粉，越南粉又与韩国石板豆腐比邻，再走两步，什么东京鲷鱼烧，台湾珍珠茶，墨西哥玉米馅饼，美国热狗也全有。他们的店主、雇员全是本国人，饭菜做得地道，说祖国话，还时不时掺和一脚华大事宜，赞助本国学生会。

而我最喜爱的，并不是这一条街吃遍全世界。

我讲两家好了。

第一家在Pike Place Market，派克集市。

集市位于西雅图港口，初因渔人、农民、民间艺术家齐搭篷子，聚集贩卖果实而成形，已是西雅图标志景点，每天被各国旅客走马观花，观花走马。

小铺坐落在渔人、菜农和果农间，只有一个吧台，两个座位。店主是位魁梧的中年白人，除了汉堡热狗三明治，他卖一种叫Clam Chowder的浓汤。汤是美国随处可见的牡蛎土豆家常汤，而他多放了三文鱼和一些珍果蔬菜，味道鲜美特别，又在这景区闹市，价格却竟偏低。

我有一回好奇问缘由，他倒诚实热情，哈哈大笑，大声说他成本最低。原来这集市本是居民自发组织而成，声名大噪后，政府除了划定地限，并未多加干预，这里因此房租水电免费，店铺易主别人也管不着。

他下午5点准时关门，我好言劝诫，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他却摆手，又哈哈大笑，卖到5点够花了，5点以后的时间我给自己和家庭。他指指贴满海报的墙，喏，我让那个乐队贴音乐会广告，他送我门票，我全家今晚去听。

这般聊几次，他便记住我了，常常我未走进店铺，他已经哈哈笑开，一面大声说“How are you doing Crystal”一面盛汤。还告诉我他和集市都是清晨5点开门，欢迎来玩。

我去过一次，便有了得闲就起大大早，上派克集市吃热狗等汤喝的习惯。

5点刚过，我坐在小铺高脚椅上晃双腿。天还是暗蓝色，各家渔人将大鲜鱼卸下货车，站定脚步，你扔给我，我扔给他，两三下便将鱼摆上货架，他们齐声吆喝一呼众应，动作言语整齐滂沱得像小学课本里描绘的《安塞腰鼓》。

我有一天忽然灵光一闪，喝一口汤，对店主说，中国现在流行问你幸福吗。我打算拍一个西雅图版，可以来问你吗？

店主正在翻板烧火腿，准备一天的生意，他手上不停，抬头问我，我可以向13亿人展现我的舞姿吗？

不等我答，他已踏上渔人的吆喝节奏，一面动作夸张地挥舞小铲，一面扭起他的魁梧身躯了。

天上，鱼肚白尚未完全睁眼，闹哄哄的派克集市身后，是灯光静谧船只挺拔的港口。与集市隔街相对的世界第一家星巴克还沉睡着，两三小时后，说着不同语言的游人们，又要在它门前排起长队了。

我还不熟悉西雅图时，常常去一家街角餐厅吃Cheesesteak，后来知道了它所处的Pioneer Square（先锋广场）边缘，是牛鬼蛇神们的巢穴，罪案频发，光天化日也鲜有路人，餐厅玻璃门上更是常有以“Wanted”为题的悬赏命案线索贴纸，因此纵然交通便利食味鲜美，我也渐渐改作了好几周一去。

餐厅简陋而宽敞，有个永远停在体育频道的小电视，我坐在里面等Cheesesteak，是用牛肉末，汤汁和融化了的芝士作夹心的热狗。我有时边等边看球赛，有时则拿出本子记小说灵感。这里空旷清寂，适合神游。

厨房是开放式的，起先里面一直是两个大男孩子，黑人，有一天却只剩了一个。我进门时见他独自站在铁板前翻炒意大利香肠片，鼻尖上的汗珠剔透灵动。

我想起店门上贴过的命案悬赏告示，鼻头忽然一酸，张了张口，终没有问。

结账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往机器边的小费桶里塞了20刀。

跟着胸口一痛，就这么一塞，一个半下午的勤工俭学白干了。

他找钱找到一半，抬头看我，神情错愕。

我说，Say hi to your friend。替我向你的朋友问好。

他撕了小票递来，微微颔首，Thank you, I will。谢谢你，我会的。

后来有一次，也是在这家店里，我亲历了人生第一场枪击案。

店里只有我和正下厨的大男孩子两人。我正伏案记灵感，远处隐约传来警笛声，我未在意，却听外面又连出几声利落清脆的闷响，我闻声抬头望门外，思绪还在小说里，突然联想到枪，傻了。

他“Hey”了一声，从灶下探出半个脑袋，蹲跪着朝我招手，我又在枪声里发了会儿呆，终于慌忙离开座位，一步三跌进厨房。

灶下竟有个小空间，他把我推到里面，我看他，他不看我，兀自神色戒备，周身散发着劣质古龙水与年轻男孩特有的气息，手里拿一把枪。

几周后，我又去吃Cheesesteak。

吃完付账，机器吱吱印出小票。他撕下小票，在背面写下一串数字，递给我。

This one is for you，下次想吃时，打这个电话，我给你送过去。

I thought you guys don't do delivery。我以为你们没有外送服务。

他皱眉，黑人英语的腔调总有些凶凶屌屌的，I said this one is for you. 我说了这是给你的。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

大三秋天，我去学校书店买答题卡，买单时门外忽然几声枪响，玻璃窗转眼碎成一地。

我迅速钻进隐蔽处，躲好后发微博，Ave上发生枪击案，大家别靠近！

再也不似第一次的彻底变傻，动弹不得。

第二件，我在Home Party上把小票电话号码事件讲了出来，正在切菜的闺蜜神色大变。

“你是不是戴了什么奢侈品，让人起了歹心？”

“我哪有什么奢侈品——除了，有一回心血来潮，在那吃了8刀的热狗，给了20刀小费。”

“就是这了，那老黑自此认定你充满入室抢劫价值！”

我想起他持枪蹲在我外面，和说“I said this is for you”时的表情，一笑置之闺蜜的话，并不相信。但异国他乡，诸多不易，我这么努力生活，实在无需去冒如此没有必要的险，因此再没吃过先锋广场边的Cheesesteak。

04

唐人街。

是汇集祖国各地美食的中国城，从广式甜点到四川火锅，讲中国话吃中国食，如果不是饭后付美钞，我都要以为回国了。

特地单独写，因为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人。

大一那年，初到美国，还在住寝室，吃食堂，想不通那些我闻所未闻的中国菜从哪里来。

朋友约我吃饭，我迟到了，他们叫我站在唐人街入口的牌匾下等，说会有人接。

不一会儿，一个戴棒球帽的亚裔少年走了过来，他皮肤很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

他问我，你在等人吗？

我说是的，朋友们在附近的餐馆，我在等他们来人接，我不一定认识来的人，但还好这儿只有我在等人。

他笑了笑，伸出手来，我叫Mick。

我跟着Mick走进一家奶茶铺，他为我点了Honeydew，我小抿一口，顿时双眼放光，惊呼，怎么会这么好喝？！

我说我刚到美国，在学校吃了几回中国餐，已经绝望。没想到奶茶这么好喝。

他的帽子已经摘下，异常俊俏的脸惊讶了一下，绝望？怎么会，你跟我来。

他七拐八拐，拐进一家小餐馆，熟络地点一道菜，叫我尝，我惊呼声未绝，已被他带进了另一间。

他穿梭于鱼龙混杂、地形复杂的唐人街大街小巷，轻车熟路有如在自家后院散步。他说他自小长在这里。

我们一家一家地吃招牌菜，或点心或饮料或菜肴，吃完再走，走走再吃，他向我展示买单送Fortune Cookie（幸运饼干）的中国饮食文化，我说我在中国从没见过它。一直到暮色四合，店家络绎关门，街上开始零星出现黑人流浪汉，才发觉天色已晚。

他说我送你回家吧。我上车，说我住在华盛顿大学北区最北的寝室，你停在45街就好。

熟悉的景色映入眼帘，我解开安全带，说谢谢。

他侧身抱了我一下，It was nice meeting you。很高兴认识你。

我已经被各种你好再见拥抱得习惯了，那一刻心跳却骤然不听使唤起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情急之下开了车门就跑。

Crystal，他叫我，you dropped your cellphone。你掉了手机。

Oh thank you。哦谢谢，我回身拿了手机，继续跑。

我打电话给朋友，说："你真够孙子，把我丢给你朋友，一下午不现身。话未出口他却已怪起我来。"

"你上哪去了，我朋友等你半小时不见你，打电话也不接，一帮人紧张了一下午，你不来提前说一声行不行？！"

我反应了一下，顿时一身冷汗。

三年过去，我的谨慎与防备心早已不似当初，那般欺骗不可能再有可乘之机。

初始，我再去唐人街吃那美食，总惦记着问一问棒球帽，肤白貌俊的高个子吃货少年。得到过一些类似"你说Mick啊，你离他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人""Mick啊，他刚刚还在这里的"的答案。

久而久之，同学好友都知道了我爱吃唐人街餐馆，谁去都叫上我。

只是一晃三年，我再没见过Mick，也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出他。

05

吃饭，无非是自己动手，食堂和校外餐馆。

离开了家，离开了吃饭仅需到时间上桌的日子，离开了妈妈那些当初并不觉珍贵的“明天想吃啥”和“丫头，开饭了！”，总要找到新的活法。

于是开始切到手，煮坏锅，然后渐渐懂得一锅汤该放多少盐；于是有了新的朝夕相处的人，吃我做的饭或者给我做饭；于是熟悉了食堂，习惯了学校；于是将自己融进城市里数不尽的小餐馆、小人物和小故事，并在这一餐又一餐的饭菜中，变成一个回不去的大人。

▷► 如果你在这里，世界会更安静

01

我那天如果没有更新那条状态就好了。

每到周末，我都会挑一个下午去Ranch99采购一星期的食粮。Ranch99是一个小中国，所有商品都只有中文商标，你甚至能遇到不懂英语的收银员。想家时转过去看看，来来往往的中文汉语叫人顿时心旷神怡。

那条状态源于一个小事故。

我的车半路响起了加油警告，加油站在反方向，一来一回Ranch99就差不多关门了，我便临时决意改去正巧在面前的H-mart。

H-mart的性质与Ranch99相同，若将韩文换作中文，它们便彻底一致。

H-mart。

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走完两排货架我便后悔了。极目之处全是韩文，我完全无法辨别哪罐是我需要的芝麻油，哪瓶是我在找的山西醋。

纯粹出于习惯，我掏出手机更新Facebook状态："人在H-mart，一字不识无法购物，急求好心人帮助。"

几乎是同时收到了回复。Eric Kim，完全陌生的名字。

"你站到冰激凌区去，我过去找你。"

02

你顺着人流自大米堆砌的拐角走出的刹那，我便知道是你，我见过你。

事实上，全校没有人没见过你，我大一第一次进食堂，就看到你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毫无顾忌地跳舞。那是中午，食堂最人满为患的时段，大家或独自狼吞虎咽或结伴吃聊，只有你，熟视无睹所有经过你绕过你的人群，随着大厅里节奏分明的乐律径自摆动身体，看上去无比沉醉。

我不得不承认，我端着subway第一次在食堂看见你时就震惊了。简单的T-shirt牛仔和手抓痕迹明显的发型在你身上格外和谐亮眼，你分明有致的肌理几乎占满了整件T-shirt，你的舞技出奇精湛，随舞步跳出优美弧线的半长刘海下，精致的轮廓若隐若现。你的表情始终很淡，漫不经心却灼人眼球。

我后来偶然从学长学姐处听说，每学期伊始，你都会成为新生们口中的话题，人们谈论你的英俊，谈论你的精湛舞技和完美台风，甚至结伴守在食堂里等你出现，带着相机和DV。

也有人看不惯你，刻薄地称你“fxxking free show boy”，冲着你喊“不收钱的舞男，喜欢跳就滚去修舞蹈课”；在推开食堂门的同时刻意放大声音，“嘿，我赌5刀装X男今天将继续出现！”

你充耳不闻，风雨无阻地继续你的每日一跳。别说风雨无阻，就是期中期末，你也无比准时照跳不误。

然后渐渐的，大家都习惯了你这个奇观，习惯后便视而不见。每天忙碌自己的学业和party，在食堂来来往往，再也不谈论和注意你。

Eric Kim，你停在我面前，说我就是刚刚回你状态的人时，我才第一次将你看清。你面容精致得出乎意料，皮肤很白，高鼻梁，发式紊乱却看似考究，单眼皮，里面嵌了一双星辰般明亮的大眼睛。站姿挺拔，185上下的样子。

咕咕哝哝的韩语在周身来来去去，我念着我的购物清单，一一描述需要怎样的陈醋八角十三香，灯泡螺丝铁丝网，你一边点头一边为我让路指路，缩小范围后，又翻译起标签上密密麻麻的构成原料，细细地比划、翻译讲解起来。

超市很吵很亮，我们一边在一排排琳琅货架前后穿梭徘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你大一？刚来美国？”“是啊”“适应吗？”“还好吧”，是如斯萍水相逢的平淡交集。

Eric Kim，我后来一直想，如果在这一天，接下来的话题没有被提起，我的、你的后来一定都省心很多。

这个话题是如何提起的呢。

是了，我直接从网上复制打印的一小段购物单里，有个单词不认识，我支吾着念不出来，你便把纸条要了去。

照着纸条熟练取货时，你忽然恍悟了什么，扭头惊讶地看我，问：“你连马桶都准备自己修？”

“没办法，我住公寓，通知管理员的话收钱还罚款。”我答。

“工具找的还挺齐的，”你挂着笑，打量购物车里的商品，抿嘴犹豫了一下，抬头说，“你家在哪？我去帮你修。”

“啊？”

那个夜晚，西雅图漆黑、寂静如常，跟着我，你的车灯自身后软软地将我包裹笼罩。我们驶过无声地驶过无人的购物街和校园，全世界只有引擎在低低歌唱。

你问清洗手间位置便拎着工具径直进了去，公寓里灯火通明，我靠在门棱上，你娴熟地倒腾马桶，马桶乒乓响，你一边倒腾一边讲解，我上前认真听授学习问问题，一切都怪怪的和谐着。

“太厉害了……你都在哪里学的？”眼看着马桶被你三两下倒腾康复，我十分钦佩，由衷发问。

“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住公寓，住了三年，不想自行修道成马桶仙都不行。”你直起身子环顾公寓，像是陷进了某种回忆，喃喃道，“条件可比这里差多了。”

那天，Eric Kim，我还记得那天你说要走时，我看了眼钟，23:15。在“天黑不出门”的美国，这是非常危险的时间。我犹豫了一下，叫住正在换鞋的你，说：“这么晚了不安全，要不你明天天亮再走吧。”

我把毛毯铺上客厅沙发的时候，你背对我，一边细细欣赏我挂在墙上的世博吉祥物，一边笑道：“你还真胆大，第一次见面就敢留我过夜。”

“你胆也不小啊，”我直起身转过脸，还击道，“第一次见面就敢留下来过夜。”

话毕，我丢上枕头，随便说了句今天辛苦了谢谢你和晚安，回到卧室，把门锁得很响。

Eric Kim，说实话，那个夜晚我很后悔和害怕，你毕竟是个陌生人。

所以我辗转到凌晨仍旧难眠，反复起床确认门是否锁好，直到摸出了手枪，才紧握它在巨困侵袭中缓缓睡着。

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午夜，我被敲门声叫醒，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可装睡了一个世纪，敲门声不降反升，其间还夹杂着你低低的“hey——”，我吞了吞口水，眼睁睁看着黑暗涂抹恐怖。

我一手握紧手枪一手缓缓开门，你巨大的身影显现，我全身都绷成一根筋了，你开口说话，话音未落便忽然倒抽一口凉气。退步，你惊恐地看我，星辰般的眼眸在黑暗里闪闪发光。

这是个寂静的墨色世界，窗外，华盛顿湖上的灯光远远地微弱地漫射过来，枪口的寒光在闪，你变了调的，“May I use the restroom real quick?”的尾音在房间里久久回荡。

我这才想起，这间公寓的厕所是只能从卧室进的。

“对、对不起！”我连忙收回手枪，囧兮兮地道歉。

你摸开灯，看起来有点无语，啼笑皆非地摇了摇头，你说：“我还是现在就走吧。”

“我——”我语结又羞愧，连忙跟上转身走向客厅的你，问，“你不用厕所了吗？”

“已经吓到裤子上了，”你打趣道，流畅迅速地换完鞋打开门，你转身，看着手足无措的我，表情无奈眼角带笑，“去找个人照顾吧，你刚来，有男朋友帮你的话生活会好很多，这是经验之谈。”

“谢谢你的经验，”我答，“我相信一切都是需要被支付的，付出的努

力吃过的苦免费的好。我看不出享受一种生活的同时学会坚强独立有什么不好。并且，用得一时之便换爱情，我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你这么说的话……我还瞒能体会的，”你说，“回见。”

“等下！”我的道歉已经憋半天了，时候到了却又无从开口，于是连忙抓起一个香草甜甜圈塞给你，“你……折腾这么久饿了吧。”

你睥睨甜甜圈，又笑了：“我不打算接受你的道歉礼。”

“就当是感谢你长久以来的精彩舞蹈，让我度过了很多愉快的中午。”我灵机一动。

你愣了一下，方才拈过甜甜圈：“我的荣幸。”

你说，而后转身消失在了黑暗里。

凌晨，公寓里满是金墨色的静默，我回到卧房。终于可以安心睡着了，我想。

直到三小时后。

是的，Eric，喝了无数遍水上了无数遍厕所的三小时后，我依然辗转反侧神志清醒。点着零星灯火的华盛顿湖宁静地镶嵌在林立的高楼里。把窗外的景色收进眼底，我愕然发现，这一次，我才是真的睡不着了。

天空里是你，湖面上是你，你始终挂在嘴角的，那抹无奈的浅笑逡巡不散，在黑夜里无休地抓挠我的心脏。

夜静悄悄的。

西雅图仿佛又下雨了。

03

那次照面之后，我才发现我们毫无缘分，我每天四节课一小时健身房，三小时班四小时图书馆，日平均横穿校园三到四次，从未偶遇过你。考试间隙忽而想起我会摇头叹惋，但仅此而已，毕竟邂逅和巧合强求不来。

期中考结束不久，我的高数课出了事故。有人检举助教借考前一对一收费辅导之机，直接将“每周一测”原题讲授给学生以助其保GPA，教授怒而当众责骂助教，引起广泛关注，教务处开除该助教取消其奖学金。这件原本简单明了大快人心的事，在被曝与兄弟会有染之后，顿时复杂严重了起来。

是的，兄弟会，你可以从任何官方非官方资料查阅到这个组织，它存在于美国各大著名学府，入会门槛是全A的成绩以及高额会费。人们称它荣誉团体，布什是它的成员，媒体和传说形容它是富家子女和特优生彰显地位的工具，说它是高校看不见的掌控者，它的关键词是聚会，性，酗酒和毒品。说这也是一张覆盖全美的关系网，成员毕业之后，无论找工作打官司，都能从中获益……总之，它以无数种容貌被写在无数的美国小说和电影里，在世人眼中，它从来都充满了神秘、向往与恐怖。

Facebook上流言一轮接一轮，有人说其实教授在责骂助教之前，就接到了兄弟会“让一切平静地继续下去，这是您能驻留本校唯一之法门”的变相警告，教授坚持声讨助教。两周后，全校大量GPA3.5以上的特优生忽然联名举报该教授，声称从作风问题到教学质量，他处处是诟病，所有检举证据确凿，学校不得不建议该教授暂时休假，改过自新。

人们传说教授一怒之下辞职远赴某社区大学执教，我作为本次事件无辜



◀ 那一年的冬晨，很冷。



▷ 原来长大懂事，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



▶ 我总是不太承认这些。
但起初，确实迷茫和孤独。



▷ ▶



几乎每天清晨醒来，

窗外都在淅淅沥沥绵绵无声地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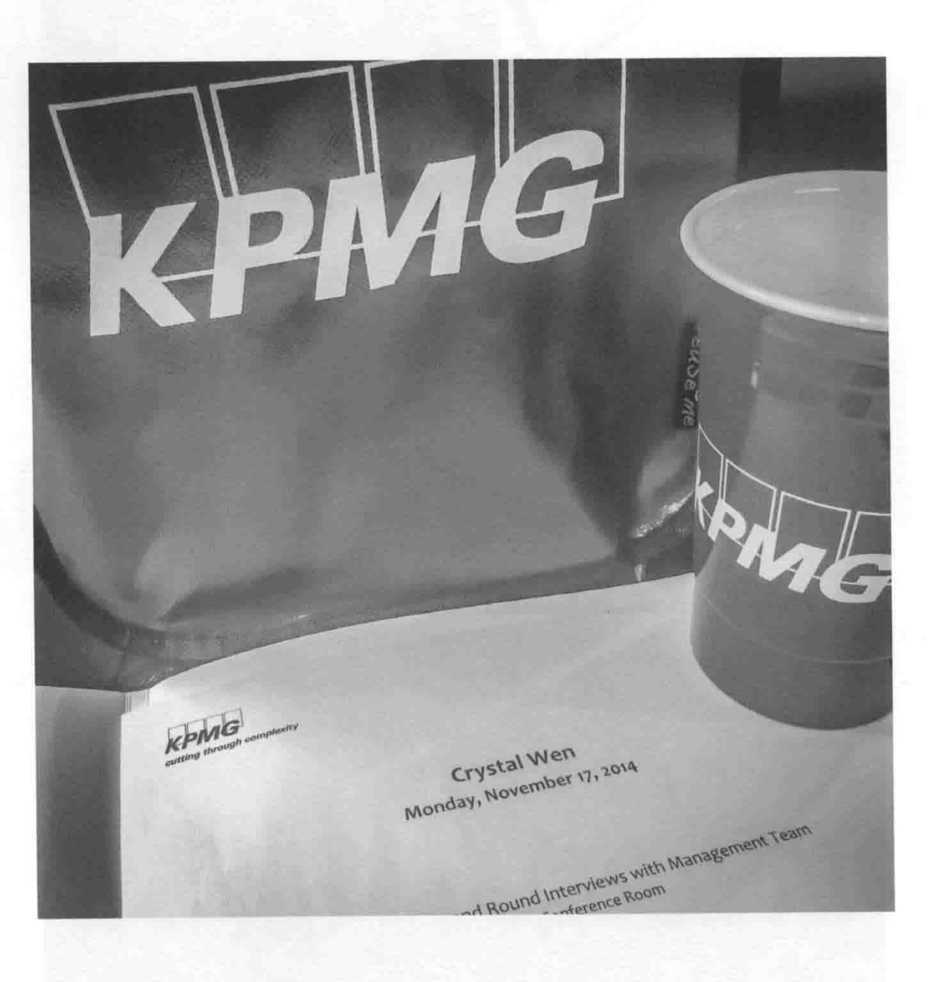
化好妆踩好高跟鞋，抱上电脑和几本厚书，

在步履匆匆的人群中匆匆步履，赶往不同的教室。

原来，重要的不是那一纸文凭，

而是我在这四年间的每分每秒里，

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认识了谁，离开了谁。







▷▶

将自己融进城市里数不尽的小餐馆、

小人物和小故事，并在这一餐又一餐的饭菜中，

变成一个回不去的大人。

的受害者之一，一夜间同失助教和教授，高数课顿时陷入瘫痪。

幸运的是，解决效率快得惊人，我周五上午停课，下午便收到数学系主任的邮件，致歉对学生造成的不便，并通知新教授和助教均将于下周一与大家见面。

Eric Kim，这就是我们重逢的全部起因经过。那个上午，雨城里罕见的阳光洒进哥特式教学楼巨大的玻璃窗，澄亮的教室里，三四百人排排坐。少顷，门被推开了，你和老教授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我看到你，顿时惊得说不出话，其他人也一样，半秒沉静之后，教室里爆发出各种语言版的类似于“怎么是那个舞男”的交头接耳。这是向量微分课，微积分四，“一个每天大中午在食堂跳街舞的怪癖男能来当我们助教？”因为是中文，无数私语里这一句我听得格外清晰。

“原谅我，”教授叫停窃窃私语，介绍起你，“这是Eric Kim，数学系三年级唯一的全额奖学金获得者，刚刚结束的全美数学锦标赛冠军。Kim先生是我见过的最擅长辅导数学的学生之一，为表中途更换教师为大家带来的不便之歉，特别安排这位最好的助教给大家……”

彼时，台下鸦雀无声，你咧嘴干巴巴地笑了一下，看起来有点担待不起这般夸赞。人们都在盯着你看，你用你星辰般的眼眸回望回去，许因为我是全场唯一让你眼熟的人，你把目光停在了我身上，友好一笑。然后，你停下寻找座位的脚步，坐上我身旁的位置。

“好久不见。”我说。

“好久不见。”你答。

窗帘被拉合了，把阳光隔绝去了世界之外，白板上投影仪的光芒毛茸茸的，教授苍老发颤的声音经过看不见的话筒从四面八方传进耳朵，上课了。

04

你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

你从不缺席每周三次的课外辅导，每次课前你都宣传一遍并号召更多同学加入。你总是早早现身在约定好的教室，给大家讲卷子讲例题，开些小玩笑。偶尔辅导安排在早饭前，你还会抱来一大盒甜甜圈，放在教室门前的书桌上。凡进门者，皆需拿走一块甜甜圈以示对你工作的认可与尊重。

那些日子里，教室里奶甜味不散，大家一边舔手指一边疯狂拨弄计算器。你最忙碌，时而在讲台上画讲合一，时而窝在人堆里，右腿一盘，便叽叽喳喳喳喳沉醉在了讨论里。

教室的窗很大，光线极佳，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你坐得歪七八扭自如随意；从你的角度看过来，你笑起来牙齿格外好看，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怯生生的顽皮。

我的数学很差，从中国差到美国，虽然继承了中国人擅长考试的光荣特色，做题却依旧拖后腿，习题讨论之前，常常全班等我一个。于是你干脆常年坐我旁边，盯着我做题，然后看着我的卷子，放大声音为全班讲。

可是Eric你知道吗，你目光炯炯盯着我时，我原本就没多少的数学细胞会被尽数吓跑，然后整个大脑随之死机，无法思考。

学校很美，修葺整齐的樱花林后还有座小山，绿树荫荫参天蔽日，是环

境科学和农学院的领地，晨跑爱好者的天堂。

我第一次晨跑，沿路赏天赏树赏阳光，不一会儿就迷路了。上午九点，难得太阳当空，光斑密密麻麻打在地上，四面都是树隙间的泥泞小路，有风声，有人迹，没有人。

风声沙沙的，我止步环顾了下，忽然有些害怕。

电话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Eric？”我惊讶道，“什么事？”

你不作答，劈头就说：“你就在那儿别乱动了，那附近有浣熊。”

“我怎么办？”我吓得连你为何知道我行踪的惊天疑问都忽略了，学校里松鼠遍布浣熊四伏。浣熊一抓便致狂犬病，我早有耳闻。

你顿了一下，等我。你说，便利落地挂了电话。

那是正午，森林里春意盎然，阳光避过绿树罅隙打在泥土地上，无垠的青绿色与树叶香里，你小跑着破光而来，“我中午还有课，你跟着我，我们快点离开这儿”，你语毕，带着我一前一后上了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走在你身后，我百思不得其解。

“前几天课上玩你手机的时候，顺手互连了GPS。”你头也不回，语调泰然地解疑。

我摸出手机打开地图，屏幕上，写着“Eric’s iphone”和“I am here”的小红点缓缓移动着，时而紧连时而重叠。

“为什么？”我止步，问你。

你转头看我，阳光很好，光斑半落在你的脸上，你发着亮白的光，对着

我张了张口，扭回头去，始终没有答话。

Eric，森林里的挺身而出之后，我们依旧没有多熟，我还是极少见到你，也从不回复你的Facebook状态，即使有了课外的交集，也仅仅限于偶尔在去数学课的路上碰到，招呼之后一起走一段两分钟左右的路。

“知道你也是国际学生时还瞒惊讶的，你讲英语完全没有外国口音的。”

“大概因为我出来的相对早吧。”

“几岁？”

“15。”

是的，即使会在同行的途中闲聊，对话也大都如此，不着边际，不痛不痒。

我想你。

我开始不可抑制地想你，无论走到哪，你的样子都时刻立体清晰地在脑海里，我想念着想象着每一个“如果你在这里”的情景。

我开始热衷更新facebook状态，刷屏般地发照片，我想象你阅读它们时的样子。我这些全都无关于你，却为你而生的信息。

我企盼也惧怕你的回复，我一定会手足无措不知如果回复回去。每次回复提示音响，我的心都揪作一团，轻轻发颤。

却每次都是失望。

05

作业、考试和紧张程度，较之当年的襄樊四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日子因此过得相当快。两年一度、众所瞩目的“多元文化周”转眼就来了。

各个专业、各种宗教，各国人民都在绞尽脑汁展现自己的特色魅力，天文系搭建了临时观星台；黑人协会借cosplay重现他们的血泪史；日本女生在樱树下摆茶道，一度成为校园里亚裔男性回头率最高的风景；欧裔拉丁裔亚裔人民争相穿起民族服饰，穿梭在这座以哥特式建筑闻名的校园。

压轴戏依旧是文艺汇演。以系为单位，人们一群一群上台吹拉弹唱各显神通。这是艺术系翻身做主人的日子，他们唱的唱跳的跳，享受着全场的惊叹与赞赏。

Eric，你依旧出人意料，是的，这次，你甚至带着你们系震惊了全校。

“下一个节目来自数学系”话音刚落，舞台陡然陷入一片死寂，然后，黑暗里传来澄澈至极的韩文清唱，鼓点加强，许多身影在昏暗灯光和缭绕烟雾里渐渐清晰，他们随旋律挪动、变换位置，动作简单而整齐，感染力极强。你从某个人影后现身，领舞，歌唱。

灯光师沸腾了，打出变幻莫测的光彩，观众沸腾了，起身挥手惊声尖叫，没有人记得站在台上的是一群常年不挪屁股的数学系才子，庄重肃穆的学校主广场仿佛瞬间变成了明星演唱会现场。

一周过后你们依然被人津津乐道着，尤其是你，Eric Kim，一个在舞台上秒杀全舞蹈系表演系音乐系的数学专业全奖生，你的故事被更多人更细致地口耳相传开了。

他们传说，你十岁那年被星探挖进了首尔最大的演艺公司，你以组合成员形式签约做了练习生，在暗无天日的专业培训里过了四年。14岁，你还没出道就决定坚决不当明星，你毅然离开首尔，拼命学了一年SSAT，全额奖学金考进纽约布鲁克林的IB制国际高中，三年读完四年课程，然后被这里全奖录取。

他们还说，你曾是组合里最受器重的成员，你的离开甚至激怒了高层，你背了违约债，曾一度消沉，直到遇到了你的菲律宾裔女友，照顾你饮食起居，为你绝除后患……仔细回想一下，你中午跳舞时，确实每次都有一个东南亚模样的细瘦女孩子，坐在放着你外套的桌边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安然沉静。

我试着想象你曾走过的路，15岁，追星叛逆少不更事的年纪。你那张尚未长成的、精致好看得不真实的脸上勇敢的表情。

周末，清晨，我睁开眼睛，想看你一眼的心情忽然前所未有的不可控。

我GPS你，你在24小时图书馆，课桌区。

晨光巧妙地布满这座设计精良的图书馆，你正伏案埋首，紧皱眉头检查稿纸，计算器甩在一边，电脑文档写满了复杂的数字公式，你脸色蜡黄眼圈极黑。期中还没到，你已经一副通了数宵的样子了。

“放弃那么多选这个苦逼专业……不后悔吗？”我悄悄坐在你旁边，问。

你闻声转头，表情木讷眼神恍惚，似乎还没从题里缓过神。然后，你掏出一个香草甜甜圈，大大咬一口，舔舔嘴唇朝我笑：“有这个就很好了。”

我看着你，想起食堂里那个行为怪异遭人恶语的跳舞少年，身在这样人

才济济的学校和专业，保住全额奖学金已经足够耗尽一个人类所有的心血，你又助教又打工，必定连偶尔特地去趟舞蹈室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舞蹈课。

“你要来一个吗？”你递来一个甜甜圈，白炽灯下，奶油在散发着甜腻腻的光。

你的眼窝深陷，眼圈黑得很吓人，桌子上，厚若砖块的课本摊开着，作业纸堆叠。

我忽然很想抱抱你，这样一个遍体鳞伤，无奈的缄默着的你，可你在笑，笑得那么惬意美好没有烦恼。

清晨的图书馆，学霸们还没从通宵的题海遨游中苏醒过来，你重新埋首稿纸，瞬间就被遗忘的我坐在旁边，手中的香草甜甜圈甜得难以下咽。

06

美国大学生酷爱讨论，拉登遭袭翌日校园里已随处可见拉登与美国故事的讨论会招募单，人们衣冠楚楚走进大教室，风度翩翩发表意见，然后在五分钟内拔高嗓音大声争吵，面红耳赤。

期中考结束后，有人宣传起了以中国教育为主题的讨论会，好奇心驱使，我把它标注进行程日志，准备前去一探究竟。

是在下午5点某间巨大的阶梯教室，有人在讲台上调试PPT，更多人则径直走向座位。我在偏后方俯瞰这片风景，门被再次推开，你单肩挂着大书包的小身影出现，仰头看到我朝你挥手，你笑起来，挥手回应，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跨完台阶，坐在了我旁边。

“你怎么也来了？”

“顺路转过来看看。”

我睥睨你，道：“看不出来你也会是一个顺路来看这种打发时间、充满各种搭讪要电话机遇的讨论会的人。”

你抿嘴笑了一下，把视线挪回正前方，不置可否。

讲台黑了下来，PPT出现在巨大屏幕上，是万人大军举着班旗行向高考考场的照片，几秒钟后，画面过渡到家长哄抢保健品，墙上长长的考试排名单。班主任老师们在升旗台上手握话筒斗志昂扬地激情呐喊。

昏暗里，我静静看着那张无声的照片，无从知晓它出自哪所学校，但我知道他们在喊什么，高三那一年，我听了太多遍，它们扎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即便如今事过境迁物非人非，当时的激动之心不减。

“坚持住啊同学们！去战胜高考，去踏平五中状元桥！黎明就在不远方！那是胜利的曙光！那是自由与解放！”

那些每天都感慨着“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们真悲惨”的日子，那些一日三骂高考制度的时光，晚上10点半了老师还在放学铃声中奋力扯嗓子“安静！把这一题讲完再放学！”去趟食堂用跑的，吃碗面条用扒的，大考小考联考模拟考一轮接一轮，墙上的倒计时牌常被人悄然篡改，自习课教室针落可闻埋首拼命做题偶尔偷读《篮球先锋报》……人间之难忘，全都集中在那一年，叫人好不怀念。

大屏幕一黑，哀乐奏响，学生跳下教学楼后血肉模糊的自杀照片渐渐显现，画面越来越血腥残忍讽刺悲哀，然后，屏幕上出现一间普通的高三教室，桌子上摞满了没过人头的习题试卷，黑板边是倒计时牌，时值课

间，最该欢乐的时刻，教室里却只有埋首习题的，一张又一张痛苦的扭曲的麻木的脸。

嘘声与同情声受惊吓声此起彼伏，PPT的感染效果很好，讲台上绿头发的美国人得意地开始了演讲。

“……在中国，学生的命运可以因为一场高考而改变，他们可笑的用十二年准备这场考试。高中生一天在教室里坐十多小时，老师反复教授同一个知识，学生们反复做同一种题，他们不做志愿者，没有唱诗班活动社，不重视品德，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培养，他们只做题，教育的目的是一场考试，全国所有大学都用这场考试衡量学生价值……纵使中国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但在他们扭曲的教育形态里，学校，家庭以及他们自己只能选择把自己埋在这堆题里，思想被扼杀，创造力被扼杀……”

“啧啧，你们中国高考比韩国的还可怕……”昏暗里，你偏过脑袋，轻声对我说。

“可不是，尤其是湖北，一天在校十六小时，只有补课没有双休。2008年传言奥运开幕全国放假一天那会儿，有人问老师‘如果国家规定奥运开幕放假一天我们放假不？’老师答‘国家规定五一国庆七天假你上了十多年学放过几次七天？’……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老师们各个都像是敢死队里训练出来的，高一暑假补个课恨不得一口气把高三的内容都讲完……可反反复复学那些东西，学成渣儿了也不知道它们除了高考还有什么用。”

“……这就是可悲的中国教育！”讲台上，绿发男还在继续：“……我们都看到，美国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正在惊人的逐年递增，因为一旦他们

选择了来美国念大学，他们就不用参加高考，they don’t need to kill themselves……”

Eric，我是来凑热闹的，最多在看到你来之后暗叹一句“这一趟赚到了”，但截止到这句“kill themselves”，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起身跨过你的双膝直冲讲台。我不是中国高考的成功者，但谁的不成功归根结底都是由于自己欠缺努力与努力的方法。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能用自己否定中国高考的价值。

我站在讲台上，对着话筒，绿发男饶有兴致地、疑惑地看我，面前坐满了颜色各异的人们，“针对刚才这位同学的见解，我想发表一些我的个人看法。”我的声音在颤，但我还是坚持说了下去。

“大家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勤奋、认真、严谨、踏实、肯干，没错，我要说，这些能成为整个中国人的特质，和我们的高考是脱不开干系的。

“我们上学备战高考，更在学如何成事：朝九晚五，志向坚定，脚踏实地落实每一天。中国人做事，讲究十年磨一剑。温故了才能知新，反复做题才能生巧，时时请教，战胜怯懦、焦虑、沮丧、自满，和正确地自我看待与衡量；失败了，总结教训，卧薪尝胆转年再来……全世界都在说做事要努力努力，如何努力？中国人都知道，因为方法与秘诀都在我们走过的高考之路里。”

“我们学人生的同时也学知识，中国课程，让中国优生走到哪里都傲视光荣榜，中国强大的基础教育造就了中国人世界第一的平均智商，那些嘲笑中国教育的人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抓耳挠腮几小时也不会做的题，中国留学生用眼睛就能看出答案，就像他们不知道，在漫长的以后，当

中国人与他们身处同一个困境，中国人会有着强大得多的耐力，毅力，定力与韧性，而这些，都是中国高考附赠给中国人的礼物。”

“无论如何，你们葬送十二年童年和青春只为一场考试，这太荒谬了！”有人大声道，引来一篇赞同。

“上大学后我有一个感慨：人想踏进某个领域某种高度，那点基础知识就不得不掌握，再穿几个太平洋都一样。三角函数向量极限导数不定积分，高中大家都学我在做别的，于是就只好在大学里补这些。我和你们一样，高中轻松了，大学付更多的财力精力学。而我们身边更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要么因为基础太好迅速进入高阶课程，要么因为功课太容易有大量时间组织、参加活动，提高个人能力、见识与修养。这个时候，他们羡慕你们高中过得开心自由，可你们一定更羡慕他们学得又多又早。葬送，是的，可那些前期投入在中国能让人换来更广阔的人生与天地，在美国也一样。”

台下交头接耳嘈杂一片，我有点紧张，本不想招惹是非，现在看清台下戴着兄弟会徽兄弟会帽的大有人在，加之上次事件同班的揭发人我至今尚未再见他，我实在无法不后怕。

Eric，我看到你，你正双手抱胸，远远地高高地坐在我面前看着我，眸若星辰。对上我的目光，你嘴角的弧度又高了一些，然后你拿开一只手，无声地朝我伸了个拇指。

我忽然就心安了，并且莫名其妙地相信，你一定是用你三年在校经验判定我会没事后才给我鼓励。Eric，这样一个严格讲来与我连话都不曾多说的你，能让我觉得如此安心与安全，看来，你不仅善于出人意料，还

是一个神奇的人。

“美国高考，”我顿了顿嗓子，继续说，“一年七次，时间科目考场各种自选，自由大胆机会众多，美利坚风味浓重，可庄重严谨的中国高考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体现？而且，你们真的以为我们厌恶它憎恨它吗？去问问吧，去问问大孩子们心中最美好最难忘最怀念的是什么。”

“是高三。是我身后这张照片里，快要被习题试卷埋起来的高三，所有人为着同一个目标竞争，奋斗，充实地过完每一天每一秒。老师们鼓励我们打击我们紧紧盯着我们，我们在打仗在煎熬更在享受——像美国高考一样，中国高考确实也存在许多缺点，但在指出它弊端的同时，请不要忽略它更大比例的，美好。”

后来掌声响了很久，人们离开教学楼时，西雅图的天已经开始暗了。隔着不近不远的距离，我和你并肩而行的途中，你拍了拍我的肩膀，笑说，刚开始还觉得你怎么台下一套台上一套，仔细一想还挺能理解的……总之，干得好。

我在那一瞬间触电了，电流自你手掌传遍我全身。我发现我独自站在某个拐角，甚至不知你是何时道别，何时离开的。

07

Party是美国大学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这件事举世闻名，的确，周一到周三，人们疾步如风疯狂看书做题讨论写paper，置身其中你仿佛穿越回到中国高三，气氛从周四隐隐躁动，周五一到，人们走路带着跳，上课哼着歌，教授祝大家party day快乐。天黑后，寝室区极目之处party遍

布，震耳欲聋的音响乐你家盖他家他家传我家，受邀者到齐后也只虚掩房门，欢迎路人甲乙随意进出、加入。你因此能在一间公寓嗨到凌晨交友一堆却不知这是谁家，校园里也这样多了很多热情说hello却叫不上名字的人。

Critical thinking，美国教育的精魂之一，大胆质疑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受人尊重而非记恨。补习课上，我趴在桌上疑惑居然收到了绿发男party邀请的时候，你这样解释。

Beer pang，啤酒乒乓，party上最盛行的游戏之一。是在一张长方形桌两边各放十只纸杯，摆成三角形，倒满啤酒，参与者轮流试图用手把乒乓球掷进纸杯，掷进了哪杯，对方便要喝掉哪杯。游戏进行时，音响震耳欲聋，观众分帮倒彩叫好，有时添些博彩成分，气氛会格外激烈紧张。

我第一次参加美国人party，被一众人张牙舞爪推到桌边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乒乓球被塞进手里，灯光又昏又沉，空气是浊的，四面八方都是随音乐扭摆的身体以及吆喝起哄，我不会喝酒，只在中学同学会上见过被酒精弄失了理智的人，我越想越怕，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门被推开了，Eric，你一身T-shirt牛仔，轻松自如地走了进来。

“瞧瞧！瞧瞧！瞧瞧这是谁！”有人惊叫起来。

“我看到的是魂魄吗，大明星Eric Kim？”有人带着夸张笑容，张开怀抱迎了上去。

“是啊，你一定是太想念我了。”你和来人重重拥抱了一下，然后立刻融入party，轻车熟路。

Eric，我看到你，心下一紧。为我而来的？我无声地问你。

灯光暗暗的，摇滚乐换作了抒情歌，大家继续催我掷球。喧嚣里，你两指捻着啤酒，缓步朝我走来，边走边说："今天人这么多，不如我们两人一组。"

停在我身边，你用捻着啤酒的手指指对面，继续道："那边也上一个。"

游戏开始了，我一扔一个十不沾，轮到你，你看也不看，把乒乓球朝墙上一掷，球打在墙上，划出一个尖锐的角，径直逼进酒杯。

掌声雷动，我惊地张大嘴巴："你怎么做到的？！"

你歪过头，神秘地笑："这是数学问题。"

对方两掷全进，赢得叫好一片，你拦住我去拿酒杯的手，仰头将两杯一饮而尽。

游戏选手一轮一下，我当看客的时候，有人拈着酒杯笑靠了过来。

"嘿，你是Eric的朋友，我也是Eric的朋友，根据等量代换，我们就是朋友，这简直太棒了！你刚来美国？"

我被问了个措手不及，刚反应过来准备回答，手腕忽然一紧，被人拉到了身后。Eric，你个子很高，客厅里，暗光斜斜漫过来，你挡在我前面，把我覆进了你的阴影。

"Johnson，你的目标都在给Kaito写电话了，快去挽救！"你贱兮兮地说。

来人离去后，你冲我匆匆一笑，也转身欲离。屋子不大，音乐和低语交杂，你我的名字出现在笑容怪异的闲聊里。我忽然恼怒了，快步上前拦住你，问："不是你让我找个人照顾的吗？"

"不是这些party guy。"你答。

“难道还能是你吗？”

我直勾勾盯着你，反唇相讥。

你转面看我，用你镶嵌在单眼皮里星辰一般的大眼睛，昏暗灯光下，它们忽明忽暗，闪烁不清。

良久，你扭头别开视线，语调温和地说：“beer pang轮到我们了。”

这个party里，beer pang高手如云，不一会儿，我们脚下空酒杯已摞得与膝其高，你酒量大得反人类，但凡事总有个限，你这么毫无节制地喝，终于醉倒了。

“这家伙还是这么酗酒成性。”某个角落，有人叹气。

“以为他成家之后会改的说。”某段话间，有人摇头。

你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震耳欲聋的音乐唤不动你半点感知，我去看你，有人摸出你的车钥匙塞给我：“你把他送回去吧。”

两个男生把你架进后排，昏暗寂静的地下停车场里，他们的再见与笑容意味深长。

西雅图的五月，天一黑就很冷，我打开暖气，不一会儿听见你要喝水，我倒完车，一边打回方向盘一边抽出矿泉水递过去，少顷，水瓶重量不减，手腕却忽而一热，转头，是你越过矿泉水瓶，抓住了我的手腕。

车厢里黑洞洞的，你的轮廓被车灯的余光轻轻勾勒了出来，我叫你，想把手拿回来，可你抓得很紧，睡得很熟。

“Eric，I’ m not Elena.”我说出在Facebook看过无数遍的，你资料里married to后的名字。

“I know.” 你咕哝着答。

整个世界静了。

你握着我的手又紧了一紧，车厢里的暖气失了控般功率大升起来。

这个僵持持续了一个世纪。

我就这样别着被你紧抓的那只胳膊，看着你熟睡了一个世纪。心像一颗正被撞击的大钟，我难以呼吸。回身，我甩开你的桎梏，手腕上的血印不疼，我迅速打开车灯跨过车档，一只脚卡在后座和前座间的狭小空隙，弯腰向你，摸出你的手机，找到Elena的号码，拨了。

嘟嘟之后电话里传来极为柔软的女声，我告诉她她男朋友在party上醉倒了，她平静礼貌地问清地点，说请等我十七分钟，然后道谢再见。

十六分钟半后，车灯和引擎惊醒了这间熟睡的地下停车场，一个细瘦的长发姑娘从一辆雪白LEXUS里出来，说完你好，她从我手里接过钥匙，打开你的后备箱，拿出一条毯子，一边熟稔地裹给你一边轻声埋怨“真是的，不是答应过我再不party和酗酒吗。”你动动嘴唇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我刚走两步便见你的车跟了上来，回头，Elena摇下车窗，满眼关心：“你开车过来了吗？”

“嗯，”我答，“就在那边不远。”

“我载你过去吧，这里面光线不好，怪吓人的。”

Eric，从你的副驾驶上看过去，Elena的侧脸很美，护理系人的麻利能干无微不至刻在她的气质里，她的表情始终很淡，很软。

凌晨一点的地下停车场，寒气逼人。我把暖气和灯都调到最大，依然驱不走四周刺骨的冷。

08

是夜，我惊醒，手腕上，你的温度依旧不散，我盯着手机屏幕上标注了“Eric’s iphone”的小红点发呆。我看到你在一幢房子里，很久很久没有动。

你在干什么呢？我想。

房间里，暖气很足被窝极凉，我调出你的号码，拨通。

在它显示正在拨通的瞬间幡然清醒，扯开机盖拔出电池，寂静里，我听见第一声“嘟”的余音经久不散，如鬼似魅。

5月16日，星期一，阴转多云，你第一次专程找我。

彼时的天是铅灰色，我刚下微经课，你匆匆出现，冒失地拦住我，同行的姑娘们眨着眼睛说先走了哦，走廊上人来人往，你也不顾影响，抓住我肩膀就大声说：“我那天喝醉了说胡话，你千万别信！”

我看着你万分焦急的样子，莫名其妙：“你什么也没说啊。”

你僵在原地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半晌，你的眼神软下来，你张口，满面欣慰：“你能当我什么都没说最好了。”

“Eric，”我严肃地叫你，希望你能辨出这是实话，“你是真的什么都没说，你从头到尾只说过一句‘我知道’。”

你却好像笃信了这是一场心照不宣，轻松的笑容回到脸上，你退后两步，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

话音未落，你已转身快步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深夜，我还是在思索你会以为自己说了什么，疑惑柔软地围裹胸口，轻，淡，但叫人无法呼吸。

“你到底说了什么？”

我在你的Facebook上打字，摩挲犹疑，而后删掉，独自在外的20岁姑娘，不应该这么不谙人情世故。

Quarter制的大学，一年四学期，一学期三个月，日子总是又紧又快。还没从期中结束的欢愉中完全醒来，期末周就接踵而至了。

普天同庆的暑假来临时，只有微积分四每日十点班郁郁寡欢。大学后，人们习惯了班同学间的冷漠，在所有课程自选的美国，一个人同时身在N个班级，上课现身下课走人，纵使周围人平日聊天相互打趣，三个月一到，班级自散，人们马不停蹄赶赴下一个。就算有缘遇到从前学期的同学，也不过报以微笑。叫不上名字，也记不清曾一起修过哪门课。

可是Eric，你奇迹般的把将近四百人凝结了起来，暑假第一天，有人号召大家一起去看太平洋。浩浩荡荡的车队里，你依旧是主角，接受每个人的拥抱感激甚至小礼物，笑得英俊且暖人心脾。

太平洋边，海风裂而决，海鸥盘旋歌唱，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股使人晕眩的凄凉。

西雅图依旧鲜有阳光，天阴阴的，我一个人坐在石凳上，你朝我缓步走来的时候，我看到不远处正要上前与你搭话的几个人互相拉扯着止

了脚步。

“期末感觉怎么样？”你问。

“还不错。”我答。

接下来是一段长久的沉默，朝着太平洋，我们并肩而坐，你小喝着啤酒，我低头看着四只隔得很近的脚。海鸥撕破长风，低低地掠过你，掠过我。

“下学期该修微分方程和数学分析了吧，选的哪个教授的课？”

“……我高中数学基础不好，本来只打算修满商学院最低要求的，现在已经奇迹般地搞定第四阶了。接下来我打算修一些小语种，商务写作和谈判学方面的课，将来往对外方面发展……总而言之，upper division之前，数学是彻底修完了。”

数学修完了。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话题，可我分明地看见你那双星辰一般明亮的眼睛，在海风中倏地暗了下去。

“让你失望啦。”我吐吐舌，说。

“哪有，”你笑，“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的。”

海风吹乱你的刘海，你眯起眼睛看着远方。湛蓝天幕下，暖黄沙滩边，你像一幅做工精美的油画，嘴角带笑发丝飞扬，好看得不真实。

交集结束了。

一切就是这样了吧。

就在一小时前，一众人面朝大海一字排开三两闲聊，我被咸风吹迷了眼睛，捂眼难受的时候，你条件反射般焦躁地伸手向我，零点五秒，二十厘米不到的距离，你顿了顿，在众人玩味的余光里尴尬地放下手，转回

了身去。

是的，Eric，你心里的想法，已经在那一瞬间说清楚了。

09

隔了一个暑假，你还是老样子，日日中午现身食堂跳舞，熟视无睹新生们的侧目，赞美和讥讽，Elena坐在放有你外套的桌上，吃着饭看着书，披散长发，安然沉静。

我端着subway路过时，你大概用余光看到了，你停下来对我笑，我回以微笑时不小心滑落了夹在指间的新学期时间表，你弯腰捡起递给我。我说谢谢，你答不客气。熙攘的食堂里，人群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你继续跳舞，我找好位置坐下，打开三明治打开MacBook Pro。像身边所有人一样，我们的生活流畅地继续着。

第二天，我继续端着三明治路过你，嘈杂里，我模糊听到Elena问你怎么突然加选这门课，听到你答苦逼了这么久，给自己放个小假修修这个也不错。你们都没有看到我，于是我径直走过，坐定后打开三明治和电脑，一切如昨。

周五，我去上电影欣赏课，传说中最好混的选修之一，教室像个电影院，学生坐在能放饮料的沙发上，白炽灯齐关，唯一的光亮来自前面忽明忽暗的巨大屏幕。

少顷，我模糊感到门开了，有人走进教室，悄无声息坐在了我旁边。

黑暗中，Eric，黑暗中我转头看到了你，你侧过脸朝我友好一笑，然后

挪回视线，继续沉浸在了电影里。

我不知道大四的你为什么还会选这种课，就像我不知道你当初究竟以为自己对我说了什么，才会那么的惊慌失措。对于你，我有太强烈的心动，我把它们按进心底最隐秘的位置，任它生根发芽藤蔓疯长，长成一串捆绑在心脏上的紧箍咒，不予理会。纵使你每出现一次，咒语便启动一次，胸口便窒息般地痉挛一次。

教室很大，电影是唯一的声响，人们散乱地遍布各个位置。在我身边，屏幕时不时点亮你的轮廓，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你像一张精雕细琢过的定妆海报，额、鼻、唇、颚无一不美好得近乎虚幻。感到我看你，你轻转面颊朝我笑了，你用口型说，怎么啦？星辰般的眼眸微弯，你像是体内有太阳，光芒温暖美好，直刺我心脏，将我灼伤。

我也笑，我摇摇头，用口型回答，再见，Eric，再见。

Eric，我在19岁的尾巴遇见23岁、已有别人的你，我在那之后一天比一天糟糕的日不能食夜不能寐，我挣扎又享受着你给的关心与冷漠。可是，现在是时间结束了，我最后看一眼你微笑着的轮廓，起身，开门，离开。

西雅图还是湿湿凉凉的，我要去换一门课，以此把你彻底戒绝，人只活一次，我要去把生活过得美些。

▷▶ 旧金山的夜，不停的雨

我16岁时，转学来到旧金山不足三个月，标准英语尚理解得吃力，怎么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很着急，在楼梯道上来回踱步，一不小心踏了空。

身体重重下落，我猛地睁开眼睛然后坐起，醒了。

时间是凌晨2：45，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深黑色的，静谧是唯一的声响，窗外，华盛顿湖的水面零星有灯，我发了一会儿呆，强迫自己继续入睡。

明早有三场考试呢。

01

遇见艾里，是在旧金山深秋的雨夜。

那夜，我肚子饿，可寄宿家庭的父母都睡了，只好自行出门，去24小时便利店买快餐。

夜雨淅淅沥沥，路灯什么也照不亮，我抱着一袋甜甜圈在黑暗里慌张奔跑。透过路边车辆的后视镜，我能看见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始终不散。

夜，人迹罕至得可怕，雨凉风烈，我敲响一户民居的门，半晌过去，正在哀戚“糟糕，貌似无人应答”的时候，黑影也不再躲躲藏藏，站在我身后十米的公路上，目光直勾勾，盯得我脊背发凉。

前无救援，后有追兵，我知道逃跑无望，索性转身迎上目光，大声起来，“抢劫吗，钱还是色？”

对方似乎愣了一下，上前了几步，答，“钱。”

我又惊喜又害怕，赶忙在脑海里搜索少得可怜的单词，继续谈判，“钱我都放在这个台阶上，我走，你过来拿，怎么样？”

又是一阵冷风凛冽的沉默。

“甜甜圈也放下。”他说，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我哦了一声，乖乖照做。就在我蹲下身掏出现金小心摆放的时候，车灯和引擎同时刺破视线和耳膜，黑影转头看了看急刹在身前的轿车，正撤步要逃，轿车里忽而传出一声喝斥，黑影来不及动作，几个人已经迅速钻出轿车，把他围了起来。

一切都是黑色的，我蹲在民居门外台阶边的草坪上，被眼前的画面和声音吓得瑟瑟发抖。

轿车的引擎重新响起和渐渐消失之后，世界重新归于寂静，我起身环顾四周，空无一人。我知道自己安全了。

我跑起来，没两步又转回身去，方才命我留下钱和甜甜圈的少年，他果然独自倒在原地，一片黑暗里，黑色的液体缓慢流淌。

“喂！”我叫他。

他动了动，发出微弱的呻吟。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哆哆嗦嗦拨通911（急救电话），报完地址，头也不回朝家跑去。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好几次后悔那通多管闲事的急救电话。通过我的号码，警察三番五次找到我，请求我尝试回忆当晚看到的一切，直到寄宿爸爸凶神恶煞地吼出“说了多少遍，她只是路过并帮忙叫了救护车！嫌疑犯还有‘米兰达权利’呢，你们再来扰民，我就去起诉了”，我才重获宁静。放学路上不再有穿制服的人朝我走来，对我说“请问您是安娜林小姐吗，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

我以为我的“雨夜惨遇”终于告一段落，我错了。

那个傍晚的暮色来得比平时早，结束了拉丁舞社的练习，天空已是一片橙红，走出校门的时候，不远处忽然有一个少年转过了身。

高个子，湖蓝色眼睛，金色短发胡乱铺陈在脑门上，隐约还有些胡茬。

“你好，安娜。”停在我面前，他说。

“是你！——我今天可没带钱，”我忽然认出了这声音，来不及质疑他从何得知我名字和校址，防备之心已先筑起，觉得强调没钱不够，又补上一句，“也没有甜甜圈。”

光天化日，我不信他还敢抢劫。

“没关系，”话毕，他掏出一张小心包在餐巾纸与塑胶袋里的卡片，递给我，“我是来还你学生卡的，你那天落下了 。”

我接过学生卡，正要离开，身边走过了一个吃着汉堡包的小男孩，少年巴巴地望了小孩一眼，下意识摸了摸肚子。

我看了看他健壮但有些瘦销的身形，忍不住张口，喂，你要吃东西吗？

我从书包里掏出饭盒递上去，里面装着没有吃完的寿司。

他愣了一秒，随后轻轻笑了。比我想象得好看，他有西方人罕有的酒窝。

“可以、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这样我就可以还你饭盒了。”他说得结巴。

我掏出笔在他手腕上写下一串数字，然后道别，刚转身就又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那个，我叫艾里，”他的话没头没尾，“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是艾里，你就知道是我了。”

这个情节，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时不时骚扰我的梦境。

它让我在电话号码遭盗后也舍不得换，让我对手机短信、来电、闹钟以及每一个动静分外敏感。

可即使是这样，我依旧始终没有接到艾里的电话。

我考上大学，移居去了西雅图，一座终年都在下雨的城。偶尔，在雨声缠绵的夜里想起艾里，我会怀疑这原本是一场丢失了饭盒后的梦境。

02

马丁·路德·金假这一天，我难得能睡懒觉，却大早就被路小乙扯了被子，别睡了别睡了，今年的西部拳皇争霸赛也是星巴克赞助的，送了我们这些感恩会出席者一人一张，位置特别好，不去白不去啊！

在美国，每颁发一次奖学金，学校就会组织一场感恩会，邀请获奖者和赞助者共进晚餐，亲身交流。星巴克起源于西雅图，对当地教育机构慷慨得令人咋舌。

洗漱完毕，我惺忪着眼睛与路小乙出了门。

场馆里座无虚席，围绕一块并不宽敞的战台，人们的呐喊和尖叫震耳欲聋，解说员只好愈发奋力地撕扯喉咙：“贾斯汀又一计左拳，重击雷尔肋骨！雷尔应声倒地，裁判开始倒计时——1、2、3……”

一句激情洋溢的“比赛结束，新一季美利坚西部拳王诞生，他是贾斯汀·莫·德彪西！”之后，经纪人、医生模样的人尖叫着跳上战台，闪光灯一盏接一盏地闪，叫贾斯汀的人包上白毛巾，在簇拥中跳进人群，朝更衣室前进。他离我越来越近，身边的人尖叫快要刺破天宇了，尽管长相与姓名均与记忆不符，我还是在他与我擦肩的瞬间，鬼使神差地叫了一声，艾里。

缓缓地，贾斯汀回头了。在他270度角的位置，我清楚听见了自己的心脏卡进喉咙动弹不得的声音，可他停在了180度，须臾静默后，他一手扒开连同我在内的人群，一个已经被踩得满身污渍的、紧紧怀抱相机的人畏畏缩缩露出了脑袋。

贾斯汀的背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消失了，路小乙拽拽我，笑道，不会吧，这就爱上拳击了？可她连拽了三下，我依旧紧盯那扇贾斯汀消失的门，不回头不回话。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我仔细端详贾斯汀在杂志、报刊和网络上的各种照片，认定无论是五官、轮廓，他都与我记忆里的艾里不一样，可我就是有一种不知从哪冒

出的，他是艾里的感觉。

我大一，功课各种忙，考试无敌多，我用课余时间收集艾里的录像碟、海报与采访，有一天，我从音像店出来，在拐进背巷，抄近路赶公交车的途中被人强行抓了起来。

“你可认识这个人？”

我被绑在一间空旷仓库的座椅上，两个人把一张照片摊在我面前，凶神恶煞地问。

“当然，西部拳王贾斯汀·莫·德彪西。”我答。

对方似乎并不满意，又把照片拿近了些，继续道，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直觉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不知道”，可在我张口之前，仓库门忽然被打开了，贾斯汀走进来，径自拿起一瓶啤酒后，面无表情转过了脸，“不好意思，我来拿这个的，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忙”。

他走了，门关到一半又忽然转身，法语口音浓重，“发生什么了？这女孩看起来不像是会和你们扯上干系的人”。

两人跑到贾斯汀面前，用我听不见的声音，神情严肃地开了口，“我想你也听见了，那天她在场边叫你艾里，她知道你叫艾里，我担心——”

他们没有说完便被贾斯汀打断，贾斯汀冰冷冷地笑了一下，虽然湖蓝色的眼睛里没有笑意，但还是露出了酒窝。

“你们怎么知道她叫的不是她同行的朋友？因为这么薄弱的猜测就绑架人，太不把司法放在眼里了，我们可都是需要避免警察注意的人。”

说着，他走上来为我松了绑，一句走吧后，带着我经过两个面面相觑的

绑架犯，走出了阴暗潮湿的仓库。

他从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

“你快回去吧，出门左拐，那条路尽头有公车站，可以载你去市中心。”贾斯汀打开大门，亮光倾泻而来说。

他个子很高，健壮得像要把身上的T-shirt撑破，却有一张温柔好看的脸。我迟迟不挪步，转脸问他，“你是艾里吗？”

他终于看了过来，目光冰冷，声音却饶有兴致，你为什么找艾里?

我不知道，沉默了一会儿，见他还在等答案，只好胡扯，“他借了我的饭盒，没有还”。

他笑了，湖蓝色的眼睛依旧冰冷，两颊上酒窝大现。

“抱歉帮不上忙，我不是艾里，也不认识他。”

然后，他侧身退步，整个人都让了开，示意我前方就是离开的路。

我说谢谢再见的同时，摸出口袋里的学生卡，让它神不知鬼不觉地掉落。这一次我是故意的，上公车后我开始后悔，我并不是非找到艾里不可。

03

我决定处理掉我所收集的、有关贾斯汀的一切，也不再等艾里的电话。

大学里到处都是好看的少年与姑娘，我的时间花错了地方。我把那些录像碟、海报、报刊一一扔进垃圾袋的时候，忽然在一张采访照前睁大了眼睛。

是一张居家照，贾斯汀正在吃饭，饭盒在他手里显得太小巧，因此我之

前没有注意到，那正是三年前的秋天，我在高中校门口递给艾里的装有自制寿司的饭盒。

不会错的，圆形木色，外壁上刻着屈原自刎汨罗江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端午，月饼盒里的赠品。我从未在美国见过。

将那杂志翻一页，居然还有我漏看了的，关于饭盒的采访：

“拳王，我注意到你总是拿饭盒吃饭，不觉得不方便吗？”“习惯了。”“有什么故事吗？”“算有吧。”“方便分享吗？”“我们刚刚聊到哪了，下半年的全国大赛吗？”……

我长久地凝视着照片上，他手中的我的饭盒。他真是个浑身谜团的怪人，我想，不过与我没有关系了。

电话响了，陌生号码，脑海中忽然闪过艾里的脸。

“请问你是安娜林吗？你丢了学生卡。”

“是吗？”我心下一紧。

“是的，有人捡到了，刚刚交到保卫室，你尽快过来领取吧。”对方回答。

呵，这下真的再无瓜葛了。

学校新闻已经连续头版报道好几天了，各国同学间也已炸开了锅。拳击队有人拿下了大学生联赛冠军，邀请拳王贾斯汀来与之打表演赛，极少参与社会活动的他竟然答应了。

凭本校学生证门票半价，很多人都去看热闹了，我留在图书馆。是夜，校园里灯火通明，体育馆的鼎沸人声远远传来，我收好东西，朝体育馆后门的运动员洗澡室、休息室走去。

洗澡室外是更衣室，穿过更衣室前方的甬道便是比赛现场。拉丁舞社常年在体育馆训练，我脑袋里因此有一张细致的馆内地图。

我只是顺路去凑下热闹。我对自己说。

在甬道里一口气扒看到比赛结束，眼看着队员都要下来休息和准备新闻发布会了，我才匆匆转身离去。

偷偷关好体育馆后门，刚走没两步，就被人“嗨”“嗨”地叫住了。

是个学生模样的年轻少年，几步来到我旁边。

“很少看到喜欢拳击的亚裔女孩儿哦，我叫杰克，你叫什么？”

夜里，鲜为人知的后门附近地广人稀，我转身换方向加快步伐，无数新闻惨剧证明不能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况与这种人搭话。

他却三下五除二绕到前面，挡住我去路，说，喂喂，跟你讲话是你的荣幸。我可是校拳击队队员，未来要成为贾斯汀的人，跟我约会划算着呢！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抓我，我连忙后摆手臂躲开，却还是瞬间就被擒了住。

身体霎时凉了大半，我正要呼救，忽然发现擒我的力是从身后伸来的，而面前少年的笑容早已僵硬。

我回头，贾斯汀，不，艾里冰冷的湖蓝色眼睛，和没有表情的脸赫然映入眼帘。

夜很黑，体育馆外围所有的灯都亮着，昏黄灯光拉长了两个男生的影子，与面前的少年对视一眼，艾里从撞开他的左肩走了，捏着我的手腕没有放开。

艾里一直捏着我，直到把我塞进他的副驾驶，才松手绕到另一边开车门。

他打开车灯，发动引擎。到处是刚刚离开体育馆的观众和发动中的车子，路灯下，年轻人意犹未尽地模仿着拳击动作，三三两两走走停停，外面一定吵吵闹闹的，只是一切声响都被隔绝在了这狭小空间之外。

艾里一边倒车一边问，“你住校内吗？”

“呃，校外，但不远。”我答。

他摘下固定在挡风窗上的GPS递给我，说，“输地址。”

“现在人这么多，我走回去很安全的，今天已经够麻烦你了，不用送我了。”我一边说一边开门，准备下车。

刚要迈出第一只脚，手腕已经被他抓了住，他把我拉回座位，倾过身子拉出我的安全带，系好之后重新握上方向盘，看也不看我，“输地址吧，别浪费时间。”

“怪人。”扭头看了看他依旧面无表情的脸，我忍不住说，也看不出他听到没有。

车厢里一路寂静，艾里始终在专注地开车，我也没有什么打破无声的话题，只好一路屏住呼吸默念“快到吧”。窗外，模糊的风景渐渐清晰，引擎声一停，我“谢谢再见”话音未落，便已身在车外。随便挥了挥手，我转身朝家跑去。

我犯了个错。

我跑得晕晕乎乎，没有注意邻居家的木栅栏破了，栅栏里，一只巨型宠物军犬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我一着急，撒腿就跑，于是那狗条件反射般地扑了上来。

艾里把我推倒在地，在我前面与军犬展开搏斗的时候，我是没有痛觉

的，只从连拳王都不占上风的打斗中隐约感到我可能伤得不轻。直到邻居闻狗吠夺门而出，男人制服狗，女主人放声大哭，艾里站在一边喘粗气，一切危机都解除之后，大脑中枢才释放出左臂的痛感，血涓涓地流，我捂住伤口，大声问艾里伤到哪了。

艾里没有理我，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两下已将我的伤口绑住，并在急救车门打开的瞬间将我扔了进去。

医院里，艾里只做了轻微包扎，就关门走出门诊室，他已经电话不断好一阵了，我透过窗户看到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人，无论是谁要来，这个人应该快到了。

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后，走廊立刻热闹起来。

一群人将艾里团团围住，医生模样的人拆开纱布查看伤口重新包扎，其他人忧心忡忡地观望和唠叨着。

听到“好了林小姐，你可以回家了”，我谢过护士，在门诊室逗留得大家都起疑了，才硬着头皮出门，来到走廊。

“怎么又是她？”

在与艾里“今天谢谢你，我回去了”“克里斯，你去送她”简短的答非所问后，我立刻成了众人的凝视对象，半晌寂静，上次的绑架犯率先发出尖叫。

着眼于自己的伤口，艾里面无表情，说，“她麻烦多。”

“你又不是罗宾汉或者救世主，哪里有麻烦哪里有你！”绑架犯快抓狂了，“——你知道你受伤会造成多少损失吗！”

艾里推开医生，自己一步完成了包扎，“以后不会再有了，我也很烦”　。

话毕，他起身，独自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04

三月来得无知无觉，冬季学期进入最后阶段，我每天都拖着伤口在图书馆鏖战至深夜，力争用期末拯救我经营惨淡的一学期。

回家的路黑洞洞的，有一辆车堵在门口，莫名其妙，我看了一眼，绕过车尾继续前进，却被车里传出的声音叫了住。

“是你，”我不知道该叫贾斯汀还是艾里，上前问道，怎么了？

艾里把车窗彻底打开，看着我，还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和没有情绪的声音：“给我看看你的伤势怎样。”

可能觉得太温柔了，于是又以更冰冷的语气补了一句，你受那伤，我有责任。

“你唯一的责任是接受我的感激，谢谢你出手相救。”我也没有必要热脸贴冷屁股，降低声调一板一眼地答。

“不不，”他反驳起来，“如果我不送你，你回家时间会晚很多，也许狗已经进屋睡了，你也会安全顺利地打开家门。”

“所以呢？”我觉得好笑，这个人在指责我很烦之后，把我留给一帮绝非善类的人自己走掉。我说我自己搭车回去，却被他们强行按上副驾驶押送回家，其间各种横眉冷对和户口调查。那时候他不闻不问，现在却打着有责任的旗号关心我已经开始痊愈的伤势。

“你想怎样？”见他不答，我继续问道，周周载我去医院换药，给我买好吃的补身体，天天来我家照顾我，像情侣约会谈恋爱那样？

黑夜里，他看着我的湖蓝色眼睛闪着光，半晌沉默，他张口，冷笑了一声。

“你想多了，我只是想为我的错误负责。”他答。

“谢谢不用。”我速回。

他终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打开引擎，倒车转头，转眼已消失在了夜色里。

三月越过越快，我战期末，在为期一周的春假里每天和路小乙看韩剧睡懒觉，然后手忙脚乱地准备新学期，直到生活重新稳定下来的四月底，艾里还是没有出现。

报纸网络上，他的出镜率倒是一直很高。

什么积极准备将在下半年拉开帷幕的全美拳王争霸赛；什么艳星去其所在武馆拍戏，两人有眼神交流；什么被影视导演看中，或进军演艺圈……每天都有新的，捕风捉影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信息。我无所谓却忍不住不断翻开这些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不久后的一天，《西雅图时报》体育版背面的民生版，会登上室友路小乙的照片。

这一天，我的微积分老师因病取消了早上八点的课，路小乙照常去上她的商业法课。换好高跟鞋，出门之前，她还不忘冲进我卧室，羡慕嫉妒恨地踢一脚还在酣睡的我，嘱咐别忘了你九点还有课。

许是有意使我不得安宁，她很快打电话过来，喂，我在咖啡店呢，需要我帮你带一杯？

九点我们有相同的英语文学课，我迷迷糊糊说了一句“Java Chip Frappuccino小杯谢谢”，继续睡回笼觉。

8：45，我匆匆忙忙朝学校跑，却发现必经之路的大学43街异常水泄不通，到处都是警察，警车顶上的红晃晃的灯一直没有灭。

天亮而凉，没有太阳，各种肤色的学生纷纷停下脚步，正前方，一个电视新闻主持人模样的女子正对着巨大摄像机滔滔不绝。

“……今晨7：45左右，这里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枪击案。据悉，犯罪嫌疑人当时像普通客人一样走进咖啡店，当店员问其需要什么帮助时，他忽然掏出枪，胡乱扫射一番后，转身驾车逃跑。店内五人身中数枪，已送入医院抢救，包括三名顾客两名店员，嫌犯正在逃亡中，警方已展开搜捕，请各位市民……”

“刚刚有人在中国城射杀了一名女子后开枪自尽，嫌犯可能是同一个人！”

有记者大声呼喊，主持人立刻匆匆结束播报，跳进采访车，跟着警笛大作的几辆警车呼啸而去。

咖啡店外围写有“禁止入内”的明黄色条带，只有警察们在里面忙忙碌碌，伤员似乎早就被抬走了，地面上画着人形，周边满是血迹，看到泼洒了一地的Java Chip Frappuccino，我连呼吸都忘了，哆哆嗦嗦摸出电话打给路小乙。

当接电话的人自称警察，并问我与“被害人”的关系时，我仿佛一下子就失聪了。

听不见话，张不开嘴，站在喧闹的大街上，像一具活尸。

被人迎面一把紧紧抱住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温度，也做不出反应。

艾里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着："感谢老天！感谢老天！感谢老天……"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想到出事的可能是你，简直像死了一样，命都不要得朝这儿赶……对不起，安娜，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原来这么重要……"

艾里又一次收紧手臂，我感到疼了，试图推开却反而被抱得更紧，他很激动，声音里有哭腔。

闪光灯还在闪，分不清是警察的还是记者的。好久，我才渐渐恢复意识，哭了出来。

医院里，我陪着路小乙，艾里陪着我，医生护士小跑着出出进进，我们一言不发。

"你们回去吧，我不走。"

艾里团队急匆匆带他走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我累坏了，不想听到任何声响，我说你快走吧，他看了我一会儿，要走我的手机，拨按一阵还给我，说，号码存下了，有事随时打我电话。

我点点头。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度过接下来的几天的。我不知道在医生宣告"抢救无效，死亡"之后，我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给路小乙父母打电话，通知他们来美国奔丧，并一步一步远程教他们联络大使馆，申办签证。

我白天上课，晚上去宾馆陪路小乙父母，周末联络教会和律师筹备葬礼与起诉。无论我走出宾馆、教堂或是其他地方，总能在门边的角落里看到艾里，他远远地站着，并不直视我的目光。

有时候他发短信给我，"需要帮助记得找我"或者"注意休息，你黑眼

圈又深了”，有时他也打电话给我，但从不主动开口，于是我只好说再见，然后挂断。

私有枪支拥有量达到2.5亿的美国，几乎人手一枪，每22.2秒就发生一起暴力犯罪，枪击案更是家常便饭。凶手已死，加上生前有严重精神病史，案件并未受到重视。警方草草了事，律师说无论起诉个人还是政府胜算都很小，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白赔一笔巨额诉讼费。眼看着签证到期，路小乙父母只好暂先回国，从长计议。

我不敢相信我就这样回归了原本的生活，除了室友不回家，什么都没有变，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05

我上学，回家，每天熬夜补作业。有一天晚上，我从厕所回房间时，忽然听见路小乙的房里有声响。脸色煞白起来，我移步推门，瞬间吓傻了眼。房间窗户竟半开着，阴风撩起窗帘，风向有些紊乱，分明就是有什么来过。

我尖叫，跌撞回自己房间，抓起手机就找艾里的号码，他很快接通，问我发生什么了，我说“鬼……”，话未说完便被他打断，嘱咐完“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就到”，他匆匆挂上电话。

一分钟后房门便被敲响，艾里走进来，直冲路小乙房间，查看了一番，确定没有异象后关上房门。

“没事了。”他说。

我迅速安下心来，开始质疑他的神速抵达：“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不放心，最近夜里一直在附近守着。”他答。

“在哪守？”我很惊讶。

“就你门口。”

“那你睡哪？”我更加疑惑了。

“车里。”他答得淡定坦然。

夜重新静下来，客厅里的白炽灯有些晃眼，艾里的脸色不太好，许是没睡好的缘故。

他又打了个哈欠，我心下一紧。

“谢谢你。”我干巴巴地说。

他笑了一下，酒窝迅速露出来，我忽然想起已经很久不见他笑了。客厅还是那么静，他走上前，伸手触上我的发，嗓子有一点哑，“刘海乱了。”

“……哦。”我发不出其他音节。

他很近，近得我能闻到他的呼吸。他胸口的起伏错落有致，感到他又近了一些，我屏住呼吸，闭上了眼睛。

艾里手指触上我发梢的时候，我有一种时间停止了的错觉。

下一秒，我已经被他抓紧双肘摇得站不稳了。他神色慌张，声音都变调了：“你怎么闭眼睛了？是不是头晕？我发了多少短信告诉你要休息，你——”

我睁开眼睛，强忍住一巴掌打上去的冲动，笑眯眯道：“你这几天休息的也不好，我去给你找床被子铺沙发上，赶紧洗洗睡吧。”

他把头点得像只小乖猫，对我的愠怒完全没有感知能力。

我索性转身回房间，并忍不住把门关得震天响。

艾里盖上沙发上的被子，很快就睡着了。我一直认为我是路小乙一家之外最可怜的人，丝毫没有想到艾里那样天天跟着我，可能承受了不亚于我的焦心与劳累。我蹲下身，细细端详起他的脸，他的轮廓精细而粗犷，鼻梁挺拔。他看起来很年轻，但身上已经藏了太多谜团。我曾经好奇得睡着了也不忘梦他，这一刻却忽然无所谓了，卸下防备睡着了。再也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确定了他没有被吵醒惊醒其他醒，我起身回房睡觉，可路过路小乙房间时，又一次听见了清晰的声响。

我猛地打开房间，不久前才被艾里关闭的窗户竟然仍旧敞开着，更骇人的，是我在开门瞬间，分明地看见了一道带血迹的白色人影闪出了窗户。窗帘还在幽幽地随风摇摆，我终于忍不住尖叫起来。

艾里冲上来问我怎么了，还没说完“房间里刚刚有人，白衣服，身上有血”，他就忽然停止轻拍我后背，轻轻地说，“又出现了。”

在我有所反应之前，艾里已经推开我，利索地上前翻出窗子，在一楼屋顶上嗒嗒地走动起来。

我大声叫他回来，没叫两句他已经拎着一块庞然大物朝窗户走来了。把庞然大物扔进房间，他自己也跳了进来。

“——绑架犯？”

看清正在地上呲牙咧嘴，身穿涂有红油漆的白衣的有过几面之缘的人后，我惊叫道。

他一边跳脚躲避艾里一边哀嚎：“别打我不怪我啊！都是老板的意思！”

艾里忽然静止下来：“老板让你半夜出门扮鬼？”

“老板觉得她知道很多事，又总占用你时间，是个隐患，”绑架犯越说越委屈，“老板不想伤害她，就叫我想个法子让她回国去，我能想到的就是吓一吓了……”

绑架犯话音未落，便被艾里追打着翻出窗子跑了，艾里要继续追，却被我及时拖制止。

无论遭遇多么诡异的事，生活还是要继续。六月底，月考临近，我苦守图书馆加紧复习，艾里每天接我回家。

图书馆与停车场间有一段不短的路，我们边走边聊，他说话越来越贱，但这一天他却格外沉默。

“安娜，我们……”他埋着头走路，声音含糊而轻，“还是先分手吧。”

我一怔，停下步转过脸看着他，说：“我们在一起了吗，什么时候？”

慌乱从他脸上一晃而过，他停步，抓起我的手，看起来有点着急，“那天晚上，我接受了你的偷吻，所以我们已经一吻定情了！”

我甩开他的手，连连摇头：“那个不算，你都没有表白。”

他竟大声嚷起来：“不带你这样占完便宜又要赖的！”

“不就是让你表个白嘛，这么小气干什么！”

我扫兴地转身，却马上被他拽了回去。低头俯视我，他顿了一会儿，动作僵硬。

我推开他，不悦道，“这个不算，你要说出来。”

艾里竟不买账，嘴里咀嚼着“不算算了，你忘记我吧”，转身要走。

夜路上零星有行人走过，艾里双手覆上我的小臂，我听见他在深呼吸，正要问他怎么了，他已经轻轻地开口了。

“我想去自首。”他说。

06

艾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眨眼就成了闻名美国西海岸的拳击手。

他在法国时就是孤儿，15岁那年从巴黎偷渡到旧金山，并以约翰街，市中心那条流浪汉和罪犯云集的，大人们会用“再不听话就把你丢进天黑后的约翰街”来威胁小孩的巷子为家。他靠偷、抢为生，靠暴力保护果实。三年半前，他卷进帮派斗殴，并在一个晚上被仇敌打断肋骨，那天是我拯救了他，警察准备好审讯工作，只等他痊愈出院，他却在住院期间被人偷走了。

他被整容，被换名字换身份，从而避免司法惩戒的同时，还受到了职业拳手培训，结合二十年如一日的打架经验，很快成为西海岸拳坛最耀眼的新星之一。

艾里也问过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是谁，他的教练、私人医生、律师和跟班们都称这个人“老板”，他支付一切但从不露面，他告诉艾里一切的动机源于他碰巧路过约翰街时见识到了艾里过人的搏击天赋，他很欣赏与珍惜。

艾里怀疑过“老板”另有阴谋，连他自己也不认识的父母是显赫要员，被老板发现并认为有利可图之类的，但假说无从查证，艾里也就随他去了。成名后，他总是有太多事可做。

……

“你确定你要放弃现有的一切？”

狭小的空间里没有音乐没有风，艾里沉默地开着车，昨夜滔滔不绝至凌

晨，天一亮就踏上去警局的路，允许我送他，却一路一言不发。

“我没有自由，”他终于开口，“他们怀疑你知道我底细就绑架你，或者诱你离开我。我做每一件自己想做而他们不喜欢的事时，都会因为‘你想让警方知道你不仅是拳击明星，还是逍遥法外的混混艾里吗’的威胁而停止。我原本打算就这样远离你，可莫名其妙的，反而离你越来越近……”

艾里扭了一下方向盘，车转了个弯，他继续道，“所以我想，干脆去把犯的罪都赎了。我人在监狱，他们没有找你麻烦的动机，我出来后就可以心无余悸的和你恋爱，结婚，生小孩。我查过了，几年牢而已。”

“你想很久了吧？”我问。

“从决定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就开始盘算了。”他答。

“啧啧，真不负责。”

他笑了，酒窝露出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中，说，“这个，先替我保管着。世界这么大，我不要求你承诺我什么，但我出来后第一件事一定是找到你，做你男人或者要回它然后永远消失，到时候你再决定吧。”

艾里刹车了，解开安全带，给了我一个云淡风轻的拥抱，便打开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再见。”

捏着曾经属于我的木质小饭盒，我对着空气轻轻说。

回家的路很长。

我握着还留有艾里温度的方向盘，一个人扭扭左又扭扭右。以后的几年就是这样了吧。

我并不想等他，也并不是遇不上别人，大学里到处都是爱情的影子，舞蹈室里有共舞的男伴，图书馆里有因为同借一本书而索要电话的少年，只是，每当人们怪强怪调地提到“艳遇哦”，我的意识都会在一瞬间回到多年以前，旧金山某个深秋的雨夜。

真是一件讨厌的事啊。

▷▶ 留学看上去很美

这是一座雨城。

几乎每天清晨醒来，窗外都在淅淅沥沥绵绵无声地滴雨，化好妆踩好高跟鞋，抱上电脑和几本厚书，在步履匆匆的人群中步履匆匆，赶往不同的教室。

雨丝如雾，地面微潮，没有人打伞。

偶尔停下来对面熟的人说How are you，偶尔被陌生的面孔拦住，指着我怀里巨大的心理学课本，说“嘿，我也想学这个，你能给我些选课建议吗？你的电话号码是？”

经验表明，当我蓬头垢面加拖鞋时，是没有男生需要“心理学选课建议”的。

一笑置之所有的小插曲，迅速收紧注意力，看书、听讲、写论文做作业、在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和随堂测试间熬夜，再熬夜。抽时间打工，播NBA，写小说。

这便是校园生活了。

01

我总是不太承认这些。但起初，确实迷茫和孤独。

只身来到陌生的国度与城市，以为学校会是另一个家，可这里没有班级，没有专业，没有辅导员。

不熄灯、无宵禁、不强制住寝室，甚至鼓励校外居住。这些政策的同义词，是no one cares about you，没人在乎你怎样。

连课程表都是空白的，你所拥有的，是上千种不同课程的编号和基本介绍。和一句“请选择你喜爱的任意领域基础课和上课时间”。

东搜索西打听，好不容易折腾开学了，一堂课上百人，人人上课来下课走，我交不到朋友，就连基本交流，也会在看到蓝眼睛们格外耐心和努力听的表情时，不敢再张嘴巴。

也曾在下课后独自回家，融不进现实世界，于是把自己锁在电脑前，每天靠刷QQ空间和微博找存在感。

接踵而来的是自我厌恶，恍悟原来留学不过是看上去很美，查机票数日历盼回国，一天又一天的心情烦躁。

2012年，当我爱着我的校园生活，并成为一名兼职留学咨询师，我常常这样向家长们鼓吹美国教育：

“它尊重个体，崇尚自我实现，高等教育更是以‘帮助你成为想成为的人’为指导思想。你看，在你18岁进入大学，没有自我了解和一片茫然之时，它不用专业束缚你，给你绝对的选课自由，鼓励你通过实际尝试去寻找天赋与兴趣，成为独一无二的自我。”

是的，不仅大学，中学里也没有固定班级，你会被要求参加分班考试，从英文化学考到芭蕾游泳，想学就得考。然后，学校将根据你的基础把你放进相应班级。一个14岁的学生，可能上午坐在11年级的数学课堂，

中午就去学2年级历史。他没有班主任、固定书桌和教室，只有与自己水平相符的课堂。作为高中生，经济好，可以提前修大学学分（AP考试）；数学差，也必须达到毕业标准。误以为美国高中数学简单的人，便是被这毕业标准蒙了眼——爱数学的中学生早考完微积分AP了。

到了本科，专业、学院申请大都独立于大学申请，你需要在进校后修满特定学院要求的基础课，平均分达标，撰写申请文书，提交学院申请表（部分学院有入院考试），完成一轮全新的淘汰竞争，才能拥有专业。向工学院、文学院还是商学院前进？随便，全看你在课程表里填的是物理、英语还是金融会计；课修满了人考不进？活该，要么进冷门专业要么耽误着，没人主动为你操心；工学院的基础课修了一半，恍悟自己爱的是理学院的数学？太正常，学校恭喜你以零代价更好地了解了自己，你只需从今往后按照理学院基础课表选课，课表之外的，自动计成拿学位所需的选修课。

需要180学分换本科学位的季制度大学，包含了大约90学分的，囊括社会学、人文学、自然科学等七个不同领域的基础课（每门课4—6分）。我大一修心理学导论，本是抱着填社会学学分的目的，谁知越学越爱，学完后也久久不能忘怀，终于在一年后向Advisor（建议者）坦了白。

我说，我犯了错，商学院基础课已经修完，可我还是无法抑制地爱上了心理学。

他说，没关系，全美本科生人均四年换3.6个专业，在你的年龄，任何犯

错都叫成长，不叫犯错。

我说，不行，我不能放弃会计专业，抛开我的付出和它的社会优势不说，我对它的爱不曾减。

他说，没关系，双学位三专业的人比比皆是，只要你喜欢，你扛得住。爱上第二个学科永远比爱上第二个男人简单，好办。

大三，我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学位的申请，每一天都在更少地睡觉，更快乐地啃书，学我所爱。

所以，同样的课程，是选修课还是主修课，你可能一年后都不知道，但你一定会在这一年中有更多思考，和更了解自己。

我说，家长啊，你看这发达、健全、美好的高等教育，它给你充足的自由与空间助你找到所爱的领域与学科，你会在这过程里逐渐自信、勇敢、想拼想努力、和疯狂爱上学习。你会通过自主尝试、放弃和选择，体会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本身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快把你无穷溃也的子子孙孙全送到美国念书吧，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本着售货员“卖出去就是一切”的本能，对于2010年秋天，我遭受的制度下的苦痛，避而不谈。

这是一个没有人为你操心的国度。

你有许多资源，有一栋楼里坐了整整一层Advisors（建议者），专为你提供学术以及人生选择建议，他们等你预约排队或者熟视无睹，永远不会像辅导员一样敲你的门；你有许多自由，你可以展翅飞翔，尽情学你所爱，也可以对着空课表泪流满面，怀念那个课表被写在黑板边上，不

需要思考、费力自我探索的高中时代。

任何教育制度都是一把双刃剑，同样的环境和时间，有些人收获了学术成绩，“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交流、分析能力与人脉。有些人则在这个没有辅导员没有班级没有亲人没有人走上前照料所需的世界里永远地迷失了，他们憋出自闭症和网瘾，他们盼回国，乱花钱，日复一日。

我终于想起那个在红着脸抖着唇挤中式英文，和闭嘴微笑装女神间选择前者的自己；想起在顶着困意写论文，和蒙头睡觉间选择前者的自己；想起在诚实告诉别人我不知道（没听懂）请您解释一遍，和点头而过间选择前者的自己。想起有一年有一天我蓦然回首，竟已不再讨厌我所生活的世界，和已然不似从前的自己。

我终于明白，并不是身体去到美国，就能吸收它环境里为人称赞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我终于明白，一种环境是毒液还是琼浆，不在于环境本身，而在于环境中的人，是否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一对喜爱倾听的耳，与一颗崇尚思考、改变的心。

02

我依然会从关于大学第二节课的梦中醒来，吓醒。

那真是忧伤的梦。

第一节的内容，永远是教师介绍和课程梗概，几张课程大纲把每天的作业、推荐阅读、大小考日期写得清清楚楚。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在大学里

拼命念书的，于是我回到家，把平均一门课几十页纸的阅读要求抄上便签贴上墙，发誓不读完不睡觉。

我对自己说，这本读到第28页再起身上厕所，那章不读完就别想吃夜宵。连在额头上绑“奋斗”绷带的时间都省下，读读读，360度杜绝明天上课跟不上。

六点，我小憩了半小时，起身洗脸化妆端咖啡，满腔翻滚着成就感与自我感动，去赶清晨八点的课。

那样庞大的阅读量，一定只有极少数坚毅者才能完成它。我这样沾沾自喜着，然后听着课堂讨论里，大家畅谈我记不清和记混淆的书中内容，一点一点瞪大眼睛，张大嘴巴。

我在课后小声问邻桌，为什么我读了一夜，也无法像你一样清楚书中内容？

可能只是因为你读得慢。他答。

大约是见我表情恍惚，他拍拍我，安慰地笑：你很棒了，如果让我用日语汉语读这本书，我能读到明年。

连在梦中都会感到无能为力。

你遇没遇过一种不足道也，却无能为力的困难。它们不是洪水猛兽，无法瞄准战斗，它们是细密的绵，大团大团包裹你，使你窒息，却无从下手反击。

无从下手也要下手。智力仗输了还有时间仗，他们啃书三小时，我就花六小时，不怕达不到同等水准。我这样对自己说。

我又错了。

校园生活一开始，我就深知我错了。这所大学的十四座图书馆中，两座凌晨两点关闭，一座楼高三层，24小时开放，人满为患。

是的，你没有看错，它们当真时刻人满为患。有时出门早了，想在课前看几页书，要走好几座图书馆才能找到舒适的空位。清晨七点的光线射进彩绘玻璃窗，放眼看去，哥德式装潢繁复的大厅里的年轻面孔全都埋在书本里，他们旁若无人地做笔记、翻纸张。走过去，连脚步都不自觉放轻。

上午的课间绕进一栋现代化图书馆，找电脑打印论文，时常要等。尽管巨大显示器后的亮白苹果标记多得一望无际，需要使用它们的人却通常更多。哦，若是在20:00的晚高峰前来，最好自带电脑。

细逛一圈校园，你将发现这里没有独自成栋的食堂，食堂通常以自助餐厅、小吧台的形式，坐落在寝室负一层，教学楼一楼，以及最常见的，图书馆底层。因此，在图书馆一楼吃午餐时，你会看见许多人从电梯或楼梯里揉着眼睛拐出来。我知道那刚从书堆里探出头的感觉，仿佛思维穿越，大脑像吸气过猛的皮球，眼睛干涩。他们步伐飘忽缓慢，迎面撞上提着快餐大步赶路的人，连忙互说对不起。偶尔瞧见道歉后添加Facebook的情景，你会感叹，又一段短暂的缘分要无疾而终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太紧凑。

大多数学院都有独立图书馆，商学院图书馆在教学楼附楼，走廊打通，墙壁换成落地窗，使视线开阔，里外周遭一览无余。下午5点半，下课出教室，大厅里已俨然是另一番世界：每天傍晚，有公司会前来宣讲或

交流，今天四大明天投行，从经验分享到职业规划再到小型招聘，人们西装革履，一面消耗现场的免费食物和饮料，一面交谈。在间隙里瞥一眼一廊之隔的图书馆，那些几乎静止的认真表情总使我慌乱，只能安慰自己，交际也是必备技能，我没有停止吸收和前进。

任图书馆们数目繁多、风格迥异，我最爱的去处不在其中。Mary Gates Hall由比尔·盖茨出资修建，并命以母名。有别于静谧的图书馆，每晚7:00至12:00，它一楼大厅里的每个区域都会竖起一块小牌，化学、法语、心理学、编程、经济、写作……牌后坐着一至五位学生教师，他们在该领域有专长，于是学校花钱请他们来“辅导中心”，免费教授其他人。

这是一个永远需要排队的地方，进门输完姓名学号课程和指定辅导员姓名，就去找个位置写作业，罗列出所有疑惑，等辅导员叫起你的姓名，上前与其单独讨论。

公共区域的大桌上始终放着铅笔草稿纸，花花绿绿的糖果、饼干、巧克力豆和苏打饮料，时不时有人带来甜甜圈、披萨、蔬菜沙拉拼盘和墨西哥薯片，它们全都等你上前任意拿。

辅导中心的宁静，是充满人的气息的，它来自无数绝不嘈杂的窃窃私语，来自轮岗的人数有限的辅导员，来自食物，来自新老面孔的自如交流。时常，辅导员高声说出自己也不确定的知识点，全区域“师”生便会自愿张口，放大声音，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讨论、解答。

解答中总带着打趣，打趣中常带着这门课的术语，我始终觉得“辅导中心”是灰姑娘的晚宴，在哥特式雕刻精致的圆弧顶下，在明晃晃的白炽

灯光里，在吃不完的食物中，整理、消化白天获取的知识点，从傍晚到午夜，然后零点一到，他们起身，“砰砰”关上所有的灯。

离开Mary Gates Hall的人群在静谧里前行，走掉几个，剩下的则不约而同涌向一方，那座两广场之隔的，在黑暗里灯火通明的24小时图书馆。

偶尔还会想起高中时，班主任那句信誓旦旦的“上大学你就轻松了”，然后发笑。

只要选择往前走，无论学习工作，必定是垫背越来越少，强者越来越多，继续存活的难度越来越大。

我很快发现，这所学校里已经没有不学习的人，他们全都既聪明，又努力。我再也无法打时间战，一天只有24小时，当大家都来熬夜，我找不出额外夜去熬。

多少个午夜12：50，通宵图书馆响起广播，说一楼点心吧将在十分钟后关闭，想吃东西的同学快去。闺蜜从电脑前抬起头，伸伸懒腰，叫我下去走走。

多少个凌晨一点我们坐在黑洞洞的校园里喝咖啡吃糕点，一面吹风一面感慨，如果高中时能像现在这么讲方法求效率，早就成大神了。

是，虽然越活越艰难，但比起几年前的自己，确实进步了很多。

而我的年轻时代，早在选择“我要成为更好的人”的那一刻，就与轻松绝缘了，未来只会越来越忙。走了好久才明白。

03

我一直珍藏的，哈佛大学的拒信里，有这样一句话：

重要的不是你在哪所大学，而是你在那所大学里做什么。

18岁时，我以为它的译文是“虽然没考上哈佛，你还是要好好学功课哦亲！”

后来的三年，当我看过许多起落沉浮，当我与形形色色的人相识交好，我渐渐明白，“做什么”包含但远远不仅限于读书，它更是一种活法。而大学四年，就是在用最好的时光和自由，选择、寻找属于自己的活法。

同样的课程，我看见有人把我预习功课的时间拿去飞来飞去，成为飞机制造公司代理商，变得极其贫穷然后极其富裕；同一栋寝室，我看见有人把我写小说的时间拿去雕琢简历和实习，进入最好的公司，变成世人口中的精英；同一幢图书馆，我看见有人把我学第二专业的时间拿去钻研一个知识点，我本科未毕业，同龄的她已成为最好大学的硕博生；我看见有人在睡觉，在奔跑，有人在遥远的峡谷，在艰苦的创业工作室冲我招手，他们全都有自己的焦虑，也全都快乐着。

西雅图里的这所学校，除了图书馆，还有太多其他选项，就像生活本身。

它的健身中心，地下室有许多篮球馆、游泳池和跳水台，一楼可以射箭、攀岩，二三楼能跳舞。而通往舞蹈室的路上，还有太多我因为看不

懂和没兴趣，而自动忽略的奇怪场馆。布告栏上常年贴着各类校内比赛的招募帖，丰厚的奖品无比勾引人心。外围全是球场，没事去被网球篮球橄榄球曲棍球高尔夫球砸一下，砸出的少年的外形质量通常都比别处高好几分。

它的跑道在密林边沿，傍水而建，蜿蜒数十里，到处都是水鸟和夕阳。

它包容各种教会，他们借周末时的教室布道，以美食、咖啡和唱诗班吸引路人。

它需要各种校园工，从做咖啡，包三明治，到项目推广和助教，最低工资每小时54元人民币，攒来假期旅行，绰绰有余。

它时刻招募志愿者，帮助鳏寡孤独，留守儿童，等等。

它有派对区，也就是我常说的兄弟会姊妹会，六条街，四十九幢大房子，遇周末就疯狂。

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它四周开小餐馆，那水边的几家，景色优美，菜肴地道，价格实惠。

在它广阔的土地上，学生们来来去去，只有松鼠、天鹅和鱼是长久的居民。若是停下喂她们，她们会围上来跟你玩，从不害怕。

图书馆和教学楼会在特定时间关门，无声地赶你去以上任意地方。

是，周五下午六点至周六中午十二点，周六下午六点至周日中午十二点间，所有的图书馆、辅导中心都大门紧闭。

我也不再在周末和假期学术，去跑步，去教会，去苏丹流民区教数学，去派对喝汽水跳舞，去一边吃早午茶一边与挚友聊天，去捉松鼠尾巴，去追赶天鹅……

谁也说不出，这些选择是对是错，连时间也不能。
只需要在心里明白，如今的每一个选择，都决定着我日后的性格、生活方式，以及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坦然就好。

04

学校里的西雅图，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西雅图。
这里有吉野樱花林，有松鼠，有天鹅栖息在巨大的碧水喷泉，有绿草如茵，有哥特式建筑群，有无穷无尽的年轻面孔，走过来跑过去，一年一年成长、蜕变。
它是一个平台，没有人能兼得鱼翅熊掌，我必须抓起一些，放弃一些。
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将成为怎样的人，都在这许许多多的抓起放弃间，一点一点有了答案。
原来，重要的真的不是那一纸文凭，而是我在这四年间的每分每秒里，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认识了谁，离开了谁。

我总是在想，当我离开这里，我将带走什么。
——一个由自己亲手打造的，需要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的，崭新的自己。

第三季

▷▶ 你这个，全世界最讨厌的人

01

我讨厌你。

现在是下午4点，已经给了你三条短信六通电话，还是有去无回和暂时无人接听。

我前天才接受你深情款款的道歉，结束我们为期三天的冷战。三天前，你暴怒地撕碎连夜排队、辛苦到手的火车票，恶狠狠指住我，说："老子真是瞎了眼才找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女人！"

时值"十一"伊始，你寝室其他三人都回家或旅游去了，我抓起你椅背上一个月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一股脑儿扔到你脸上："你现在就给我滚去找个讲理的！"

未毕，我头也不回走出你寝室，你把木头门关得震天响，我在走廊上徘徊伫立伫立徘徊，良久，依旧不见你开门甚至探出头来。

你隔壁寝室的人回来了，拨弄着手里的钥匙，一边上楼一边朝我笑："来找亢羽啊。"

我白眼一翻，无比不屑，"谁脑袋有病找他啊！"起步就走。

我一级一级踩着台阶下楼，可直到走出东区14栋，都没有听见任何来源于你的脚步声。秋分时节的上午亮亮凉凉的，我最后望了一眼你所在的

五楼，关上手机拔掉电池，消失。

我在一个月前答应“十一”去你家乡见你爸爸妈妈，你为我开言行举止特训课，吃饭也不忘恶补父母二人的喜好憎恶，每天张口闭口“你见我爸妈时千万要……”和“你见我爸妈后千万别……”可临行前一周，我不知吃错了什么，嘴唇嘴角齐齐上火，又红又大的火包摧毁了我的下半张脸，无论可伶可俐一日三抹，还是喝水不停调养内分泌，都无济于事。

无奈，我只好亲自登门向你宣布假期哪也不去，于是你就这样大发雷霆气走了我。

三天里，我坚持电话不接，短信QQ微博人人留言但凡是你一律无视，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你登门认错，自我检讨赔礼道歉。

“那个，我知道你是想给我爸妈留个好印象。你这么善良温柔，我还对你发脾气……我现在知错了，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话音未落，我已缩进了你消瘦了一圈的怀抱，心疼地捏捏你，整个世界一片祥和温柔。

可是现在，甜言蜜语犹然在耳，你竟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假期的图书馆空旷又清寂，我放下正在绘制“生产可能型曲线”的笔，继续拨打你的号码，还是暂时无人接听。

——你不会忘带手机的，你说过手机是让我随时找到你的唯一方法，你赴死都不会忘了它。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你选择不接我电话……你在做不能让我知道的事

吗？还是你不希望现在在你身边的人知道我的存在？

是的，无论如何结论都只有一个：你昨天的惯性挽留不代表爱，你已经不再那么在乎我了。

指间呼呼转圈的圆珠笔掉在地上，自习室里静静的，我俯身去捡笔，忽然红了鼻头。

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

02

大一第二周前后，我沉浸在菜色繁多环境良好的食堂里无法自拔，每天都要挤进人群，挥舞饭卡奋力尖叫“一笼小笼包”。食堂师傅收走够不到读卡器人的饭卡，刷完之后和小笼包票一并归还。食堂人多手杂，师傅眼花缭乱，终于有一天还错了饭卡。

寝室里，我伏案端详学生卡上，你那张有点猥琐和呆滞的脸。亢羽，0930068XX01，男，初步判断为任重书院09级新生，可这些皆非我所欲，我的卡余额25，我希望你的能至少多上两倍。

小卖部里，新生们四处张望欢声笑语，我的希望在刷一杯冰红茶都被告知余额不足的顷刻间破灭了，径自忧伤了几分钟，我决定当一回雷锋。

当天傍晚，我更新了人人状态。

“中午在食堂误拿饭卡一张，姓名亢羽，学号0930068XX01，现寻找失主，求转发。”

互联网很强大，人人更是无孔不入，不出三天，你发来好友申请。我们约好时间地点，我还你饭卡，你请客吃饭以示感谢。

周五下午的食堂人不多，天色尚早，浅白色天空被铝合金窗棂割成一块一块，你停在我面前笑容尴尬地问“另维吗”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

你比照片上好看不少，球鞋T恤牛仔裤让你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阳光的味道。你皮肤有点黑，笑起来眼球亮晶晶的，个子很高。

我说是，想把手放进上衣口袋，摸索了半天才想起出门前换了衣服。

你倒直截了当，张口就问，呃，你想吃什么？

“小笼汤包。”

我如实回答，然后你转身就朝最为拥挤的窗口去了。

相对而坐，我们之间只有扒饭和夹菜的筷子声，已经过了五分钟，我们依旧各自埋首饭碗，吃得无比专注不亦乐乎。

“我吃饱了。”我放下筷子，对你说。

“啊？”

你连忙抬起头，用沾着饭粒的脸迷茫而木讷地看我。半晌，你终于再度张口。

“哦。”你说。

你的嘴角在蠕动，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但蠕动了半天，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我决定拯救你。

我掏出饭卡递过去，开启下一个话题。

“喏，你的，不用谢。”

你又笑又点头，“谢谢”不断地伸手接，在碰到卡的一瞬间抓了个空。

手悬在半空中，你一脸困惑地看着我。

我也很困惑，伸手向你，说：“我的卡也还给我啊。”

“啊，”你反应了一会儿，开始解释，“我没有拿你的卡，当时就发现卡拿错了，我四处问谁拿错了卡，他刚好站在我旁边，就拿走了，可惜他手里的卡不是我的——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个女生的样子……”

“你怎么不知道把我的卡拿过来啊！茫茫人海你让我现在上哪找他啊！”我忍不住叫道，为什么明明三个人丢了卡，我是唯一一个倒霉的。

你茫然地看着我，手足无措。一双大眼睛纯洁又无辜地眨了又眨，与我的失态形成鲜明反差。

“算了，不是你的错，谢谢你的晚餐，拿好你的卡别再丢了。”维护形象心切，我把卡塞给你，笑得轻盈又活泼，好似花儿一朵。

“不不，”你竟推辞不接，一本正经，“我有责任，这样，我去帮你把卡找回来，在那之前就把我的卡押在你那里好了。”

“不用了……”我一边推脱一边把饭卡往你手上塞。

可你连说几句“我找回你的卡就回来换”后，便摆着手匆匆跑了。

我喊你名字，想说真的不用了，可话未张口就见你跑得更快了。

03

室友们对我的“遭遇奇葩记”赞不绝口，小房间里笑声未绝，又有人大声读起微博上新鲜出炉的搞笑段子，忙于敷面膜的人为忍俊不禁付出了贴歪面膜的代价。窗外的天黑洞洞的，寝室里灯火通明，我打开电脑，继续刷人人。

我给你留言：帅哥，你这么善良，我情何以堪。

“呵呵。”你明明在线，可这么两个字却直到半小时后才回。

周一中午，我又一次收到你的留言，说卡已找到，上次的食堂上次的地点相见。

我在攒动的人潮中找到你，你远远地冲我笑，我忽然发现你笑起来眼睛会弯，很有灵气的样子，和你这个人极不相称。

接过饭卡，我反复翻弄了几遍，很是疑惑地问，这是我的卡吗？

我用卡如吃卡，两周下来早就刮痕累累磨痕斑斑，手里的这张却是崭新的。

这是我今天上午帮你补办的。你解释道。

我连忙羞涩表示“这怎么好意思”，你摆摆手，答了一句“没事的”。又问起你怎么能补办我的卡，你闻声后转脸，一本正经：“补卡机只要输入姓名和学号就行了。”

“你知道我的学号！？”

“那天看过你的卡，瞄了一眼学号就记下了，”吃罢饭，你一边下楼一边答，不紧不慢，“可能因为念数学系，对数字比较敏感吧。”

亢羽，我发誓我很想跟你聊聊天，可我无能为力，你的每一句话都像最后一句话，我实在不知该怎么接。

就这样，我们像两个各怀鬼胎的沉思者，沉默地离开食堂，穿过人群，穿过校园里连绵不断的林荫道和楼宇，继续专注地走路。

“下课去吃饭”和“吃完饭回寝”的大片人流聚集了又散尽，我终于无法忍受了，伸伸懒腰“呃”一声，说，我回寝室啦。

“哦，”你点点头，添了一句“再见”，转身走了。

我很苦恼，纵使各种社团日日上门招新，身边奸情苗头四起，小生活里八卦和新闻不断，我还是一连几天都无法把你无情的背影赶出脑海。

许是课程差异太大，我从未在上课途中或教室门前偶遇过你，但你常出现在我人人的访客记录。每见你出现一次，我都要把人人翻个底朝天，可到处都没有你的留言。

我去给你留言：帅哥，人人这东西，光看不踩不是好公民。

一小时后，你回复了我。是一张圆黄的笑脸和一句“呵呵”。

日子很快，上海的冬天来得迅猛而热烈，空气异常湿冷起来，我惊奇地发现，你真的开始给我留言了，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是的，我每更新一条状态，你都会第一个回复，你回“沙发。”亘古不变，句号从不输成逗号。

我尝试了千百种再回复，从“恭喜”“你能说点别的么”“你都能开座沙发城了”，到“创新啊兄弟！”可你永远只有两个字回我，“呵呵……”从不少打一个句号。

你的“沙发”遭到了围观，室友回复我，另维，那个每天来拖沙发的人是你追求者吧，求交代！

我手忙脚乱删除这一条，可似乎还是被你看到了。从那以后，你再没来“沙发”过。

可是，亢羽，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你，有一天会站在天黑



▷ 长夜漫漫，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 心虽平静，却仿佛哪里缺了一块，

怎么翻躺怎么不适。





▷

西雅图带雨的白昼，是上海的深夜，我们依依不舍地挂上电话，继续过各自的生活，倒数相见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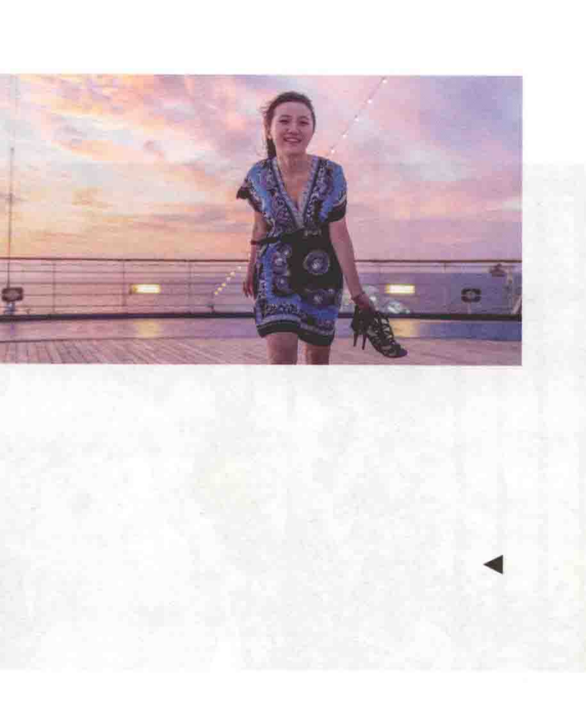


何苦矫情。

我们都不是非彼此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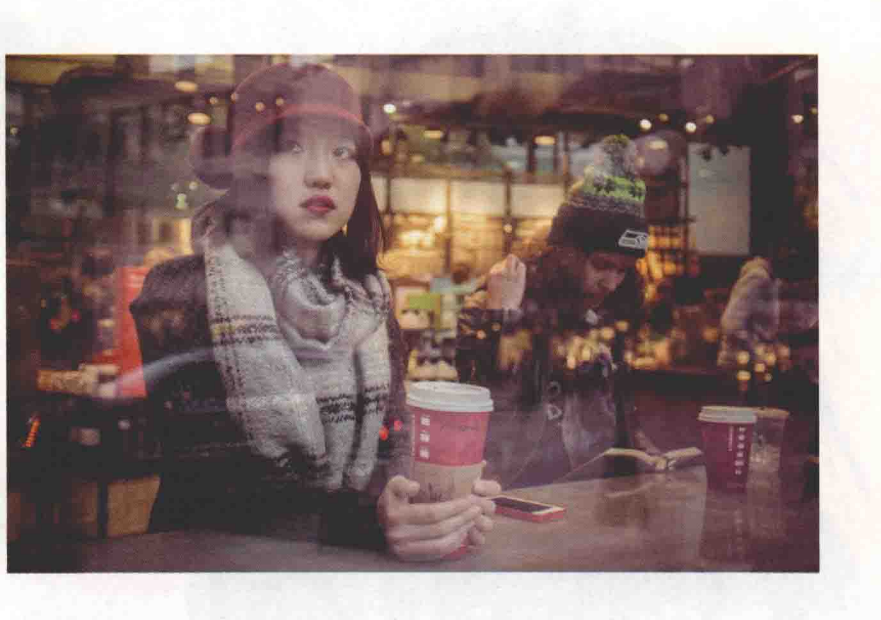
人　长　大　了　，　再　也　不　会　变　小　。





想通了的事情，再也绊不住前进的脚。





我知道，

那些心动、无措、雀跃、

急切盼望天长地久以及你说过的话，

全是真的。

后的寝室楼下，抱着一把插了音箱的吉他，大声念出我隔壁女生的名字，为她唱情歌。

04

那是个星期五，天刚刚黑下来，女生寝室区一片喧闹繁华。我在上网，忽闻有人从走廊那头狂奔过来，边跑边喊："快看快看！楼下有男生搬来了音箱吉他，好大阵势啊！"

我连忙伙同室友蹿到窗前，意欲一探究竟。楼下人很多，被团团围住的两个男生肩背吉他，前奏一响，精湛的琴技赢来掌声阵阵。

"这首歌送给418的许安妮，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

站在窗台上，我顿时就傻了。亢羽，即使你戴了帽子，你的声音我太熟悉。

我有如五雷轰顶，大脑充血浑身僵硬。乌黑色的天幕被零星的路灯点照着，你拨着琴弦，在骤然安静下的寝室楼前唱了起来。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世界就在我眼前……"

歌声婉转，情深意切，你在延绵不绝的掌声和尖叫中央，投入和陶醉的样子像一根巨大的针，直梗梗扎进我心脏。胸口涌起了钝重的疼，我每呼吸一次，痛便更甚一截。

我摸出手机打开你的人人留言板，我想输字输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手指又麻又抖，怎么输怎么错。

索性丢下手机，在室友“这么晚了你上哪去啊！”的追问中甩门而去。

一言不发地下楼，挤过人群，我来到你面前，丝毫不管四周人的言语和眼光，嫌恶地看着你。

“你能不这么折磨我么？你能滚到别的楼下唱去么？”

你帽檐投下的阴影盖住了眼睛，隐隐感觉到你的目光，气血乱作一团，我狠狠将你推开，“别挡路！”扬长而去。

手腕便被人从身后抓了住，我转身，见你僵硬地伫在那里，格外手足无措。

“你别误会啊，”你声音很急躁，“我室友想用这种方式跟一个女生表白，但他不会弹也不会唱，就找我和他一起戴着帽子挡住脸，造成是他在唱给她的错觉，你别误会啊。”

周遭议论纷纷的，我试着挣脱你的手，可你反而抓得更紧了。

“你千万别误会啊。”你又说了一遍。

我盯着你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踮起脚尖倾斜身子，啄上你的脸颊。

你的手松了，人群中有人鼓起掌来，我害羞，于是我绕开你，三步并作两步，头也不回地跑回寝室。

是夜，我蜷在被窝里，摸出手机，在荧荧的光里打开人人。

看到你在线，不由颤了一下，点开你名字，正在思索纠结要如何跟你打招呼时，手机震动，是你的信息。

“那个，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问。”

“我们这样……算男女朋友了吗？”

被窝里闷闷的，让人有些呼吸困难，我反复删除打好的字，终于在你一句“还在吗”之后确定了最终版本。

“应该算了吧。”

“哦。”五分钟后，你这样回。

我试图找个话题，但依旧不知说什么好，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摩挲，大约又是五分钟后，手机再度震了。

“你好，女朋友。”

夜又深又静，我盯着屏幕，很想把脸捂上。我打字，“你还能说出更惨不忍睹的话吗”，然后删掉，换上了一张可爱的笑脸。

05

这些事情眨眼就过去两年了，图书馆还是那时的样子，大三的你却变了。我的《货币银行学》摊在桌上，四十分钟没翻一页，已经是第九通电话了，你还是没接。

——你到底和谁在一起，又是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

你那个时候，无论短信电话都回得及时又迅速；食堂的水煮鱼全是豆芽，你掘盘三尺也要翻出鱼丁夹给我；你完全没有脾气，随叫随到，每时每刻都陪着我，凡事让着我，整整一年我们只有一次冲突。

不过，那真是一场可怕的冲突。

大一末尾的某个没有课的上午，我给你打电话，你那头静悄悄的，我压低声音问你："在上课？"

你用轻到近似于无的音量"嗯"了一声，我顿时就乌云密布了。

我刚读完一篇人人"分享"——《男生揭秘：十大欺骗女友的绝招，你中过几招？》，第一招开篇第一句，你曾经被男朋友这样对待过吗？

打电话给他，他不说话，对面很安静，你问他是在上课吗，他"嗯"一声，你便连忙挂掉电话，内疚又自责。

你想过事实其实是这样的吗：他正在和某个女生共进晚餐，相聊甚欢时电话响了，他接听，不说话，你问他是在上课吗，他一边和对面的女生对视传情，一边"嗯"一声。挂电话后，女生娇滴滴地问是谁的电话啊，他轻巧地回答，打错了的。

我一边浏览一边比对你的言行，怀着试一试的心打给你，竟上来就撞了个正着。

时值2010年初夏，天气难得凉爽，我一个人在寝室反复扫视这篇文章，茫音在耳边经久不散，我的肺都要起火了。再次拨通你电话，不等你开口，我便大喊起来："要么分手，要么立刻给我证明你真的在上课！

你颤着声音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很是紧张和莫名其妙，我让你少废话，你意识到我很严肃后，匆匆说了句你等一下，然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大。

"孙教授，不好意思，请问我可以去一下厕所吗？"

"自己站起来走啊，你大学都上了快一年了，怎么还像个高中生一样？"

笑声四起，你室友大声解释："他女朋友电话查岗，他是在向女朋友证

明他真的在上课，没在外面瞎搞！”

“多好的女朋友啊。”教授话音未落，一百余人的教室骤然爆笑爆发，我也终于安下心来。

你得知事情始末后，立刻暴跳如雷了，又是甩手走人又是不回短信和彻底关机，我知道自己理亏，亲自登寝室道歉，可你一句“你还知道道歉”的讽刺之后，目不转睛盯着你的DOTA（电子竞技游戏），再没看我一眼，说一句话。

我的生活全变了，清晨没有你的电话叫我起床，上课没有你为我占座，放学没有你载我去食堂，最要命的是，没了已经习惯太久的，从不间断的短信电话和网络聊天，我总觉得缺什么，走到哪里都恍恍惚惚，心不在焉。

电脑前，我反复翻看你不在线状态的QQ人人飞信微博记录，思考做什么才能使你心软和转意，最终决定更新人人状态一条。

“亢羽，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如果我的道歉被转发了一千次，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大学生的八卦和传播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强力证实，状态刚一发布，我的人人就像安上了喇叭，转发、评论提示音响不停，“感动！”“羡慕嫉妒恨！”“我X！”“这位兄弟，原谅你女朋友吧”各路留言纷至沓来，我还来不及回复，电话也跟着响了。

“另维你不至于吧，你好歹也是个女的啊！”听筒里，室友的尖叫阴阳怪气。

“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管了，他这样对我我完全受不了……”我越说越心酸，忍不住“哇”地哭了出来。

当晚的选修课，你一声不响坐在了我旁边，你不搭讪我不开口，我们像两个陌生人，看黑板记笔记听讲，仿佛对方不存在。

虽是初秋，夜幕里的校园仍旧很冷，我们并肩走在放学回寝的人流中。头顶上方路灯一字排开，昏黄的亮和微弱的暖散发出来，你吸了一口气，你像是自言自语地开口了。

“私底下我就不奢求了，以后在外面的时候，稍微给我点面子吧。”

“啊？哦。”我闻声转脸，连忙回答。

夜色里到处是紧紧相偎或者嬉戏而过的情侣，你终于把目光转向我，认真地说，这两天委屈你了，我让你打我一下解解气吧。

“不要，”我扑进你怀里，说，“心疼。”

“傻瓜。”

路过的男生这样责骂他身旁的女生，我抬头看你，你也正看着我，晶亮的眼眸黯淡了头顶的星光。

06

往事历历在目，《货币银行学》换作了《GRE》单词书，我翻来换去，还是一个字也看不进。

图书馆安静得惹人胸闷，我索性合上书本，收拾东西回寝室。

又是一年新生入学，十一不回家不出行，手捧相机在学校里四处奔跑。生面孔多得叫人不习惯，高中生味未脱的女孩子们成群结队笑成花朵，“学长，南区一条街走么走？”“带我们去？不用啦太麻烦您了！”“那谢谢学长！”一路上，看着去自习室途中的猥琐男们纷纷落马，我忽然不再想深究你的去向了。

是的，大半年前，你大二最堕落的日子里，也不曾这样待我的。

彻彻底底的置之不理，仿佛世间没有我，没有我们这段漫长的曾经。

已经过去一年了。去年十一第一天，我邀你去吃海底捞，可电话接通后，你沉默不说话，我“喂”了两声后生气地叫你名字，你才像是忽然晃过神，一句“我现在忙待会儿打给你”后便匆匆挂了电话。

胡思乱想了半小时，你打来了。解释说刚刚在打DOTA分不开神，认错态度良好。听着你可怜兮兮的“对不起嘛，平时学那么苦，好不容易放假，和同学一起轻松一下……”和“理解一下啦，两寝室八个人联机，缺我一个算什么”，我憋了一肚子的火哧溜哧溜就熄了。

可事情就这样持续了七天，你只陪我吃了一顿饭，其余时间全部在“总要轻松和自由一下”和“难以拒绝兄弟的盛情邀请”。我很委屈，选修课上拒绝与你同桌，你坐过来我就走，不说二话。

你给我发短信，一分钟三条，“老婆，我错了”“老婆，求原谅”“老婆，你别不理我……”我读完后朝你看，你马上摆出一张哭脸，一边努嘴一边无声说“我爱你”，又可爱又可怜。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起这么精于甜言蜜语和油嘴滑舌的。

放学路上，你悄悄追上来紧紧抱住我，我挣不脱，只好任你在身后得意地温柔地笑。

“好啦，别闹了，我错了还不行么。”

一盏接一盏，昏黄灯光点亮的夜路长得没有尽头，我揪了你一下，怎么也气不起来了。

大二的功课又多又难，我每天赶课赶作业马不停蹄，转眼就到了十一月。

我快过19岁生日了，你的短信和电话骤然减少，像在筹备一场巨大的惊喜。

心照不宣地熬到生日当天，和室友吃罢午饭唱完歌，我还是没有你的消息。忍不住拨通你电话，你那边闹哄哄的，问你在哪，你犹豫了一下，说华中科技大学。

“你在武汉！？”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上海赛区的DOTA满了，我们寝室战队只好集体来武汉……”

你吞吞吐吐地解释，秋末的上海难得阳光明媚，我像是被刀挖空了身体，木讷地问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你“啊？”了一声，反问我什么日子的瞬间，我忽然失了语。

挂上电话，心里静静的，我怎么也气不起来。

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气不起来。

电话响个不停，我接通，静静说完“不是什么重要事，我也没生气，祝你玩开心，”不待你出声便挂断。我什么也不想听。

短信音也接二连三源源不断了，我索性关机。

唱完歌吃完晚饭跳完舞，我和室友拖着快散架的老骨头爬回寝室后不久，你的电话便打到她们那儿去了。

你求室友让我转接电话，我讲完你的所作所为，她们也纷纷关机，坚决支持我断绝一切联系的决心。

长夜漫漫，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虽平静，却仿佛哪里缺了一块，怎么翻躺怎么不适。

摸出手机，忍了一忍，还是没有打开。

就这样了吧，我想。

夜半，楼道里的声控感应灯从一楼亮到六楼，我的名字一遍比一遍响亮地传来。渐渐的，寝室灯也亮了，“叫另维的赶紧出去吧，姐们求你了！”女生烦闷的吼叫紧随其后，我实在内疚，只好踩上拖鞋噼里啪啦地下楼。

寝室楼已经锁了，长夜凉如水，你站在铁门外面焦躁地看我，我问你有事吗，你紧紧抓住铁框，一遍一遍说对不起，带着哭腔。

“我真没想到会忘记你生日，去年在一起时你生日刚刚过去，我盼了一年……想给你惊喜，临到头竟然忘记了——你别走，我求求你听我说完……一个让我不想上课忘记你生日的东西，真的太可怕了，我跟你发誓，我再也不打DOTA了，再也再也不打了，我连夜赶了六小时火车回来找你，他们要笑死我了，我他妈不管了，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说完了吗？”我打断你，问。

你住了口，紧张又迷茫地看着我。

“你如果真这么想我被赶出寝室，就继续喊吧。”最后冷冷看了你一眼，我转身上楼。

你无时无刻不跟着我，我吃饭你抢在我前面刷卡，我买饮料你连忙付钱，我瞟你一眼你马上殷勤又谄媚地笑开，乐此不疲锲而不舍。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有完没完啊，你还要不要脸？！”

“不要脸。”你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认真地说，“我只要你，不要脸。”

你的表情好笑极了，你在我笑起来的刹那把我拉进怀里，我说，“最后一次机会”，你紧了紧手臂，郑重地答，“嗯。”

期末成绩出来，你那间曾经的优秀寝室四人组里，一人因累计挂科达标被劝退，一人大半科目覆没，你这个拿了一堆B甚至C的人，竟然被室友封为大神，日日膜拜。

你喜气洋洋回家过年去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你发短信让我下楼，看到你裹着羽绒服瑟缩在不远处的雪地上，我忙不迭扑进你怀里，责怪你大年三十跑到外地太不懂事。

“太想亲口对你说声谢谢了——一个能在我误入歧途时拉我出来，并对我不离不弃的女人，我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看着你庄重严肃的样子，忍不住问：“……大冬天晚上贫嘴，你不怕冻死？”

你视若罔闻，竟松开我单膝跪了下去，继续不苟言笑，掷地有声。

“现在花父母的钱，我买再好的都没有意义，等我有能力了，换大钻石给你，好吗？”

黑夜被白茫茫的雪地照得发亮，鞭炮和烟花远远地唱着歌，你摊开冻得发白的手掌，露出一枚银光闪闪的戒指。

你看着我，认真的表情十分滑稽好笑，可我笑不起来，我吸吸鼻子，捂住嘴巴呜呜哭了。

07

我把你扯上楼，一边敲门一边喊“爸妈，我男朋友来给你们拜年了！”，爸妈手足无措你惊慌失措的样子还清晰如昨，却其实已经很久了。

美好的事一件一件过去，你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

我在寝室里来回踱步，又觉得自己真是可笑至极，你不爱了，我又何必为你烦心。

我摸出手机，打字给你：“早就听说爱情是会随时间渐渐淡去的，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既然你已经不再那么无时无刻不想念我了，我们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谢谢你这两年来给我的一切，谢谢你让我感受了爱情，祝你早日重新找到让你每时每刻都无比牵挂的姑娘……”

还没打完便尽数删除，都要分手了，说这么多实在没有意义。

我思来想去反复编辑，发了句“再见”给你，言简意赅。

空气忽然有些不一样。

是的，我刚刚结束一段长达两年的感情。重生在即，我要去换个发型，

饱餐一顿，美美睡上一觉，以最好的状态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

至于你，亢羽，如果十年之后再次见你，我想我会停下脚步对你说一句好久不见，毕竟曾经一起走过一段不算短的路。

我化好妆梳好头，换上漂亮衣裳高傲地出门，下楼的路上电话响了，是你。

我果断拒接，是的，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又觉得还是要把一切说清楚，于是接通你的第二次打来。

“老婆，”你叫我，听起来气喘吁吁的，“刚刚在打球，手机放在篮球架下，没听见震动……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打这么多电话？”

我想象你浸满汗水的脸上焦急又无辜的表情，委屈得想哭。

“你怎么能这么久不接我电话？”

“错了好不好，不是告诉你刚刚在打球吗……六点了，饿了没？一起吃饭吧，我是在食堂等你，还是去你寝室接你？”

“唔，你来接我。”我把电话贴上耳朵，甜腻腻地说。

08

你真是全世界最讨厌的人。

惹我疼，惹我酸，惹我心烦牵挂绝望欢喜，一句话把我踢进生不如死，又一句话将我拉回极乐，还不自知。

窗外的天很蓝，学妹们在楼下穿行不息，我回到寝室，一会儿照照镜子一会儿瞅瞅手机，祈盼你快点来，再快点来。

▷► 致我的出轨男友

01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02

那天突然发现耳机坏了，我一着急，拔了它用公放继续与你视频。

你在屏幕里面冲我笑，嘴角眼角都是我熟悉的弧度，这些年我一路看着它们冒胡茬泛皱纹，内里的情绪，没有人比我读得更懂。

你同往常一样，温柔地讲述今天的小意外：实习加班，赶回寝室时已过了宵禁，只好留宿在学校附近的快捷酒店。

我心疼地安慰你，你马上嬉笑开来，丫头，一看到你撒娇我就什么委屈也没有了。你美美地说。

我哄睡了你，关上电脑。洗澡回来的室友停下涂护发素的手，转头看我，说，“那是假话，很明显的，你听不出来吗？”

我笑，摇摇头，答，“他骗人时眼睛会闪烁，说话会结巴，你不了解他。”

彼时是西雅图时间2011年11月7日，周六上午8:15，我大三，自留学美国，与你开始异地恋那天起，已是近三年时光。

昨天，你在工作的间隙更新“人人”状态：被老板冤枉了，很委屈，愈到临近毕业愈能感到上海的残忍，只能想着大洋彼岸的丫头给自己打气。丫头，老公想你。

“得瑟”“麻得哥们宵夜都要吐出来了”“晒恩爱掉人品”“又来了”……下面的回复来自你大学同学，或者我们共同的高中同学。这两年，原先那些“祝福”“感动”“加油，挺你们”渐渐鲜有人说了，大家都看惯了我们的恩爱，小心翼翼的祝福变作了调侃与挖苦。但每当我回复你，你的朋友还是会摆出肃然起敬的样子。他们说，呀，嫂子！楼下注意队形，嫂子来视察了！

当初的质疑与不看好自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你们真不容易”，和“真羡慕你们”。

偶尔有学妹溜进我们的“人人”情侣空间留言，学姐学长，在老师办公室里偷听到你们的传奇，特别感动，我又相信爱情了。满怀崇敬与憧憬。

我租住的公寓墙壁上贴满了照片。你的大学军训照，世博志愿者照；高二时篮球联赛，我班对阵你班，赛后你央求班级摄影师拍摄的我们的合影；以及高三的圣诞夜，我们逃课去商业街边照的，怪模怪样的大头贴。

虽然隔着太平洋，我每天睁眼是照片，闭眼是回忆，平日里手机QQ、微信不断，你不在我身边却渗透我生活。

我从未哪怕一秒想过我们也许不会结婚。

03

室友已经全然忘了她还没涂完护发素，指着墙上的挂钟，音调高了八度。

“现在是北京时间23:21分，你五分钟前关的电脑，聊天八分钟。我们假设他开房进屋开电脑花费五分钟，从寝室走到酒店十分钟，那么他到寝时间应该是22:50左右，他们学校宵禁是几点，至少23点以后吧？”

我想反驳她想太多瞎操心，却发现无话可反。发了一会儿呆，我打开Skype拨打你的电话。

室友按住了我的手，“你还指望靠打给他知道真相？上网查号码，打给前台，傻子。”

前台小姐自报了酒店名，喂了好几声，我终于在情急之下，由不知说什么，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你好，我是821号房王先生的女朋友。”

室友用口型说“你是傻X”，前台小姐却变了腔调，声音带着程式化的温柔，她说，“是您呀，您要的吹风机刚刚已经送上去了。可能人还在路上，请您再稍微等等。”

茫音响一分钟了，我大脑还是懵的。

室友收起“果然如此”的胜利表情，靠上前来：“哭吧，另维，哭出来会好受很多，真的。”

吊灯把房间笼上了一层暖黄，眼泪尚未来得及打转，电话便响了，一串奇怪的乱码，国内来电。一定是你的，我心脏咯噔一跳，小雀跃立即欢天喜地地蔓延开来。

“丫头。”

你的声音涩涩的，带着酝酿许久的深情。我顿时心头一梗。

“猜我在哪里？”你顿了一下，自答了。“我在学校草坪上呢，去年夏天一起散过步的那片。”

满腹的委屈瞬时散尽了，眼泪终于涌出来，我握紧电话，“我好想你”，我说，话未张口便被室友写在纸上的字打断。

她写，傻瓜他半小时前还在跟你撒弥天大谎。三个恨铁不成钢的感叹号。

“丫头，喂？”

“你房里有其他人吗？”我不应答，反问。

“怎么可能！”你脱口而出，兀自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道，“有个朋友，女的，来借浴室洗澡，我避嫌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我终于宽下心，从怀疑你开始，麻木，惊疑，痛苦，安心，一个一个碾过心脏，前后不过短短十几分钟，我却已仿佛经过了沧海与桑田。

沉默里，你叫了我一声，我“嗯？”地应答，带着不明显的哭腔。

“我想你。”你说，哽咽融在每一个字节。

西雅图带雨的白昼，是上海的深夜，我们依依不舍地挂上电话，继续过各自的生活，倒数相见的日子。

“我知道异地恋苦，可一想起跟他分手，就又觉得异地恋好幸福，好值得。这就是爱情吧。”那句我想你犹然在耳，我捧紧电话望着室友，破涕而笑。

“瞎话能说得这么从容不迫，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

室友冷笑了一声，说。

04

“May，我刚刚看到人人上，他同学说微信上聊，他竟然回了句‘好’，”我抱着电脑来到室友面前，试图说明白我的不安，“他去年就提过微信被盗了。”

“这种马脚他肯定早就露过了，你一直不注意，他也就越来越胆大。”室友道。

我有你的QQ，人人，和飞信密码，我常上去看你记录，替你回留言，也正因此，你是同学眼中的模范男友，我丝毫不曾怀疑过的，铁板钉钉的未婚夫。

可我现在正一个一个点击查看着你QQ、飞信里的女性好友资料，确定了一切正常后，又查阅起你的QQ邮箱。

几百封未读邮件的邮箱，杂草丛生，到处是各类广告与注册信息，夹杂着几封标记了已读的我的邮件，都是爱意满满的句子。我忽然看到“陌陌”的注册确认，正惊讶着你并未提过你也入了陌陌一族时，我忽然灵光一闪，是了，你的微信是与QQ绑定的。也就是说，微信密码可通过QQ邮箱找回。

我输入你的微信账号，申请将新密码发送至QQ邮箱，几分钟后，我成功登录了你的微信账户。

不同客户端登录微信，最多只能收到最近一天的留言，即使这样，我依然收到了许多。从我从未听你提过的女孩细声细气的“你在干吗呀”，到同学让你帮忙签到，你昨天才更新的朋友圈照片，分明就是你的书桌，上面还摆着我送你的收纳盒。

我给你的微信发讯息，系统说我们不是好友，发QQ问你，你笑，傻丫头，不是早跟你说被盗了吗。我忍不住一直联系的女生只有你一个，所以微信对我没什么意义。

“你在撒谎。”第一次，我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

我睡不着。

你的微信在“此账号已在其他客户端登陆，您被迫下线”的提示中被退出了，我打电话给你，你愉快地说着想我爱我，叫我丫头，满声宠溺。

我说，那天的女生真的只是去借浴室洗澡吗，你发誓?

电话那头沉默了，你深深呼了一口气，“你听谁说什么了”，你问。我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

“她那天洗完澡不停缠着我说话，我怎么明示暗示她都不走，折腾到半夜，我只好把床让给她，在沙发上躺了一夜。对不起丫头，我觉得好内疚，她喜欢我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不应该放她进来的。我这几天一直想跟你解释，却不知如何开口，但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我家丫头的事，这个我发毒誓。”

心又在你的信誓旦旦中安定了，我说完“嗯”和“我也想你”，挂上电话，一片茫然。

你是老手了。我想起室友May的话，寒意瞬时从心窝传染到脚趾尖。

《金融会计》课上，教授在滔滔不绝地讲授着FIFO和LIFO，因为助教邮件通知了这将是期中考试重点内容，全班都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或者敲键盘，只有我，我整个人仿佛与正常世界隔离了，除了摆弄你的微

信，我一无所知。
是的，我每登录一次，都能收到一个女孩言语暧昧的留言。
我模仿着你，你以空格代替标点，把“哦”写成“奥”的说话方式，对她说“媳妇，想我没”。
女孩娇嗔了两句，埋怨“干吗QQ聊得好好的，突然发微信”。

我呆呆望了望课桌上的电脑，长久以来我习惯一边上课一边挂你的号码，可它现在动静全无。你是有其他QQ号的，想到这儿，我的呼吸忽然自行断了一下，有痛感自胸腔涌进口腔。
我的不听讲吸引到教授注意，话筒前，他用诙谐的语调说“第一排的亚洲女孩，你思考了这么久，和大家分享一下成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麻的，感觉不到羞耻，骤然聚集的目光与哄笑也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的手一直在发抖。
抖到我一个人走在校园里，无法感知西雅图深秋里冰凉的风和雨，抖到我发不了短信，抖到我忘记打开网络电话，直接拨通了国际长途，听金钱恣意流，竟不肉疼。
电话那头，你愉快而温柔地叫了声丫头，我哭出声，你焦切地问我怎么了。满嘴心疼，事不关己。
“美国时间晚上8点，我们谈谈吧，视频。”我哽咽着喉咙，一字字地挤。

05

你坐在寝室床上，我坐在房间书桌前，我们都面对屏幕，看着彼此

的脸。

关合的百叶窗把光线与华盛顿湖景一起隔绝去了另一个世界，房间里出奇的暗，我没有开灯，屏幕上的脸也因此格外模糊。

你问我是不是考试成绩不理想，和闺蜜闹不愉快了，还是想家了，想你了……你一边宠溺地说笑，一边把手放在摄像头前，弯出捏我脸颊的弧度，你高一时就很爱捏我脸颊。

我打断你。我知道你在撒谎，一开始就知道，我等你说实话，可你依然满嘴胡诌。我说。

你无辜地愣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另维，我做什么了你直说好吗！你知不知道我从认识你那天起，脑袋里面就连别人的影子都没有！”你很委屈。

“你发誓吗？”我问。

“我发誓。”你竖起三指，放在了太阳穴边。

我来不及张口，刚刚到家的室友已经上前“啪”地合上了电脑盖，“听不下去了”，她翻了个白眼，说。

电脑休眠没多久，iPad就开始响不停了。QQ讯息，视频邀请，Skype，FaceTime，一个接一个地唱歌。明知是胡话，我依然想听。表情泄露了心情，我只好心虚地看着室友May。

May摇摇头，转身出去了。

iPad却在这时停了歌唱，一失落，我又立刻红了眼眶。情绪忽高忽低，失控得厉害。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电话响了，我连忙接通。

听筒里传来你急躁的高声叫喊。

“丫头，我知道你都知道，我都跟你说实话，我那天是没控制住，但我跟你发誓，我这是第一次，我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丫头，我发现我们真是在一起久了有感应了，你看我上来就被你逮了，呵呵……”

我不意外，但依然五雷轰顶。

我挂掉电话，关闭了你的紧张、小心翼翼与讨好，哆哆嗦嗦地拨通May的电话。

May进来后，我的满腹委屈反而无从说起了，酝酿许久，以“他说那天是他第一次”破了沉默。连自己都觉自欺欺人。

“你还信啊？”May的表情很夸张。

我不信，可我希望我是真的。

——是真的又能如何呢?

——可我还是希望是真的。

思维混乱不清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06

我若原谅你，相安无事一次，你日后必定会更无节制地欺骗与背叛。Variable Ratio，不定律程序是最难以戒绝的行为。因为行为实施者不知道何时才会付代价，他会心存侥幸，偷窃、撒谎、赌博机、彩票都是同一原理。这是B.F.Skinner（斯金纳）早在近百年前便以小白鼠和食物证实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Operant Conditioning）。心理学双学位在读的大三学生，不应该犯这种愚蠢的错。

更何况原谅是在变相宣告“你的行为没有代价”。
可如果我不原谅你，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这可真像一盘死棋。

我试着无视你的电话、短信与视频邀请。我挽着闺蜜上课、做饭、泡图书馆，时刻把笑容挂在脸上，努力不让生活受影响。
我以为我已经熬了一个世纪，可看看手机，不过半天而已。
你室友给我发微信，无比十万火急：“快出现啊！你老公自杀了！”
我连忙接受你的视频邀请，短暂的焦躁后，我看到你好端端坐在摄像头前。
我动了一下，你立刻紧张起来，“别关，我求你了别关，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我于是静下来一言不发地看着你，你明显憔悴了一截，表情很严肃，眼睛里全是惶惶惑惑与不安。
这几年，我们闹过无数次分手，原因从打不通电话到你忘记在5月20日说我爱你。所以你大概是认得我这个表情的。
说分手的表情。
同样的表情，同样是尚未说出的分手，可我们都知道这次不一样。
“我是混蛋，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可是我是真的没想过和你分手……”你没有说完，便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
你第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呢？

是了，高一暑假返校拿成绩单那天晚上，你在教学楼后的空地给我戴戒指，廉价的硬币戒指，被你借着路灯光小心翼翼地套在我中指上。“这辈子就此被我套牢了啊，丫头，”你带着明显装出的老成，对我说。

戒指大了不少，我依然很开心，鼓起勇气把头靠在你肩上，你抿了抿嘴，说，让你受委屈了，我以后长大赚钱了，给你买钻石的。内疚又认真。

我摇摇头，我陪你长大，和你一起赚钱。我说完，抬起头看着你，你也正看着我，眼睛里噙着我从未见过的光。

你在摄像头另一端，越说越大声和激动。

“……丫头，你这样想，我如果不在乎你，不爱你，我那么费尽心思骗你干什么？我不能失去你啊丫头……”

你第二次哭，是在高二一次月考后，秋天，晚自习后，我们照常并着肩在操场上走，你始终一言不发，我问你怎么了，你憋了好一会儿，挤出一句“数学没考赢姓杨的”。

“没考赢，下次考赢不就行了。”

“你个女人家懂什么，我现在不能成为最好的，以后怎么给你最好的生活？”

你低头伸手抹了把眼泪，动作里有一股狠。我忍不住抓住你的手，可没一会儿就因为担心年级主任路过，缩了回来。

你现在看起来也“狠”着，你在毫无教养地咆哮。

“……我嫉妒别人都成双成对，我们这么远，我一时没把持住，我是混

蛋，但你要相信，我心里、我心里从没有停止过爱你！这个我发誓！”
哦，最滑稽的，是我们一起坐小木船渡汉江，中途遭遇了暴雨的那次。风吹翻了放在船头的塑料椅，雨丝斜打在身上，船身越晃越剧烈，而船才刚刚驶到江中央。我恐惧地朝你缩去，你也在害怕，但边怕边拿身体护住我。
船摇摇欲翻得人坐不住了，船夫让所有人分散站在船舱各处，以期船身平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也在发抖，握住我的手却更加坚定了。
“丫头，我死也要保护你，你快答应我，我死后，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去爱别人，忘记我……”
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跟你一起死。我说。
船夫看不下去了，操一口地道的襄樊话：“这季节里这雨三天两次，你问问大伙儿是不是都冲这刺激来的！”
一船人都点着头哈哈笑了，我恨不得跳进水里去，你脸一阵红一阵白，估计也差不多。我们后来都没提过这件事。

你还在说，说了很多以“你记不记得”为开场的排比句，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往事。
“……我真的知错了，我还年轻，你给我机会，我都为你改，全都改！”
上海凌晨三点了，明天还要上课，你的三个室友都站在你身后，欲言又止地看着你，大概想说他们要睡觉。
你还在鬼哭狼嚎，隔壁寝室的人也裹着外套找来了，开口劝你睡，大家立刻齐心协力七嘴八舌。

“你说话啊，老婆，你说句话！”你不理他们，只一味冲着我咆哮。
整个晚上我都沉默着，我依然一语不发。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明白。

07

我想起来了。
九个月前，你接通电话，压低声音说“丫头我在上课呢，下课跟你说”的时候，周围是有车声的。你们学校教学楼都在校园深处，不通车。
七个月前，你在宾馆里和我视频，你说室友的新女友上任三把火，赖在你们寝室凌晨都不走，你无奈只好出来住宾馆。你有宵禁，有三个室友啊，多么拙劣的谎言。
——关视频前你说了什么？好像，是老婆我好想你，真的好想你。还有哭腔呢。

上个月，你去买第一套西装，在镜前照来照去让我帮你选，照片现在还存在手机QQ里。
果然啊，有一张照片，镜子里有一道模糊的女生背影，仔细看，她手里拿的正是我给你买的T-Shirt。
照片下面，你的短信还在：丫头，我穿上西装啦，我给你赚钱去，赚了钱早早娶你回家，嘿嘿。
……
到底还有多少被我忽略的、忘记的、暂时没想起来的，被梦幻扭曲了本

来面目的曾经？

我有好多话想问你啊。

问你怎么舍得这么伤我，问你难道不怕毒誓应验遭报应，问你怎么对得起这么多年来，我们为彼此付过的出。

突然我又想羞辱你，极尽恶毒地辱骂你。

可是，然后呢？

而我坚守的，迷恋的，矢志不渝的，又究竟是这个根本不在我生活里的，言语间已然带了上海腔的你，还是一段早已沦为一般过去时的光阴？

——这样一想，还真没什么好纠结的了。

你真的闹自杀。

你不吃不睡，在课堂上跟人吵架动手，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贫血却拒绝输液，你室友说你这样会闹出人命的，你甩回一句“正合我意”。

你远在家乡的妈妈赶了去，一面照顾你一面给我打电话和QQ留言，一遍又一遍。说年轻人间的事她不好插手，但两个人过日子，一定不会只有开心，要学会包容与原谅。

你室友们也是微博人人QQ轮番轰炸，嫂子，哥们几个拿命担保，他是真心想悔改，你还真忍心把他往死里折磨啊？！

你辛勤地写人人日志和更新QQ状态，抒发着情伤、绝望、求别走、不放弃，我们的高中同学看了，纷纷冒出头留言给我，别放弃他，你们一定会走到最后的。

每个人都劝我别放弃这段连距离和时间都甘拜下风的纯真美好的感情，教育我没有什么比相爱的人在一起更重要，让我别认死理，要懂珍惜。

好像错的人是我一样。
谁对谁错，永远算不清。

08
经历了心动甜蜜争吵嫉妒痛苦别离团聚守候以及所有意料之外的风浪，剩下一盘死棋。原谅你必然再犯，不原谅就此玩完的死棋。
我输了，你也没有赢。

09
删除你QQ微信人人微博后的日子，并无变化。
我每天上课、泡图书馆、回家做饭或者吃餐馆，周末与朋友开开派对，聊聊天，除了路过某些地方，会因为想到曾在这里收到你问“嘛呢丫头”的短信掉眼泪，生活里没有与你有关的事。
有时候忽然特别想给你发短信，但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你一直在给我写邮件，长篇大论，说想我，说知错，回顾过去，展望和好后的未来，语句通顺条理清晰，你高中语文就不错。
我把你设为垃圾邮箱，点确定时犹豫了。随你去好了，我草草看看，从不回复。

几个月后你的邮件依然周周准时送到，你说你会一直发，不管我回不回看不看，你都会发一辈子。

我登录你的人人联络老同学，密码还是“另维我爱你”的拼音，全大写，没有变。我习惯性翻看所有对话和回复，看到了两天前，你室友问你“妹子呢，昨天吃饭效果如何？”你回“预计月内拿下”，加一个戴墨镜的得意笑脸。

我对着屏幕笑了笑，并无特别的感觉，不失望，不失落。

而你那些信誓旦旦的邮件，发着发着，也没下文了。

我们好像有过一个约定。

还是上大学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上海，你新生报到我签证，我陪你整理宿舍买日用品，傍晚饭后，你骑着新买的单车，手持手机地图指点方向的我坐在后座上，我们一起去了外滩。

我很怕拒签，那意味着我的留学梦前功尽弃，于是一晚上我都没有说话的心情。

偌大的、夜色里的上海滩，行人来来往往，你转身与我面对而站，用力捏我的手，表情很严肃。

“丫头你别怕，”你说，“拒签了你就留在上海，我们一起租个房子，我每天带你上课，上完课你回家做饭我去打工，我养你，我蹬三轮车也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江风不小，你身后是东方明珠以及我叫不上名字的美丽大楼，你站在我面前，整个上海的繁华落在你的肩上，你周身被镀了一层莹莹的璀

璨灯光。

我用力点点头，哭了，我觉得我一生都莫过于此了。签证不重要了，那副肩膀已经为我撑起了整个世界，和我们共同的余生。

我想把这个场景写得再细致些。分手过程里，这是占据我脑海、撕扯我内心最多的一幕。多少年我始终坚信我一生都不会忘，可若不是此刻试图回忆，我都不知道它已经如此模糊。

手机响了，微信，蓝眼睛男朋友在那头说“Miss you so much”，我心跳怦怦地加速了，回复“Same here，honey”，觉得意犹未尽，又拨通电话说了好一阵。

所以啊，何苦矫情。

原来，我们都不是非彼此不可。

若是在我高三那年与我谈论这些，我一定会反驳甚至不屑。可高三再也不会回来。

就像人长大了，再也不会变小。

想通了的事情，再也绊不住前进的脚。

▷► 致我出轨的男友前传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天空一样的蓝色。

这是我们在一起后的第一句对白。

那节体育课是你的微机课，你放弃班级CS联机大战逃课下楼，找到正坐在操场边女生群里叽叽喳喳的我，一本正经地说："另维，我找你有事。"

那天的阳光和煦柔软得倦人，轻风吹起叶子，整个世界如梦似幻。

那是高一末尾的初夏。

我紧张、雀跃、不知所措地跟在你身后，你把手放在裤兜里，我们穿过操场，足球场，教学楼，停在一片罕有人迹的小空地上。

夏意融融的，阳光温热地罩着脸颊，我正要问你找我做什么，你忽然转身，看着我掷地有声开了口，音色却有隐隐的颤。

"那个，你做我女朋友吧。"

"你说什么——！？"

我不可置信地看你，你也顿时慌了神："我——在表白，你、你没发现吗？"

我眼睛瞪得滚圆，你似乎更急了，说话都变成了用喊的。

“我是认真的，我喜欢你！”

笼罩脸颊的阳光由温暖渐变为滚烫，你把我吓呆了。在我面前，你除了隐在刘海阴影里的眼睛，全身都发散着灼热的白光。

半晌，我窘迫地点了点头，大脑却还是轰隆直响，无法思考分毫。

你重新把手放回仔裤兜里，耸耸肩然后接着说：“那，送你回操场？”

“嗯。”

于是我们又一前一后原路返回。

我们是恋人了，可我一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在我身前半步远的位置走，树木罅隙间落下的光斑伏在你的发梢上，你刻意慢着脚步走却一直不转身或开口，显然也不知道。

我问了一个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你回过头看着我，认真地答。

01

是恋爱了吗。

你每次来我们九班，同学们都会起哄，总是簇在一起怪叫着快速退场。

而我更是连发下呆、打个喷嚏都不得不听人兴致勃勃念叨你的名字几十遍。

偶尔一起逃离自己的小圈子，去食堂面对面坐着吃饭，没有太多话。

晚上放学后则去围着操场走，混迹在一对又一对的亲密恋人里面，你趁着夜轻轻悄悄捏起我的手。偶尔撞上认识的人，便连忙松手，对着同样慌张松手的他们尴尬地会心地笑。

02

你打球扭了脚，我叫你尽量不要下楼免得影响痊愈，我送早饭给你。

你教室在六楼左数第二间，大清早，我端着滚烫的清汤艰难跋涉，却在你教室门口看到你正和一个同班女生谈笑甚欢。你们前后桌坐着，一侧一正，巨大铝合金窗外的晨光勾勒着你们的轮廓，你笑得春风得意，她也一样。

好一幅神仙眷侣图。

有人拍了拍你，指指我。

你于是又露出更加灿烂的笑靥，站起身准备一瘸一拐朝我来。

我把手擀面放在窗台上，转身就走。

——我再也不给你送饭了。

——扭死你我也不送了。

不止如此，我还拒绝同你说话，拒绝跟你去操场转圈，看到你就立刻板脸调头消失，任谁来说你好话都不理会。

放学，你堵住我出教学楼的路，丝毫不管周围熟人的窃窃私语，一口气把我拉进墙后的空地，讨好似地摇摇我的右肘。

“好啦，同班人一起说说班主任坏话而已，你到底要气到什么时候。”你嬉皮笑脸的，看起来不仅不知悔改，还有些高兴。

“你以后不准同她说话！”我愤怒地说。

你把手放到太阳穴边，“我保证！这辈子不再跟她说一句话！”然后继续小心翼翼摇起我的肘：“不生气了，嗯？”

我这才咕哝着支吾了一声，不太情愿地跟着你踏上回寝的路。

我还是很生气。

甚至完全不可控的，在听讲做题吃饭睡觉时也不停思考：你是不是已经不喜欢我了？今天课间没来找我，会不会是因为在教室里和她说话？还是笑得那么开心吗？

白天千思万想，晚上缩在被窝里反复问临床的周雅茹，你觉得他还喜欢我吗，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变了。她有时宽慰我，有时数落你不是，翌日起床后，谁也想不起是在哪一段对话中睡着的。

你微机课，把我从操场上偷到微机室陪你上网。你去厕所的时候，我瞥见你QQ有女生头像闪动。

点开来，是一句带着笑脸的“在不”，怎么看怎么暧昧。

怨气骤然涌上心头。

我关掉对话框，恶狠狠点下“确定删除此好友”，觉得不解气，又翻找出所有性别为女的好友，一一删除。

当天，你来接我放学，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和兴冲冲，始终阴沉着脸。

“有没有搞错？英语老师你都删！我在家要经常用QQ问她题的！你知不知道这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我就是要删！谁叫你利用QQ到处勾三搭四！”你的凶神恶煞把才委屈地哭了一场的我彻底惹怒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

03

僵持一直在持续，我每天都在努力抑制想你的心情，无奈无论是我的

室友，还是陈北词、秦斯怿等你的一干死党都锲而不舍反复揪住我提你，他们表情成熟地拍我肩膀，把“别闹了，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不容易”、“快和好吧求你们了”说得不厌其烦。

周六放学，我被带到篮球场边，正要问“干吗啊”，便看到你在场上运着球拼命突破奔跑。

每个人都抽空叫一声嫂子或者挥一下手，唯独你始终注视着篮球，拼抢跳投，只极其偶尔地瞥我一眼，面无表情。

天色渐渐暗了，男生们在一声“今天就到这儿，回去吧”的建议后，一股脑儿作鸟兽状奔散，边跑边挥手，“加油！”“给力点！”“等你凯旋！”一声一声传来，飘到静谧的昏暗的校园上方，荡漾着久久不散。

“去操场走走？”你一边穿外套一边说。

我看也不看你，转身朝操场走去。

那是2008年，高二下，春末的天还有点凉，空荡下来的校园静得针落可闻，隔着一个人的距离，我们沿足球场外围的跑道并着肩缓缓地走。

你忽而抓住了我的手，我狠狠地挣，你上劲将我握得更紧。

我兀的就哭了，哗啦啦泪如雨下，怎么吸鼻子也止不住。

“我真想这样一圈走完就老了，”心里满满的全是委屈，我一边抽噎一边自言自语，“20年青春全都不要了，我想跟你一起快点老。”

夜静静的，弯月在头顶，有点泛白。

你停下步转过身，轻轻抱住了我。

04

我们比以前更好了，只可惜日子不等人，高三来得太快。

连天空都平添了厚厚一层沉闷与压抑，从前再不学无术的同学也开始着急出路，纷纷临时转报艺体生，赶鸭上架学习各种技能，以求有个学上。

我不像成绩优异没有顾虑的你，我双语突出数学极差，总分平均下来，211艺体生有余，文化生不足。

我决定出国念书。

我开始请长假投奔新东方，你则继续厮杀各种联考。教学楼前挂上“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不苦不累，高三白活！”的横幅，晚自习延长30分钟，师生一起连吃饭也好似赶命，这使每次我们上食堂、逛操场，我都负罪感深重。

隔一个上午去学校，桌面上各科试卷就又能多一沓，我收收捡捡，捡出一本从没见过的本子。

通体澄净的天空蓝色封面，我的心顿时顿了一下，它毫无疑问是来自你的。

第一页便是你写给我的信。

你说你觉得我们身在高三却仍花如此大量时间一起吃饭、走路，这使是对彼此的严重不负责。

你说我们应该马力全开专心备考，进了更好的大学，才能给对方一个更好的未来。

你说我们可以每周各写一封信，汇报各自的学习情况和思念，互不耽

误、影响。

你最后说你要好好保存这个本子，将来拿出来教育儿子，让他懂得什么时段该做什么事。

我在第二页写下我的感动，一周后托同学传给你。

接下来，你备你的高考，我学我的托福，我们在本子上互相加油，我们都坚信只要熬过高三，我们的爱情将再也没有阻碍。

一切都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修成正果，只要熬过高三。

05

我北京、襄樊、香港来回跑，为托福SAT申请签证四处奔波的时候，你正在学校一模二模三模，本子传递的周期稍稍长了些，但没关系，我在为你努力，我觉得离你更近了，你也一定是这样。

你收到来自上海的通知书不久，我也终于带着我的F1学生签证返回家乡，这一战你很成功，我也不算失败。

正如一直坚信的，梦幻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我们每天都清早出门，一边商讨去哪里玩一边闲逛，路上遇见清闲得快要发霉的同学，笑对他们的挤眉弄眼和调侃。

一起去你的初中，翻进你曾经的教室找你坐过的位置，被路过的老师逮个正着。老师还记得你，马上与你寒暄起来，一边问你报的什么学校一边睥睨着打量我，临别前狠狠拍拍你的肩膀，意味深长："好小子，成大人了啊！"

一起在已经开了学的高中校园里闲逛，看到老师就停下来牵着手笑着

打招呼，再也不是立刻各跨开一步远佯装路人甲乙，面无表情地背身行走。

一起坐在麦当劳里抢一杯新地，看你目光炯炯信誓旦旦，对我说“在那边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开学就备托福，大三报交流生陪你去！”我也郑重其事地许诺“那大四实习我要去上海，陪你！”说好研究生考一所学校，从此再也不分开。

一起在放学后黑色天幕下的操场，混在一对对天真烂漫的小情侣里，像已经过去的三年一样，靠在一起沿跑道一圈一圈一圈地走。

“就45岁左右吧。”你牵起我，突兀地说。

“干吗？”

“回襄樊生活，把儿子送进四中，我们陪读，每天给他送饭，一起看着他吃完回教室，再拎着饭盒一起来操场转几圈。”

“还要手牵手。”我说。

“当然，”你答，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我还要三不五时去篮球场虐一虐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弟们，你还要在旁边帮我拿外套拿水拿……”

……

长夏结束得很快。

你开学去了上海，我则被空客330载入西雅图。

06

“他们都说异地恋长不了，我才不信。”

“我也是！”

登机前激情澎湃跃跃欲试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日子已经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许是气候差异太大，你开学不久便病倒了，我直到一周后才偶然发现。

我们每天都挂手机QQ和skype视频，你给我讲室友出击女同学的系列故事，屏幕上的你兴致勃勃精神极好，看不出一点不对头。

我收到你室友自称发错了的大量留言。

说你病得军训参加不了，下床要人扶，却连个嘘寒问暖的妹子都没有，还要天天守在电脑前哄你那个每天没完没了粘着你的不体贴的女朋友，实在令人看不下去。

说谈恋爱隔这么远完全不靠谱，历史证明应该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

……

我质问你是不是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摄像头对面支吾地答，告诉了也没什么作用，除了害我白担心影响自己。

我心生悲凉，辗转到深夜，还是拨通了你的电话。

“分手吧，我在这边完全照顾不到你，离开我你的面前就又是一片森林。”

你沉默，我听到你动怒的气息，你的一切我都太熟悉。

“老子放火把森林烧了！你他妈再敢说一个‘分’字试试！”

你“怦”一声挂掉了电话，我对着skype里的茫音久久呆愣，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我更是状况频出。

先是室友夜夜Party，吵得我寝食难安只好搬出校园公寓在外租房。

不想租房却更头疼，房东常年神龙见首不见尾，灯泡坏了，马桶堵了，水龙头关不住了全得自己披挂上阵；美国公交站难寻，我从家到教学楼步行至少两小时；再加上课程紧密作业繁多……总之，我日子过得一团糟。

闺蜜来找我玩，一边叹我可怜一边劝我分手交新男友，我示意她我正和男朋友视频等会儿再说，她却干脆扯嗓大喊："你跟他分手算了！你天天又当电工又当维修工，课那么多还要做饭，你以为自己是牲口啊！你看看哪个女生像你这样！他呢？别说照顾你，除了浪费你时间还会干什么？"

我连忙关闭视频防止你听到，可你还是在短暂沉寂后发来了信息。

"分手吧，找个你身边的人照顾好你，我不能给你幸福。"

我拼命回复"不要"，拨通电话一字一顿地告诉你，"幸福不是你给的，就不能叫幸福。"

听筒里，你沉默了好久，才缓慢地悠长地"唉"了一声。

我说什么都不肯放弃你。

你也是一样。

07

终于，我们都渐渐适应，生活缓缓步上正轨。

我成功进入亚洲学生会，找到一份校图书馆兼职补贴生活费，每周发一封长长的邮件给你，你默契地一周一回。

日子静静地流，我更加和谐地融进了大学生活，有时间去和讲师讨论讨论paper，和同学朋友去安静的酒吧聊天，三国杀。

我的GPA高起来，生活圈也逐渐形成。

挤掉了坐在电脑前写长信的时间。

“今天和讲师讨论paper思路，现在才到家，很累。睡了，晚安。”

“周末朋友聚会现在才回，好累。”

“这几周好累。”

……

“今天世博试运营，我们去逛了一天，也累死了。”

“一整天课，扛不住了。晚安。”

“这个月也巨累。”

你大概也忙了吧。

彼此的邮件都越来越短，回复周期越来越长。

08

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波折。

第一年暑假，我回国探亲，转机首尔，降落上海。

我们去吃饭。

面对面坐在麦当劳里舀各自的新地，我们谈笑风生，聊起各自接下来的打算。

“我下学期准备去港大交流的，给以后回上海就业添砝码，而且学费互免，不去白不去。”

“不错嘛，讲师建议我交去东京的实习报表，多一个国家的工作经历，估计对我以后留美帮助不小。”

前途那么好，我们互相恭维着，笑得很开心。

——那我们怎么办？

谁都没问。

这是我们相恋多年的默契，就像当初在操场上，总是我一朝你扭头，就能看到你正转脸向我一样。

上海的初夏比家乡热，饭后道别，你一边挥手一边客套：“我们以后还要常联系呀！”

我也挥手笑答：“当然！”

……

你第一次叫我老婆是写在纸上，还因为不好意思多加了一个“婆”，老婆婆。

你第一次吻我的时候嘴唇在抖。

你第一次牵了我两分钟不到就把手松了，我看到你偷偷在衣摆上擦了擦汗。

好几年你都爱牵着我在操场上走，一圈一圈又一圈，脚下的路像永远一样没有尽头。

你在那里说你22岁生日一到就要娶我。

……

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心动、无措、雀跃、急切盼望天长地久以及你说过的话，全是真的。

只是现在，我们都不这样想了。

▷► 你还好吗，亲爱的少年

写这封信给你，请不要诧异我不留名，你并不认识我。

我是你的同级校友，你的地址是我在人人网里翻到的，三年多来，我有太多话想对你说。

从哪里开始好呢？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高一开学刚刚足月，全世界都处在癫狂与好奇的时候。

早自习下课前三分钟，我溜出教室来到楼梯口边的小前厅，记录各班值日情况的长黑板在此，我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抹掉“今日迟到”栏里自己的名字，正在紧张伸手的时候，你风风火火地出镜了。

斜背式的帆布包一下一下、节奏分明地敲打着你，你熟视无睹地奔跑，明显大一号的T-shirt的雪白下摆蜿蜿蜒蜒，你半长不短的头发立得很直很有型。

这些画面是在一瞬间全数扑入我的视线的，下一刻，你飞速变清晰变大，整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袭来。你在撞上我的瞬间灵巧地侧过身，向前踉跄几步，才终于停下。

站定之后你立刻转面向我，像是下意识的，你用右手握了握自左肩斜横到右胯骨的书包带，然后低下头微微欠了一个身。

对不起。你说。
你在抬头的瞬间好像看了我一眼，我还来不及确定，你已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匆匆上楼去了。

少年啊，那时节正是年级里流言四溢的时候，什么二十四大班花十大美女三大级草排名接踵出炉，人气级草第三名音乐才子朱迟远，第二名富家子周享亦，第一名是长相好性格好体育更好成绩最好的陈北词的传言，我再怎么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可能没听说过。
早自习的下课铃响了，奔向食堂的人民群众一下子挤满了这间狭小前厅，我的少年，我还在原地动弹不得，我的全身上下都充斥着一种强烈的直觉，你是陈北词。
你绝对就是传说中的陈北词，橱窗里那个从没换过的，集数奥获奖人，沃顿高材生，英俊富有个子高为一体的，05届的周宥予学长也没有你看起来光芒万丈。

你真的是陈北词。
两个月后，我坐在期中考试的考场上对着满眼f(x)和三角函数惊叹不已。
此刻，你就在我右手边一尺远的位置埋头做题，你的轮廓印在窗外天空色的背景上，左手托腮，你嘴唇浅抿眼角弯弯，好像很享受这份数学试卷一样。
哦，你又迟到了，你来之前，平均三十秒就会有两三个人过来确认你的座位，教室里到处漂浮着以你为主题的纷纷议论，有人说你虽然样子看着坏但性格还可以，更多的则认定你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

我在一边骄傲的无视他们，我知道不是这样。

不仅仅因为谙熟“流言通常不可信”的道理，我知道你是一个讲礼貌，做错了事一定会说对不起的大男生，你会对邻桌人笑，会友好地问我借圆规和橡皮，并且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你会感激地一连说上好几声“谢谢”。

我沉浸在对你的新一轮了解中沾沾自喜，直到监考老师亘古不变的“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没做完的同学快点，做完了的认真检查”把我拉回现实世界，我才诧然发现自己还有一整道大题未做。

我顿时慌了手脚，平日里练成精了的几何题怎么看都毫无头绪，我正急得哽咽，针落可闻的寂静里，陈北词你异常刻意地咳了一声，然后在以监考老师为首的无数双眼睛里，泰然自若的朝只有我看得见的角度，晃了晃指间的小纸条。

抛物线之后，纸条安然落在了我的桌上，我慌忙伸手盖住而后怔怔望向你。你对我竖了竖大拇指，“哗”的一下笑开了。

眼睛弯成月亮，坚挺的鼻翼把嘴角牵出一道利落的弧，虽然怎么看都有点坏坏的，却叫人从脚心到头顶都倏然温暖。

正午11:05的天空已被太阳照成白亮色，陈北词，你连鼻息里都有一股阳光的味道。

我摊开纸条埋下头，对着你不太好看的字迹，在你看不见的角度窃笑着疯狂抄起来。

在这所位列湖北八大名校的襄樊四中里，每次大考的前三十名被会被尊

为“清华北大之星”，“星们”除了照片贴上光荣榜之外，每人还能获得500元奖金，大考因此被人期待和硝烟弥漫。

陈北词，我不是故意的，可还是在抄去你十四分之后，以一分之差抢走了你的第三十名。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正在光荣榜里大放光彩，握着崭新的五百块钱，想起你看起来坏坏却无比纯良的阳光味道的笑，我真的很内疚很内疚。

我太胆小，不敢打碎玻璃窗把光荣榜上我的名字照片换成你的，但我至少能把属于你的钱还你。

我挑了一个中午上学前校园人迹罕至的13:55，溜进你的教室找到你的座位，你的桌子乱得很有美感，做到一半摊开着的化学习题册和草稿纸，忘记套盖的中性笔散漫地躺在桌面，篮球杂志胡乱地塞在摞到半尺高的书堆里，桌脚边还有一个篮球。

篮球略微不安地静静靠在桌腿上，空气里飘满了少年的味道，我上前去，忍不住坐上你的凳子，贪婪又变态地伸出手，触碰你的物件。

陈北词，直到现在我回想起这一刻你突然出现时的情景，都禁不住心惊肉跳奇囧无比。

你很是嚣张地踢开把阳光关在外面的教室门，巨响的余韵里你站定时，我已然在惊吓中摔倒。跌坐在桌子底下，我大脑空空如也，只知道自己脸颊很烫，很烫很烫。

你越走越近，我连忙狼狈又无奈地从你的桌下站起，吓了你一跳。

一秒钟的停顿比一个世纪还漫长。

“是你啊。”你挠挠脑袋，似乎还记得我：“你怎么在这儿？”

“我……”我灵机一动，“借了张裴裴的书，我初中同学,来还她……结果硬币掉了，刚找到。”

我掏出口袋里的硬币以示证明：“你呢？怎么也这么早？”

你似乎很不吝啬你坏也很好看的笑容，指指自己的桌角：“第一节体育课，我来拿篮球。”

话音未落，你上前弯下腰利索的左右手交错把球运了两下，篮球便异常听话地贴着你的手欢腾起来，你顺势把球卡在怀里，一句“拜拜我先走了”之后，你舒展开颀长的身子运球跑开，午后的阳光暖意逼人，篮球敲击地板的“咚咚”声声作响，陈北词，你怎么连背影都这么潇洒好看。

陈北词，那之后，我忽然多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在食堂巧遇张裴裴，聊天聊到一半，你们班中考第一名的女生尖叫着冲了过来。

“我不相信！我不接受！陈北词这次月考竟然数理化三科全部超过了我！张裴裴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张裴裴却不以为然：“很正常。人家陈北词打完球一回教室立马进入状态，你自习课看娱乐报一看一节课，人家怎么在学你怎么在学。”

“可是这未免也太快了吧……”女生都快哭了。

陈北词，一切都太奇怪了，那一刻，局外人的我竟然无比骄傲起来。你会学又会玩关我什么事，你超过中考第一名的人关我什么事，我们连认识都不算，我凭什么为什么这么爽这么骄傲，真的好奇怪。

而这种奇怪的骄傲竟像流感般飞速蔓延起来，篮球场上看到你身手不凡被喝彩不断我会骄傲，听到别人打听你议论你会骄傲，我俨然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情绪失控女，每天都能冒出全新的不可理喻的骄傲。

然而陈北词，事情并没有一直这样清淡如水，却美好如诗地进行下去。
传言说，你喜欢上一个叫秦宛琛的女孩，她同你的一部分球友一样，是学校里最特立独行的人种，他们成绩差却不以为耻，逃课像别人上课一般积极，生活的主题是穿衣打扮四处游玩。靠家世背景进四中，高考和将来对他们来说，简直有如脚下的蝼蚁，毫不放在眼里。
脱离高考阴影这么久之后我还是无法理解，那些人究竟如何做到完全不想自己漫长的将来、完全不愿学习知识充实自己、完全白费父母的血汗钱混日子，而安然自若问心无愧的，我相信品学兼优的陈北词你也一样。所以那个女孩才会拒绝你，对你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许是受了这件事影响，高一末尾的文理分班考试，你发挥严重失常，竟然一举掉出前400，从特奥班被分到鱼龙混杂的平行班。

我可怜的陈北词啊，何其优秀的你连续两度受挫，天时地利人和之后，你终于再也把持不住，就这么跟着你同班的球友烫染了头发逃起了课，放弃以往所有的努力，在一片哗然里朝那个女孩的世界去了。
前500名的一本线光荣榜上，你的名字在一次第499之后，再也没出现过。

我常常为你惋惜，十二年寒窗你努力了十年，革命即将成功你却停止努

力。600分等着你，“211”等着你，好工作好未来好人生全都在向你招手，你居然扭头就朝反方向跑了。

我其实也羡慕你，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小孩，谁不爱玩谁不想玩。可我好不容易从偏远小县城考过来，我是我们全家最大的骄傲。你是前途无量是铁板钉钉的“211”大学生，我可以用你激励自己好好学习争取考进同一所学校；你不学无术注定将来名落孙山，我就不可能向你学习了。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这些道理，我早就懂得。

所以陈北词，我也只能这样，在渐渐多渐渐厚的试卷渐渐浓郁的紧张氛围里，渐渐渐渐把你淡忘。

人一旦扎下头来做一件事，日子就过得特别快。

我再因为听到你的名字而郁郁寡欢不能自已，是在高二下学期的数学分组讨论课上。

我们小组讨论一道高难数列题，争来吵去也不见结果，其间，一个组员，你的初中同学忽然心血来潮感慨了句：“唉，人跟人区别怎么这么大，想当年这种数列题陈北词初三时就能口算了。”

高二才来的转校生闻言，手里的笔都吓掉了：“陈北词？陈北词不是个混混吗！”

陈北词啊，那一刻我想起曾为你超过你班第一名而骄傲不已的自己，那种恍若隔世的错觉，真的很让人难以呼吸。

你这么优秀的人，我怎么能看着你走在歧途上而坐视不管呢。

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你。

我想告诉你，对自己的将来，请至少有一个想法和目标。好比说我，我

想考一所好大学，所以我不管网上“名校又如何照样毕业等于失业”的吹鼓，就只一心学好我的功课备好我的高考，我为它夜夜苦读苦读多年依旧很乐意，因为我知道，努力可以换高分，高分换名校。

三百六十行的成功人士各有各的长短，唯一一致的，他们必定全都是肯下功夫肯吃苦的人。可是，当年纪轻轻的我们站在别人面前，唾沫横飞吹嘘自己是如何能吃苦时，什么能证明呢?

名校。

名校这张牌，纵使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能力强弱，但至少代表了其长达十二年的踏实肯干，并学有所成的品质与水平。所以陈北词，我多么希望你能考上最好的学校，它真的能给你的人生比别人多得多的无限可能。

我像高一伊始时一样，带着忐忑的心把信塞进你的抽屉，没过几周，竟看到你顶着短短的黑发，背着斜挎书包手握习题册出现在教学楼里。虽然幻想过许多遍，我依旧忍不住躲起来，惊讶又感动地捂着嘴哭了。

你女朋友出了大事情，人们都说，你遭到她背叛不说，还被人打了一顿，可能觉得太丢脸了混不下去了，只好回来学习。

陈北词，我才不相信那些话，不过无论如何，你回来用功念书了，一切真是太好了。

高三上学期，任何八卦议论都能在三分钟之内被“自主招生”“小语种”相干的词汇覆盖，就连陈北词你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很快由“老师觉得你很可惜很想帮你加把劲，看你双语水平还在，便推荐你去

考外国语院校提前批”这件事替代。

我确实曾在年级主任邹伟桌上看到了你的报名表，你不太好看的字迹工工整整小心翼翼，每一笔都带着穿透纸背般的坚决与感激。可是，我刚暗自为你鼓劲加油没几天，就又听说临选时换成了成绩极差无比、邹主任的侄儿肖橘，你最终没有去考。

年级主任讲话，为减轻高三学生压力，学校决定撤掉一层楼高的倒计时牌，并减少三十分钟晚自习时间。陈北词，自顾不暇的我终于没有余力偷偷关注你。

我再见到你，已经是高考结束的十多天后了。

下午6点，我出门买晚饭，刚拐到小弄口，就看到你踩着拖板拎着馒头，从路尽头慢悠悠慢悠悠地走来。

依旧是宽大的白T-shirt，微微勾勒出你胸口的线条，看到我对你微笑后，你停下脚步，回应我的笑容很是友好与迷茫，显然一副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的样子。

“高考怎么样？”讪讪地，我先开了口。

你挠挠脑袋：“还好吧，正常发挥。”

“那就好。”这个节骨眼上的人类没有别的话题，于是我接着问，“志愿想好了吗？”

“嗯。”你笑了一下，报出武汉一所三本分校的名字。

猛一个瞬间，我面前的你和那年考场上应该出现在“清华北大之星”榜里的笑容交替闪现了一下，我忽然很感伤很想哭。

“我记得你以前成绩很好的……”我忍不住感慨，却又不知该如何说下

去，“总之，唉……还真是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我自己走错路，该付出代价的。”你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又马上走出来，对我露出你虽然坏坏，却叫人从脚心暖到头顶的阳光味道的笑容，你说，“没事啦，大学四年抓紧努力，考上研究生就全补回来了。”

“加油，祝你马到成功！”

“嗯，你也是。”

陈北词，故事进行到这里，已经正式结束了。

像每对不太熟稔的校友一样，我们偶遇时寒暄然后道别，返校那天又打了一次照面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你。

我现在在离你很远的地方上学，就像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因为我的信而回归正途的一样，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喜欢过你，总之一切就这么过去了。

国庆期间，我回家乡看望了我刚上高中的表妹。午饭后，她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双眼放光的为我讲她年级里长相好体育好功课好，一进校就吸引了全校目光的少年，手舞足蹈的样子让我忽而想起你，想起曾经以同样的表情、心情讲你的，16岁的自己。

像你这样的少年，存在于世上的任何一所学校永远不老，你们仿佛生来就带着光芒，轻易就会被人揪出来丢在舞台中央，享受也好厌恶也罢，一举一动都会被像我这样的少女关注幻想，津津乐道。

像我这样的少女，同样生活在每所压力巨大一成不变的校园，我们普通

得永远丢进人群就再也找不回来，我们咸有人追也显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花季和雨季都干白得像一张纸，但是，谁都没有资格禁止我们做梦。而你们，陈北词，而你就是我梦里面最亮眼的装点，让我无论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都觉得青春是多么无比的囧无比的令人羞涩、尴尬、无语、想自抽嘴巴……无比的清新甜蜜。

谢谢你。

最后，祝你学习顺利，一切安好。

▷▶ 后记

这本书里头的有些故事，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了。

我收到许多私信，有被出轨遭遇的姑娘们感谢我教会她们决绝离开。我很惶恐。

我还不懂爱情的那些年，不痛不痒地谈恋爱，随随便便地分手，不可惜也不留恋。对那些走不出来的人，我张口闭口一堆鸡汤和大道理，教育他们：你要爱足自己，才有被爱的权力；你只是不够忙；There are a lot more to worry about，这世上你需要操心的事还有很多。以为自己很透彻。

后来我见识爱情了，失去爱情了，才懂得那些放不下，心不由己，才写出这样的句子——原来爱情是嘴放身放不了，身放心放不了的，才明白《致我的出轨男友》的幼稚可笑，自作聪明。

你看，人都是在不断成长和变化的。

偏偏在我已经变化和成长，不再苟同文中观点了之后，《致我的出轨男友》传开了，影响着读到它的人的决定。

我这才意识到写作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

我小时候爱写作，因为心里有强烈的表达欲，因为不写不舒服，写了才满足。后来我笔耕不辍，因为有钱赚，因为名望，因为习惯了，因为恐惧时光流逝，写下了才觉得自己抓住了点什么。全都是自我。

我没有发现，写作这件事，除了满足自我，更是在输出价值观。

它切切实实，会对读者的生命产生影响。并且它一旦存在了，不会过期，不会变质，哪怕你已经变了，它还会在那儿，源源不断产生影响。

我在意识到这些的一刻，对我手中的笔肃然起敬。

我告诉自己，如果还想写下去，就必须认真生活，认真积累，认真思考，认真阅读，认真拥抱所有的磨砺与苦难。

在这样的过程里过完一生，想一想就觉得兴奋，幸福。

我的座右铭是这样一句话。

My goal is not to live forever, but to create something that will.

我的人生目标不是长生不死，而是用自己的能力与方式，为世界输出长生不死的价值。

过去十年，我尝试了我所能尝试的所有东西，去寻找属于我的输出方式，现在我找到了，是从7岁起一直陪在我身边，始终不曾离开过的写作。

我充满野心。

我会一直，一直严肃、认真地写下去。

你看到的这本书，是一份不错的收获，也是不能更渺小的开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青木桌上的女孩
作者=另维著
页数=302
SS号=13956969
DX号=
出版日期=2016.02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